



偵探世家

偵探小說說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提倡尚武精神

標榜義俠風氣

自來發生奇案殺人越貨至
 足驚人全賴偵探破獲罪惡
 始彰本局搜集個中資料編
 成大批偵探小說先後印行
 以餉閱者述奸徒之手段窮
 形盡相寫偵探之齊揭穿可
 鬼沒黑幕重膽可以攝狂徒
 以寒奸人之膽和盤托出可
 之魂英氣奕奕精神可以振
 以激尚武之精神可以振
 俠之義氣以懲以之奇蹟萃
 偵探之大觀矣

情

魔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情場偵探案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老虎

黨

全書二册
 價洋八角

鐵假面

全書三册
 價洋六角

中國福爾摩斯全集

全書三册
 價洋二元

中國偵探大觀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中國偵探案全集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百件奇案大觀

全書二册
 價洋五角

偵探世界第八期目錄

怪函.....

山東響馬傳.....

水上砲聲.....

重來.....

鼠偵探.....

竊鞋.....

最後之勝利.....

奇童.....

白鴿.....

程學啓軼事.....

荒島奇俠.....

陸濟盦

姚民哀

徐恥痕

趙若狂

徐卓呆

徐恥痕

程小青

顧明道

張碧梧

鄭逸梅

顧明道

偵探世界第八期目錄

實事偵探錄

一封書

一種盜賊所不敢取的東西

軟柄短劍

實事偵探錄

第二號室 (兩章)

實事偵探錄

近代俠義英雄傳 (兩回)

編輯者言

✱✱✱

✱✱✱

張舍我

俞天贊

繭翁

李振華

張舍我

程小青

張舍我

不肖生

施濟羣

✱✱✱

✱✱✱



澹盦同綠牡丹到杭州消夏去了。這一期的編輯者言他叫我代做一做。鄙人祇得把這一期刊的幾篇傑作。同讀者略略談談。

澹盦臨走的時候。交給我一篇『怪函』講一家大戶人家失竊的事情。主人說是女僕偷的。女僕祇說不偷。而不能辯明嫌疑的焦點。後來經李飛詳細偵察。纔能破案。東西雖然不是女僕偷的。但終究逃不了一個『偷』字的罪名。原來他偷的是『漢』啊。諸位以為我說的是滑稽話麼。且請一看澹盦的大作。便知不是胡說了。

姚民哀做的『山東響馬傳』第二篇。上期不及刊入。現在又續刊了。內中有不少村典（就是匪徒隱語）我知道讀者一定很歡喜看的。

趙茗狂的『重來』結構甚佳。讀了半篇。決不知怎樣結果。

卓呆的『鼠偵探』題目已甚別緻。請諸位想想。老鼠也會做偵探。豈不奇麼。讀者有要求本雜誌加印銅版插圖的。編輯人也曾集議過一次。因為搜羅不到關於偵探的照片。祇得暫付闕如。

吳研一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 全書八冊價洋四元七折

「吳研一先生」是中國近代第一的小說家
 「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是中國近代第一的大說部

文筆比三國志來得好

情節比紅樓夢來得好
 大有好書不厭百回讀的滋味

本書係述清季一般官僚政客。形形色色的怪狀。以及男盜女娼。鬼鬼祟祟。描寫社會上家庭中一切目擊耳聞的種種奇事。莫不悉數搜羅。盡情。描寫。書裏的人。有忠正的。有好惡的。有邪淫的。有奸逆的。書裏的事。社會的罪惡和盤托出。洵誅奸警惡之當頭棒喝。改良社會之覺世新書也。

續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

最近男女怪狀之寫真箱……最近社會奇聞之報告書

近日人心之險詐愈甚。社會之怪狀越多。魅魍魎。黑幕重重。大好青年。儘多縱情于聲色。運其巧計。行其陰謀。道于奢華。上而至于達官顯宦。下而至于販夫走卒。莫不鬼鬼祟祟。搜集最近二十年來社會上奇百怪之資料。以說部之小活。暢心傷。焉有感。特請小說大家。立意正大。以之承續吳研一先生之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一書。誠可謂異曲同工。後先比美矣。內容。

全書四冊 價洋二元 實售七折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李飛偵探案

怪函

陸澹齋

陰曆七月十五日下午一點鐘。李飛剛要出去。忽然接到了一封奇怪的函件。那信上寫的是。李飛先生鑒。僕與先生素不相識。今貿然致書於先生。亦自知其冒昧。幸先生之勿罪也。僕聞先生以中國福爾摩斯自居。年來屢破奇案。嘖嘖人口。然既有福爾摩斯。即不可無大盜。如亞森羅平者。爲之點綴。僕誠不敏。竊有志爲中國之亞森羅平。江氏盜案。即僕小試其技之一端。今江氏以此案屬之先生。可慶得人。乃先生於偵緝之初。即歸罪於江氏之女傭。妄相揣測。不究事實。抑何可笑。乃爾要知。女傭語言不符。固屬確情。然彼實無罪盜物者。我也。先生而固欲爲中國之福爾摩斯。即當竭智盡慮。與僕周旋。若徒翻預含糊罪及無辜。則彼警忌鷹犬之包探。亦復優爲之何必。先生先生休矣。今限先生於三日之內。揭破此案。不則先生盛名。當與江氏之飾物而俱逝。中國福爾摩斯之頭銜。不復能屬之先生矣。幸先生圖

之。

中國亞森魯平上

李飛讀完這一封似譏似諷的怪函件心中覺得非常詫異暗想江氏這一件盜案昨夜差不多已經查得很明白了那個女傭金嫂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嫌疑犯種種疑竇甚多決不能說是冤屈了他但是這一封怪信却又是怎樣寄來的呢難道說是他的同黨有意寄這麼一封奇怪的函件來意欲淆惑我探訪的心思嗎他後來一想覺得又不對這一封信文理很清通字跡也很端正而且此人能知道福爾摩斯和亞森羅平的故事一定是個愛看小說的人這案倘然是金嫂所做那末他的同黨裏未必有這樣一個人如此推想難道金嫂果然是冤枉的嗎李飛手裏捏着那封信腦海中疑雲層層一時推撥不開他把這封信又細細的研究了一回見那信封信箋都是洋紙做的信是用毛筆蘸着藍墨水所寫信面的旁邊祇署着「名內具」三個字着他的字跡是學那何道州的一派但是筆致十分倔強好像恐怕人家認出筆跡故意做成這個樣子的他經過這一回的研究又發生了兩個疑問第一層是毛筆蘸着藍墨水寫字用的人很是少見這人既然要用藍墨水寫在洋紙上却為何不用鋼筆呢第二層是據這人信中所說與我素不相識既然大家沒會過為何又怕我認出他的筆跡來

呢。李飛想到這裏疑竇更多。他又把郵局的圖章一看，是十三分局遞送來的。這十三分局設在那裏，可以向郵局查問。但是據這一層也決不能斷是這發信的人住在那裏。即使前去查問，也是勞而無益的。他一個人默想了一回，把這封怪信擡在袋裏，戴了草帽，拿了根手杖，便忽忽的出去了。

在接到那怪函的前一天，便是七月十四日的晚上。李飛忽然受了一個朋友的請託，前去踏勘一樁盜案。這盜案發生在關北寶山路人和里一號江公館。那江公館的主人，名叫江春甫，原籍江西。在前清時候，做過幾任知縣，手裏很有幾個錢。民國成立，他年紀大了，也就不作出山之想，把家裏搬到上海來，借着這十里洋場，做一個世外桃源。他膝下有一子一女。那兒子是前妻生的，名叫江芝山，年紀三十左右。從前在中學大學裏，都讀過好幾年書。後來改就商業，就做了那中西貿易公司的經理。芝山爲人十分精明強幹，倒是個商界中的長才。那中西貿易公司規模很大，資本也很充足。江春甫便是公司裏的大股東。他的資產差不多都存放在這一個公司裏頭了。他現在的夫人是個續絃，祇生一個女兒，名叫江漢英，年紀也有十九歲了。新近在女中學裏畢業，已經對了親。八月裏便要出嫁了。在被盜的那一天傍晚，芝山從

公司裏回來吃過夜飯。因爲這一天是星期六。明日可以休息。心中十分高興。他把新聞報的第三張一看。說大舞臺今晚的戲。到還不差。要請他父母妹子去看戲。春甫夫婦和漢英見芝山這樣高興。自然也很贊成。芝山就打電話去定座。一面關照他夫人一同前往。八點鐘敲過。大家收拾好了。便一同出門去到大舞臺看戲。江公館的男女傭僕。共有六人。兩個是女傭。一個老僕。兩個包車夫。一個燒飯的。這幾天那老僕因爲害病。回家去了。燒飯的向來是早來夜去。不住在公館裏的。他們闔家去看戲。包車夫是不必說。一定要拉着車子同去的。兩個女傭帶了一個。祇留着一個女傭叫金嫂的。在家看守門戶。那金嫂的年紀不過二十八。九來到江公館。已經有一年多。了。平日看他的爲人。倒還誠實。手脚也還干淨。不是那種偷偷摸摸的。有一天芝山的夫人丟了一只珠環。那環上的一粒牛奶珠。足值一二百塊錢。後來金嫂在掃地的時候。忽然拾着了。他倒並不隱瞞。老老實實的交還主人。芝山的夫人還賞了他十塊錢。江公館闔家的人都很稱贊他。老實。所以這一回出去看戲。祇留着金嫂一個人在家中看守。大家。都覺得是十二分的放心。

芝山陪着他父母妻妹。到大舞臺。坐在包廂裏。看了幾齣戲。約摸到十點鐘左右。忽然來了個

春甫的外甥徐義生義生走到他們的包廂裏拍着芝山的肩膀道我在底下尋你原來你倒在包廂裏一面便招呼春甫夫婦和漢英等談了幾句春甫要挪一個座兒叫義生看戲義生搖手道我有話要與表兄商議不要看戲芝山便站起來道這戲我也懶得看此地不便講話我們到外邊去談罷說着便拉了義生走出包廂去了一會兒他又回來向他的妹子說道我在二馬路興業里西方公司樓上與義生談一件事情將近完戲的時候你們打發車夫來叫我一聲可以一同回去漢英點點頭芝山便忽忽的去了

十一點半鐘之後好戲上場大家正在看得起勁案目阿福忽然跑進包廂來對春甫說道公館中有電話來說是有十分要緊的事情請老爺或是大少爺趕快去聽春甫詫異道我們公館裏祇有一個女僕在那裏看守門戶不見得有電話打來你不要弄差了阿福道我問清楚了的確是你們公館中打來不會弄差的春甫見芝山不在只得自己走出去到那電話間裏把聽筒湊在耳上問了一聲是誰只聽得那邊果然女傭金嫂的聲音金嫂在電話裏斷斷續續的顫聲說道不好了……老爺……大少爺趕快回……回來……家中來了強盜……搶了東西去了……快快回來……春甫聽到這裏祇駭得心驚手顫面容失色把聽筒一擱氣

急慌忙的奔回包廂裏。顛巍巍的說道：「快快回去，不要看了。家中出了不測的事情了。他的夫人詫異道：「家中出了什麼事情？這樣要緊，春甫蹙着眉頭道：「不要問了，趕快回家去。再說，咳，芝山又跑到那裏去了。漢英接口道：「他在西方公司和義生哥哥談話，他關照我的，我們要走就打發車夫去叫他。春甫點點頭，便催他們快走。三個女眷見他急得這樣，不知爲了何事，大家面面相睹，只得跟着他走出戲園。春甫一面打發車夫去接芝山，說有萬急的大事叫他趕緊回來。一面便低聲和他妻女媳婦說道：「剛纔金嫂打來的電話說家中來了一夥強盜把東西都搶了去了。你們想想，這不是糟透了嗎？三個女眷一聽此言，都駭得面如土色。當時大家便趕緊叫了人力車飛也似的趕回家去。」

到了家中，金嫂出來開門。春甫忙問他道：「怎麼樣了？這強盜幾時來的？搶了些什麼東西？」金嫂戰兢兢的說道：「大約十一點鐘模樣，有人前來敲門。我以爲是你們回來了，急忙出去開門。誰知大門一開，却擁進來一夥強盜，手裏都拿着手鎗。一個人把手鎗對着我的胸口，做出要開放的樣子。其餘幾個人便一擁上樓。我被他們把手鎗鎖住了，動也不敢動，喊也不敢喊。眼見着他們搶了東西，一窩風的去了。等他們出去之後，我方能夠打電話到戲園裏報告。你們知

道這種事真要把我駭死了。春甫聽金嫂這樣說，便對他夫人和媳婦道：「你們還不到樓上去看看，到底搶去了什麼東西？」好開一失單，報告警察局呀！這句話提醒了三個女眷，他們便飛也似的奔上樓去。芝山的夫人一眼看見自己的房間門不動，戶不開心，便放下了一半，惟有漢英的母親跑到自己的房門口，見房門已經開，直在那裏心中便知不妙，等到奔進房去，祇見櫥門也開了，箱子也破了，櫥裏的衣服什物丟了一地，一只放首飾的匣子放在櫥底下，一只洋鐵箱子裏邊四面用舊衣裳遮着，藏得十分秘密，誰知也被強盜搜出來了。這一次出去看戲，因為聽得外邊搶案頗多，深夜回來，恐怕有什麼危險，貴重的首飾不敢插戴，所以一概都在這匣子裏。如今空匣子丟在房門口裏邊，首飾都被強盜搶了去了。他一見這個情形，心中又氣又急，便在房中捶床拍桌的大哭起來。漢英正在自己房中檢查，一聽得他母親的哭聲，便趕過來勸解。其實漢英的心中却比他母親更要難過，因為他母親年紀快老了，這種首飾都用不着戴了。他母親祇生他一個人，自然格外的愛惜。如今嫁期將到，眼見得他母親一定要把所有的貴重首飾一箇腦兒作爲陪嫁的東西，誰知無緣無故，忽然被強盜完全搶了去。這不是搶他母親的東西，簡直可算得是搶他自己的東西，他豈有不心疼之理呢？

這。時。候。芝。山。也。回。來。了。他。還。把。那。表。弟。徐。義。生。拉。了。一。同。來。兩。人。到。得。家。中。聞。說。強。盜。搶。了。許。多。東。西。去。都。駭。了。一。跳。芝。山。上。樓。看。了。一。看。便。催。他。母。親。和。妹。子。趕。緊。把。所。失。的。東。西。檢。查。明。白。方。好。報。告。警。察。局。叫。他。們。派。包。探。前。來。踏。勘。春。甫。聽。了。在。旁。邊。歎。口。氣。道。東。西。已。經。搶。去。了。就。算。報。告。警。察。局。請。他。們。偵。緝。也。不。過。是。虛。應。故。事。斷。然。沒。有。效。果。我。看。中。國。的。包。探。都。是。些。土。匪。流。氓。酒。囊。飯。袋。那。裏。真。會。探。什。麼。案。子。呢。中。國。的。福。爾。摩。斯。恐。怕。還。沒。有。產。生。哩。春。甫。這。幾。句。話。倒。把。站。在。旁。邊。的。徐。義。生。提。醒。了。他。便。上。前。說。道。舅。父。說。中。國。沒。有。偵。探。的。人。才。但。是。我。倒。想。起。一。個。人。來。了。我。有。一。個。同。學。名。叫。李。飛。此。人。年。紀。雖。輕。偵。探。的。知。識。却。研。究。得。很。深。我。在。亞。東。公。學。讀。書。的。時。候。爲。了。一。件。失。竊。的。案。子。幾。乎。橫。被。冤。誣。幸。虧。李。飛。仗。義。偵。查。方。能。水。落。石。出。保。全。了。我。的。名。譽。我。至。今。提。起。這。事。還。是。十。二。分。的。感。激。他。哩。近。年。來。聞。得。他。的。偵。探。知。識。研。究。得。更。高。明。了。不。論。什。麼。疑。難。的。案。子。凡。是。經。他。着。手。偵。查。沒。一。件。不。水。落。石。出。我。們。許。多。同。學。人。人。佩。服。他。大。家。上。他。一。個。徽。號。稱。他。中。國。福。爾。摩。斯。我。想。這。一。件。案。子。何。不。託。他。偵。查。或。者。能。人。贓。並。獲。亦。未。可。知。他。雖。然。不。是。辦。公。的。人。員。也。不。是。什。麼。私。家。偵。探。但。是。有。人。託。他。偵。查。疑。難。的。事。情。他。却。很。高。興。的。我。與。他。是。老。同。學。我。去。託。他。他。諒。來。決。不。會。推。辭。的。

春甫聽說便很高興。立刻托義生去請芝山。却向義生道：你說的李飛莫非就是在張允文席上見過的那人嗎？義生道：不差。就是那個戴黑眼鏡的芝山。冷笑道：這個就算是中國的福爾摩斯嗎？年紀輕的學生看了幾本偵探小說，便自命爲福爾摩斯。居然也有人信託他。真是笑話。我看還是報告警察局的好。義生聽芝山不信李飛有偵探的才能，心中很不服氣，便再三勸他舅父去請李飛來偵查。春甫道：警察局當然要報李飛，也不妨請他來看看。雙方並進也許有一方面能破這案子。義生道：李飛每晚睡得很遲，我此刻就去請他，他一定還沒睡哩。春甫道：那末你就辛苦一輪罷。又對芝山說道：你也與義生同去。我們託人家的事情，理當自己去走一遭。這裏報告警察局的事情，我想把燒飯的學生叫來，就命他去辦罷。芝山奉了父命，自然沒有推辭，便與徐義生兩人，坐了自己的包車，一同去見李飛。兩人到李飛家裏，李飛果然還沒睡哩。江芝山與李飛也有一面之識，大家倒不必介紹。坐定之後，義生把來意說明，李飛起先自然一再推辭，後來經兩個人再三的懇請，只得答應了。當時便請芝山將這件案子的大略情形說了一遍。李飛聽完之後，也不說什麼，想了一想，便站起身來道：我們到府上去看看，也許能查出一點端倪來。芝山道：很好。三人一同出來，坐着車

趕到江公館。義生引着李飛進去。替他與江春甫介紹。春甫不免說了幾句久仰盛名的寒暄話。隨時將這事又大略述了一遍。就託李飛替他偵查。李飛先把那女傭金嫂。叫到跟前。金嫂見是個陌生人。很有些畏懼的樣子。李飛問他道。你主人什麼時候出去看戲的。金嫂道。大約八點鐘。敲過李飛道。你主人出去之後。家中祇有一個人嗎。金嫂道。不差。祇有我一個人。李飛道。這班強盜。是什麼時候進來的。金嫂道。大約十一點鐘左右。李飛道。他們怎樣進來。搶劫的金嫂道。我在裏邊聽得敲門的聲音。以為是主人回來了。趕緊出去開門。誰知大門一開。這班強盜。却擁了進來。李飛道。那時你可曾叫喊。金嫂道。他們手中都有手鎗。所以不敢叫喊。李飛道。他們一共有幾個人。金嫂道。當時我也駭得昏了。沒有看清楚。大約總有七八個人。李飛很注意的道。七八個人。嗎。人數倒不少呀。說着便站起身來。走到客堂外的天井裏。從懷中取出。一個電筒。握在手裏。偻偻着身體。把電筒不住的向地上照看。好似在那裏尋覓什麼東西。一般。那天井是水門汀的地上。很是清潔。並沒有什麼東西。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停了一回。他又把電筒照到客堂裏來。了四圍照了一遍。他又問金嫂道。這班強盜進門之後。就上樓去嗎。金嫂道。不差。他們都一擁上樓。樓下祇有一個人。拿着手鎗。把我看守着。李飛點點頭。笑了。

聲這一聲却笑得十分冷雋。倒把金嫂駭了一跳。李飛也不睬他。留心看那江公館的房子。三開間兩廂上樓的扶梯。便在客堂背後。後門却在龜披的側面。李飛請芝山引導。一同來到龜披裏。他先走到後門的旁邊。把電筒向地上照了一回。又回過頭來。把芝山等看了一着。忽然問芝山道。這後門的內外出事之後。你來查看過了嗎。芝山搖頭道。我沒有來過。李飛點點頭。又留心看那後門上裝着一柄彈簧鎖。祇能屋內向外開。外面開進來。却必須要用鑰匙的。李飛問道。這門外是什麼地方。你們平常可在此進出的嗎。芝山道。門外是一條小弄。平常出進。白天總是走大門的。惟有我晚上回來。有時候很晚。家裏的人都睡了。我便打從後門進來。李飛道。後門上有幾柄鑰匙。芝山道。祇有一個鑰匙。就帶在我的身邊。李飛點點頭道。這裏查過了。我們上樓去看罷。芝山引李飛上樓。李飛又照着方纔的樣子。在樓梯上和樓板上。都細細的用電筒照過。然後隨着芝山走進那老夫婦的房裏。這一間是在左面的廂房樓上。李飛走進裏邊。先在房裏樓板上照了一會。又問芝山道。出事之後。你可曾到這房裏來查看過哩。芝山道。我剛纔在房門口看了一看。沒有走進來。李飛道。失去的東西。現在大概總查明了。共失去了些什麼東西。春甫道。失去的都是金珠鑽石的首飾。衣箱雖然打開。却一件沒有失去。

李飛道：你們出去的時候，房間可曾鎖好？春甫道：鎖好的。我們房門上都裝的是彈簧鎖。李飛道：強盜進來的時候，一定把鎖撬壞了。春甫道：門上的鎖倒一點沒有撬壞。想來他是用百合鑰匙開的。李飛過去一看，果然房門上的鎖還是好好的，沒有撬壞。他又問芝山道：你的房間在那裏？強盜可曾進去嗎？芝山道：我的房間就在右邊的廂房樓上。強盜倒沒有進去。所以一點沒有失掉。什麼？李飛道：這倒是件奇事。他們爲何到了這一間，卻不到那一間去呢？義生道：也許他們恐怕時候太久了，或有不便搶着了一票首飾，就急急忙忙的走了。李飛微笑不語，便同着芝山等一干人走下樓來，到了客堂中間。他便發言道：我偵查的手續已經完畢。如今却要發表我的意思了。我第一層要發表的，便是那女傭金嫂的言語，完全是造出來的。並不是實情。這一層我可決定了。李飛說到這裏，大家都把目光射到金嫂的臉上。那金嫂頓時急得臉上失色，他硬着頭皮，還上前質問李飛道：你說我的話完全不實，有什麼憑據？李飛笑道：要憑據嗎？我若是一件件說出來，多得很哩。你說強盜進來的時候，不是在十一點左右嗎？今天晚上十點鐘曾經下過一場陣雨，到十一點鐘時，天雖暗了，地上却還溼得很。要是照你所说，果然有七八個人進門搶劫，那末從大門口一直到樓上，一定要有許多泥水的腳印。但

是我細細的查察見那天井客堂裏邊男子的脚印很少難道這班強盜都是飛行絕跡足不踏地的嗎這是一層不對據你所說強盜共有七八人但是現在調查明白樓上祇被搶去一匣首飾其餘貴重的衣服等物都一件都沒有拿去難道他們十幾個人就祇能拿一匣首飾所以把其餘的東西一概犧牲不要了麼這又是一層不對祇要就這兩層看來就曉得你所說的話完全是靠不住了金嫂聽李飛提出這兩層疑問一時無詞以對但是事已如此祇得一口咬定說的確有強盜來搶劫的李飛也不去睬他便一面對春甫父子說道據我看來這件案子明明是一樁竊案不是盜案大概這偷東西的人一定是個內賊或者是個有內線的外賊所以房門上的鎖並未撬壞他居然能開了進去首飾匣子藏在洋鐵箱裏這樣秘密他也能尋了出來至於櫥裏和箱子裏的各種衣服他有意丟了一地其實是借此掩人耳目的他的目的並不在此所以一件也沒有偷去這個內賊究竟是誰我一時沒有尋出確實賊證不能指定不過這女傭金嫂既然言語不實他就是一個重要的嫌疑犯了李飛說到這裏聽的人個個點頭江氏一門的人都說想不到金嫂會做這種事這纔是人心難測哩金嫂聽說他犯了重大的嫌疑急得他叫起撞天屈來指手畫脚又哭又辯賭了不少的重咒但是也沒

有人。睬。他。正。在。紛。鬧。的。時。候。春。甫。打。發。車。夫。去。叫。的。那。個。飯。司。掌。生。慢。吞。吞。的。走。進。來。了。他。一。到。客。堂。裏。向。金。嫂。看。了。一。眼。忽。然。走。到。春。甫。的。身。邊。垂。着。手。低。聲。說。道。家。裏。的。事。情。車。夫。與。我。一。路。來。已。經。說。過。了。但。是。我。有。一。件。事。不。能。不。回。稟。老。爺。剛。纔。十。一。點。鐘。敲。過。我。出。去。買。一。樣。東。西。在。海。寧。路。的。轉。角。上。遇。見。金。嫂。的。他。把。頭。旋。轉。了。好。像。沒。看。見。我。但。是。我。却。看。得。清。清。楚。楚。現。在。據。金。嫂。說。十。一。點。鐘。時。候。強。盜。正。在。搶。劫。這。句。話。恐。怕。有。些。不。對。罷。春。甫。點。點。頭。便。問。金。嫂。道。你。既。然。說。這。件。事。冤。屈。你。的。那。末。你。十。一。點。鐘。的。時。候。爲。什。麼。到。海。寧。路。去。金。嫂。聽。說。吃。了。一。驚。道。我。今。天。一。天。在。家。沒。有。出。去。呀。春。甫。道。你。不。必。抵。賴。掌。生。明。明。看。見。你。的。掌。生。也。說。道。我。與。你。並。無。冤。仇。何。必。要。誣。陷。你。呢。十。一。點。鐘。的。時。候。我。的。確。在。海。寧。路。轉。角。看。見。你。那。時。候。有。一。個。巡。捕。在。那。裏。打。黃。包。車。夫。那。車。夫。撞。在。你。身。上。你。還。罵。他。哩。金。嫂。見。掌。生。說。得。清。清。楚。楚。便。俯。首。無。辭。不。與。他。爭。辯。了。春。甫。與。義。生。等。都。說。金。嫂。這。一。次。出。去。一。定。是。去。把。贓。物。寄。在。那。裏。芝。山。不。置。一。辭。李。飛。這。時。候。却。反。有。一。點。懷。疑。的。樣。子。春。甫。向。金。嫂。硬。嚇。軟。騙。要。他。說。出。贓。物。的。所。在。但。是。金。嫂。却。矢。口。不。認。問。他。十。一。點。鐘。到。那。裏。去。他。又。不。肯。說。再。要。追。問。他。就。抽。抽。咽。咽。的。哭。起。來。了。漢。英。的。娘。聞。說。這。事。是。金。嫂。做。的。氣。得。要。和。他。拚。命。幸。虧。漢。英。和。芝。

山的夫人把他勸上樓去。這時候已經兩點鐘了。依春甫的意思，要想連夜報告警察局，請他們派兩個包探來向金嫂追問，倒還是義生在旁說道：「這事既有端倪，便儘可向金嫂身上追問。他要是不肯供出，再送警局也還不遲。現在已經半夜了，前去報告警局頗有不便。倒不如明天再說罷。」芝山和李飛也贊成此說。李飛把春甫拉到一邊，低聲的說道：「這一件事情，金嫂雖有重大的嫌疑，但是究竟是否主犯，一時還不能明白。而且其中還有一二小小的疑竇，未曾解決，所以現在切不可怎樣難爲他。今夜最好命人陪伴着他，免得鬧出別的亂子來。要是這事果然是他做的那末，等我明天把他的贓物查到了，他自然無從抵賴了。」春甫點頭稱是。李飛又道：「這事已告一小結束，時候不早，我要回家去了。明天早上恐怕不能來。午後兩點鐘我准到此地來，究竟怎樣辦法，大家再商議罷。」說着便起身告辭。春甫父子和徐義生送到門口，再三道謝。春甫命自己的車夫把李飛送回家去。

第二天的午後，江公館又來接李飛前去。李飛剛要出門，便接到那一封離奇不測的郵信。閱過之後，頓時滿腹疑雲。一時委決不下。他第一樁疑心的，便是那金嫂同黨故意寫這一封信來，淆惑觀聽。但是轉念一想，金嫂的同黨斷沒有寫這一封信的程度。第二層他疑心是徐

義生有意寫這封信來和他開玩笑的。但是轉念一想義生的筆跡又完全不對而且他也未必會無緣無故來尋什麼開心的。他想過這兩層之後腦筋裏忽然像電光似的一閃發現了微微一線的光明。他從這一線光明推想開去覺得越想越不差了。便自己駭了一跳暗暗的喊聲啊呀這案子莫非金嫂果然是不相干的嗎。我如何却把嫌疑犯三個字買買然加到他的身上去呢。如今好了。我有了這一線光明這案必能水落石出。他倘若果然是冤枉的。我就可以替他辯白了。他正在輾轉推想一霎時已到江公館。李飛走進裏邊。江春甫出去了。芝山和義生迎了出來。把李飛讓進東廂房的會客室裏。李飛坐定之後問起昨晚的事情。芝山道。昨晚我們派了一個女傭一個車夫把金嫂看守了一夜。我父親母親再三向他盤詰。據他自己說我們出去看戲之後他的確出去過一趟。到十一點鐘過後方纔回來。他回到家中見大門半開着。情知不妙。上樓一看果然我母親的房間裏已經弄得一場糊塗。他一時情急爲自己脫卸地步只得編了一派謊話說是強盜進來搶劫。打電話到戲園裏報告我父親。這些話是真是假我們也分不清。他我父親問他十一點鐘的時候到底到那裏去的。他却再也不肯說明。今天早上我們報告了警察局。剛纔來了兩個包探把他帶回局中去盤問了。李飛聽

芝山敘述完畢。便問他道：這金嫂是薦頭店薦來的嗎？芝山道：是的。李飛問了那薦頭店的地址。寫在紀事冊上。這時候芝山的車夫進來說：外邊有客人要見他。芝山便走出去了。芝山走後。徐義生便低聲向李飛說道：我舅父舅母剛纔託我把一種家庭的內情告訴你。聽我現在這個舅母乃是續絃。芝山並不是他養的。他祇生一個表妹。下月就要出嫁了。現在所偷掉的都是我舅母的東西。估價約值一萬幾千元。這種首飾我舅母都預備給我表妹的。但是芝山曉得了心中很不高興。現在忽然被人偷掉。芝山很有些幸災樂禍的樣子。不大高興追究。但是我舅父舅母却十分着急。因為現在家中的銀錢權都在芝山手中。倘然這幾種首飾不能璧返。再要拿銀錢去買。芝山是決不肯答應的了。所以我舅父舅母教我重托你。祇要贓物能夠璧返。這竊賊也可以不必十分追究了。李飛聽義生說這一段話。覺得很有趣。味把手中的行杖不住的敲着地板。好像在沉思什麼。這時候恰巧芝山又進來了。李飛便站起身來道：我還要出去一趟。大約四五點鐘再來。這案子裏邊還有奧妙。我已經有些明白了。等我調查清楚之後。再說給你們聽罷。說着便辭別了芝山。義生匆匆忙忙的出去了。

四點鐘以後。李飛又到江公館。這時候春甫已經回來了。正在與義生談話。芝山却不在家。春

甫見李飛進來。急忙讓坐。與他寒暄了幾句。便問這案子調查得怎樣。賊物可有些端倪嗎。李飛點頭道。這件案子差不多十之八九已經明白了。金嫂的確是冤枉的。他昨天晚上雖然私自出去一趟。其實與此案毫無關係。春甫道。既然沒有關係。他爲何不肯說出去的地方來呢。李飛道。我爲了這一層剛纔特地去調查我。到薦頭店裏細細的一打聽。方知金嫂的丈夫早已死了。他在潘公館做時候。與一個車夫叫順金的發生了暗昧關係。所以把他停出來的。現在這個順金在愛爾近路周公館拉包車。金嫂昨晚出去就是去看順金的。你想叫他怎樣說得出來呢。順金處我也去過。已經完全證明本來這種暗昧的事情。我應當替他保守秘密。但是要證明他的無辜。那就不得不宣佈了。所以據我看來。這偷東西的確另有一人。這個人我已經有些知道了。金嫂出外回來東西已經偷去。他一時心慌。要想脫卸自己的干係。所以自作聰明。編了這個強盜搶劫的謊語。誰知却反而弄到他自己身上來了。春甫聽了。李飛這一番話。很詫異的問道。這事既然不是金嫂所爲。到底是那一個做的呢。李飛道。這個偷東西的人。一時還不能宣佈。而且據我看來。是永遠不能宣佈的了。春甫道。這倒奇了。爲何這竊賊的名字。永遠不可以宣佈呢。李飛道。其中自有一個道理。我勸你還是不要問罷。春甫道。竊

賊不追究倒也可以。不過贓物可以璧返嗎？李飛道：也許能夠追回，但是我還說不定哩。我的意思：金嫂既是無辜，快快叫警局放他出來罷。春甫搖頭道：依我的意思，贓物還沒有查得，金嫂遠不能放他，而且警局中也未必肯答應呀。因為我已經出了兩千塊錢的賞格了。李飛想了一想道：既然如此，待我先去把贓物查出，再行定奪便了。他說完這句，忽然把義生拉到門外，唧唧噥噥講了半天，然後一同進來。李飛便向春甫告辭回家去了。

明天下午，江芝山忽然接到一封信，信面上署着「名內肅」三個字，拆開一看，那信中說道：中國亞森羅平君鑒，你給我的這一封信，我收到了。我雖然歡喜研究偵探的學識，却並不會自居爲中國的福爾摩斯。別人或者把這個徽號加在我的身上，但是我絕對不敢承認呀。你把江公館的案子限我在三天內探明，如今我不到兩天已經偵查得明明白白，雖然比不上福爾摩斯，但是偵探家這三個字大約也可以當之無愧了。你說江公館這件案子，是你做的，與女傭金嫂毫不相干，這話倒一點不差。你做這件案子，機會真算是好極了。我也險些被你瞞過，把罪名加在金嫂身上，要不是你寄給我那封信，恐怕此時還沒有端倪哩。這一層我倒要謝謝你的。現在我把這件事的內幕一起給你揭破了罷。你做這一件

案子的原因却是氣不過你那個同父異母的妹子你妹子快要出嫁了你後母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貴重首飾暗中給他的愛女你因爲這一層心中十分不快活要想覓一個破壞的方法後來你却決定了立意要把你後母的首飾設法偷掉好在家中的銀錢權在你掌握偷掉之後他們自然不見得能夠再去買了以上的情形我都是在你表弟徐義生那裏探出來的你既然決定之後便要實行那個計劃十四晚上你約家中人出去看戲祇留金嫂一個人在家看守你在這一天日間先與徐義生約好叫他到大舞臺來尋你你便借此脫身同着徐義生出來一同到了西方公司你又推託一樁什麼事情在十點半鐘之後離開西方公司回到家中用鑰匙開了後門掩身進去在你的意思以爲即使被金嫂撞見在自己家中也不妨事誰知這時候金嫂早已把大門虛掩私自出去看順金了你見金嫂不在家中更爲胆大而且因此想到了一個移禍的法子所以你就趕緊上樓把自己房門上的鑰匙開了你後母的房門把匣子裏的首飾完全偷去至於贓物藏在那裏我却不知道了你又有意把櫥門拉開箱子移動衣服丟了一地做出那外賊的樣子然後開了大門出去把門開着又一直回到西方公司與徐義生談天直到你父親打發車夫來叫你你方

纔拉着義生一同回去。那倒霉的金嫂回到家。見家中出了竊案。駭了一跳。一時情急。意欲脫卸自己的關係。所以造了一個盜劫的謊話。打電話報告你父親。我那一晚到你家踏勘。一方面識破了金嫂的謊語。一方面却在後門內及扶梯上發現了幾個泥脚印。後來又在你後母的房裏也發現了同樣的兩個這種脚印。據我看來。是一種皮鞋式鞋子的印子。我留心看衆人的脚上。祇有你穿着皮鞋式白帆布的鞋子。所以我問你可曾到過後門口。及失竊的房裏。你却回說未曾到過。我當時也一心注意在金嫂的身上。以爲這幾個脚印一定是金嫂的同黨。從後門進來時候留的。因爲十四夜裏十點鐘曾經下過一陣雨。這賊在十點半鐘以後。來街上還是很溼的。所以應當留着這許多足跡了。但是我當時却有一個疑竇。金嫂既然有同黨進來。贓物儘可託同黨帶去。何必自己出去。以致被飯司務遇見呢。如今看來。這許多脚印一定就是你留着的了。你寫給我這一封怪信。確是給我一個大大的光明。我就在這封信上可以確定這案子不是金嫂做的。但是除了金嫂還有何人呢。就在這個時候。我便疑心到你的身上來了。爲何這賊單偷你後母的東西。却不去偷你房間裏的東西呢。十四晚發生這案子知道的人很少。那末十五日這封怪信一定就是這幾

個人寫的你父親年紀大了決不會開這玩笑不是徐義生便是你了這封信是用毛筆蘸着藍墨水寫的我忽然想起你的短衫袋上不是扣着一管中國自來墨水筆嗎大概筆管裏裝的是藍墨水這封怪函就是用自來墨水筆寫的再加上隔夜所見的印象我便十分疑心是你後來徐義生把你們家庭的內幕講給我聽一方面我又查出金嫂無罪的證據所以我便決定這案子是你做的了這件事本來是你們的家務我也不便干預但是其中牽及無辜的金嫂我又不能不干預現在你父親的意思若不查出真贓實犯便不肯將金嫂釋放你做了這件事累及無辜於心何忍我替你想倒不如將贓物送到我處待我含糊糊送還你父親將金嫂放出我自當嚴守秘密不給你家中人知道這件事也就完了否則我不忍見金嫂無辜受累祇得將此事宣佈你可不能怪我的你的意下如何請在二十四小時內答覆我愈速愈妙

知白

這一天晚上江芝山果然把各種首飾包了一包遣人送給李飛李飛連夜送還江春甫祇說竊賊已經逃走不必追究了金嫂毫無關係當然把他釋放出來李飛查明了這案江春甫和金嫂固然是十分感激其實最感激他的要算是那位江漢英女士了

(完)



山東響馬傳

姚民哀

第二節 車夫口內的土匪情形種種（篇中「」內之字皆為匪之切口）

那一晚我隔房聽他們三人消夜閒話。恨不能要求老天慢一點兒發白。好等趕脚史把白莊姓孫的事情講個明白。但是天也亮了。雨也止了。大家要預備登程。祇好暫把這條好奇心腸攔起。趕脚史把鑽雲青牽出店門。喂了一頓細料。招呼別人幫忙。把車子在車房內。見土碼子。一上道。也許就看見當

推出去套好。然後走到我的十二號房門口來。伸頭一張。見我已經結束妥當。他就說爺。咱們算了賬。上路吧。趕半個早站。穿過了草帽子山。到紅門去吃牛肉粉條兒。那是我們敝省兗沂一帶有名的東西。我笑道。著名的東西。我到並不希罕。可是像你昨天晚上。在八號房內。和那同房各位講的綠林好漢。我很想見一見。趕脚史道。爺要



下我算開了賬，便登車就道出了龍門觀。一路向東北前進，趕脚史終究一晚未睡，坐在車沿上，前仰後合的打磕睡。起初的路到很平坦，越走越窄，那地也七高八低，不全是泥土裏頭，多含着石質，兩傍種滿着高粱子，可是也不見得豐茂，樹木雖有，蕭條異常。那草帽子山並不見高，和我們江南崑山城內馬鞍山那樣的高低大小，一共有三個峯頭，多是像鄉下人蒔秧戴的箬帽相似，所以喚做草帽子山。山脈呢，還是泰山脈，所以石頭的形勢生得峻嶒得很。我們車子經過的地方，好似過了很高很高的橋梁，原來是在頭峯二峯的夾道裏，特地開闢着的。這一條路上去進西南方的山口時，節不覺得怎樣等待，走過夾道出東北方的山口，自上而下，山勢難免有些崢嶸，而且三四里路，光景祇有六七尺廣闊，直瀉下去，一毫沒有迴折的坂坡，兩傍又是二三丈深的山溝，全山山泉和春潮帶雨似的往下流着，耳邊廂但聽得潺潺汨汨，在亂石堆中箭一般衝將下去，萬一騾子滑一滑，足或是車輪向何方側重一些，那車兒出了什麼毛病，便宜些人從崗上直攢到坡下，一個不留神，連人帶車望山溝內一個倒栽葱跌了下去，決計沒命活的。所以我不住的喊那趕脚史道：你不要老是打磕睡，此地險窄得很，當心着車。趕脚史張開眼來，向兩邊瞧了一瞧，微笑道：爺的

胆門子太小。此地那裏算得險峻。如果經過日觀峯。真比此地要險上萬倍哩。孔夫子不是說過的麼。登泰山而小天下。這句話真有意思。他一面說着。一面把絲韁一理。拿起長鞭來。在那騾子背上拂了一拂。口裏打了一聲。哨子。那匹鑽雲青。好似懂得趕脚史呼哨的意思。兩隻長耳朵一豎。嘶叫了一聲。把頭往下一低。四蹄放開。趁着下山勢。往前沒命的鑽跑。耳邊廂但聞呼呼風響。直似騰雲駕霧一般。我坐在車廂裏。好比坐在外洋船上。遇到了風浪一般的條高條下。或左或右。顛簸得坐也坐不穩。祇好趁了勢。前仰後合。灑盪不定。三四里的嶮巖路。呼吸之間。已經從嶺上跑下了山坡。到了平地。趕脚

史方把韁繩一收。口裏又是一聲呼哨。那騾子的脚步便放緩了。趕脚史回過頭來。向着我很得意的道。我這匹脚力。可是不壞。他這一鑽鑽發了性。一個轡頭。要一二十里路哩。今天不過小走走。我想回答他。算了吧。小走走。已經把我心魂驚顛。若是發性大走。怕不要嚇丟命麼。話沒出口。忽然頭頂上一陣鷓翎聲音。啞啞的打從逆面而來。在我們車上飛過。趕脚史頓然笑容盡斂。失聲道。啊。哨發利市哩。趕緊跳下車。沿把一根長鞭子。挽了三個抽解。結左手執了把鞭竿。頭望着後面。右手搭在車梗上。慢慢底望。前進行一刻不定向。四面探看我道。幹什麼呢。他向我搖搖

頭道爺我不回到車沿上來坐千定莫和我多說話少停瞧見什麼聽得什麼萬萬要忍耐莫管閒帳爺也是老出門總該明白江湖上開口洋盤閉口相一句話呵我聽了心上猜透了八九成大約那話兒來了故此點點頭假裝磕睡樣子閉了雙眼由他牽了騾子一步步挨上前去心上却難免有些忐忑但是已到如此地步也顧不得什麼了不過時時刻刻偷眼覷探着約摸又走了三刻鐘時候路却不過半里有餘我張眼望前一看我們走的那條路線盡頭是一個拐灣這灣頭左右栽滿了合抱不交的楓楊榆棗四種植物起碼總要近百年的古樹不然樹身不會粗到如此那樹底下站着七八個

彪形大漢都是山東土布短衫褲有的禿着頭有的用黑布細紮着腦袋見了我們的車子內中一個最 shortest 的人走在當路一站口內高聲道懂規矩麼趕脚史不慌不忙把右手一鬆順便移過去在鑽雲青的頸裏一拍那匹鑽雲青真乖巧頓然四蹄像釘住了一般車子一動不動趕脚史踏前一步向那人剪拂道大哥咱有多大胆門子敢載着「油子」來「闖道」咱一向河海不犯今天不知大哥們在此地「開弓」「亮子」內裝的是「瘦騾」可憐做買賣的人也沒法「闖轅門」大哥能殼「當家」最好放個「洞」讓他「鑽」了吧咱能保得定「樓

桃」不敢「暢」一點半點賣一竿半竿「風火」讓他「嚇痞」了吧那短小的人道不成不成叫我們喝風彼時那幾個也蜂擁上前我依趕脚史的話忙把眼閉了由他們上前來呼喝祇是不開口有一個伸手在我腰裏邊摸了一摸又聽一個人道史大少爺老是「哭窮」看在他的「放皮」手段份上開了「網」吧前頭去遇見醜醜劉少不得要你「掛彩」哩又嚶咽了好一回我覺得車子又動了張開眼一瞧那七八個大漢都望着我們車兒的後面興愨愨的道有「孤雁」「肥羊」來哩那神情都不理會我們一輛車哩趕脚史乘這當兒拉着車輛便走約摸離開了兩箭路光景料想

說話他們總聽不見了我方道好險呀不是你天生的「贊盤」「巧江」今天恐怕鬧亂子趕脚史奇怪道爺怎麼也懂得「春典」「你是「空」的呢還是有「門檻」的我說空的他道江南人本來「玲瓏空子」多得很但是今天這件事算不得什麼真的遇見了醜醜劉那纔討厭哩我說這般是「土地碼子」貴省吃了好漢飯的怎麼連規規矩矩的土人都幹這勾當呢趕脚史道一言難盡待我把鑼旗收拾好了省得前面再嚶嚶然後同爺細講祇見他把那根挽結的長鞭竿在那匹鑽雲青的背上橫着一攔然後在他車沿坐身的褥子底下拿出一根綜繩

把那鞭竿縛住着。可是縛的裏頭大有講究。他左一絞右一絞縛到那根繩子將完的時節。却巧在騾子的背上頭打的那個結好似一隻蝴蝶。蹀躞在那鞭竿頭上和鞭竿上的三個抽解結。呼應得着我雖沒有問他用意。可是看也看了出來。明知有緣故的他縛好鞭竿。重復扒到車沿上坐定。在車棚旁邊抽出一枝旱烟袋來。裝了一袋旱煙呼着了。然後和我細細的開談。詳述山東省裏匪源不靖的緣由。（以下的話多是車夫說的。我認他爲很有價值的談話。不知讀者以爲何如。）

蘇魯皖豫四省交界的土匪。自從前清乾隆嘉慶年間。一直到現在。好比人身上的瘡癩似的。

這邊好了。又潰那邊。簡直這一二百年裏頭。沒清靜過。山東和河南交界地方。風氣本來剛勁的。無論上下中三等人家的男女。大約多習練些拳脚。凡是年紀輕血氣方剛之際。懂了些什麼金槍手、武松脫铐、楊家十八掌、黑沙紅沙那些拳法。多是好勇鬥狠。走在路上。好似頭上出了角的一般。動不動就要開打。不但青年力壯的人如此。連八九歲十多歲的小孩子。都是強凶霸道。三人欺兩。往往東村和西村爲了小孩子鬪口起釁。鬧得大人出場。臨了大家結了帮械鬥起來。結果難免要鬧出些人命生死關係。始而總免不了要法律解決。報官相驗。懸賞緝凶。倘然凶手爲

人惡一點。平素人家看他不得。少不得要捉了去論抵結案。或者苦主方面人緣不好。也有勢力不彀。凶手雖沒捉到。可是官廳方面明欺瞞苦主。三分這件事。始終變成懸案。也就完了。有時却巧遇到凶手人緣好。耳目衆多。消息靈通。苦主銅鈿多。勢力大。財勢壓人。這亂子便鬧大哩。一面公事沒有出人。到先走得無影無踪。一面非但必獲正凶。還要羅織大獄。但是正凶跑掉之後。免不了株連無辜。正凶一天不到案。株連的人一天不釋放。甚至屈打成招。瘐斃獄中。這些事一發生。就激起了鄉愚的反抗。再加魯豫交界地方。乃是白蓮教天理教天地會八卦教的出產地方。凡是迷信神道名錄。那些教會。

的鄉愚。無論怎樣頑悍。他對於本教的信仰。和受主教的指揮心。却非常堅決的。祇要地方上出了什麼株連案子。或是遇着了荒年。這些人聚衆滋事。便養成了匪患。那些臨民官吏。大抵尸位素殮。盜鈴掩耳。初時那裏放在心上。漸漸事情越鬧越大。常言道得好。涓涓不息。流爲江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那時積久禍作。釀成林清一案。震動朝野。聳人聽聞。不過當時那般封圻督撫。一個個抱着門羅主義。祇要自己境內肅清。再也不想澈底會勦辦。法山東餘匪竄入了河南。魯省方面大臣。便不顧問的了。河南土匪跑到了山東。豫省文武官吏。也不復措意。因此上我。

們。本。省。的。曹。州。兗。州。兩。府。屬。和。着。鄰。省。河。南。的。衛。輝。歸。德。兩。府。屬。竟。變。了。民。匪。不。分。家。以。強。爲。勝。成。爲。風。俗。這。一。邊。和。安。徽。江。蘇。交。界。地。方。淮。河。南。北。兩。岸。西。起。桐。柏。東。至。灌。雲。南。連。英。霍。北。接。曹。兗。這。一。方。區。域。裏。頭。山。窮。水。惡。毫。無。生。產。而。且。近。年。來。不。是。水。災。便。是。旱。荒。莫。說。鄉。民。不。勤。工。織。耕。墾。就。是。人。人。思。治。農。桑。無。奈。沒。有。農。桑。給。你。治。數。百。年。因。果。相。循。都。是。天。生。成。的。無。業。流。氓。祇。要。進。一。步。便。是。土。匪。了。行。旅。出。入。一。定。要。去。求。教。此。輩。保。護。而。且。還。不。能。當。他。們。赤。眉。銅。馬。看。待。須。得。尊。他。們。一。聲。鑣。客。他。們。並。不。知。道。自。身。作。奸。犯。科。還。一。味。的。自。負。英。雄。好。漢。這。是。地。理。和。人。事。的。各。方。環。境。造。成。這。一。塊。產。

匪。之。區。天。生。這。一。般。忘。命。之。徒。青。紗。幃。起。那。一。年。能。太。平。過。去。呵。講。目。下。這。般。碼。子。勢。力。倒。也。很。發。展。呢。河。南。省。裏。分。做。三。大。股。豫。南。一。股。南。侵。商。霍。西。至。嵩。洛。他。們。的。老。家。大。約。在。確。山。信。陽。一。帶。豫。西。一。股。時。常。出。沒。潼。關。內。外。豫。東。一。股。老。家。在。歸。德。永。城。虞。邑。一。條。隴。海。路。綫。是。他。們。的。交。易。市。場。安。徽。的。潁。川。毫。上。和。河。南。昆。陵。那。裏。有。一。股。就。是。河。南。的。分。稱。沒。甚。大。不。了。倒。是。商。夏。霍。山。巢。湖。一。帶。憑。山。負。固。密。菁。叢。莽。那。一。股。既。佔。地。勢。人。數。也。最。多。江。蘇。的。徐。州。乃。是。蘇。省。碼。子。的。通。商。埠。頭。東。連。淮。海。下。接。鎮。揚。再。加。清。江。浦。是。青。幫。的。根。據。地。十。二。圩。和。吳。淞。口。外。的。銅。沙。洋。

面海道弟兄都是遙相呼應。鹽梟私販在兩淮和長江流域的團結可稱根深蒂固。表面是總稱江蘇一大幫把徐州府舊府屬的碭山銅山蕭沛邳等地做老家。其實四散分布共有五大幫十三小幫講到山東本省的碼子也分三大帮口比較起來。猛悍獷要勝過豫皖蘇三省同業不過地勢險要不及安徽。心計規劃不及河南。『開生碼頭』的『賣相』不及江蘇的。出面包『漂亮』所以都是守土的多。走線的少。時常在魚台全鄉城武一帶放哨的。乃是水旱兩路英雄老家在徽山獨山兩個湖裏頭居多。如果旱路上賣買清淡那麼『跑底子』『搶順風』『掛招牌』全要幹的一股沿膠濟

路做營生的。在我們本省裏頭尙要推居第一。把交椅遇到『鷹爪』一風緊『開鞭』起來做當家的。個個身臨前線沒命的衝鋒。不過他們老家是在青島。從前是德國人的殖民地。現在日本人所佔有。他們靠着租界做護符。平日間到也安富尊榮慣了。所以銳氣一盡便存隱居享用。思想要四散奔潰不及別處。經久耐苦一股便在這一條路上靠那一邊的嘉祥鄒城城武蒙陰定陶曹州單縣靠這一邊的鄒滕費嶧荷澤沂水都算是一家的大約把踰山抱犢峪兩處山崖當做他水滸內的梁山泊隋唐裏邊的瓦崗寨一般看待裏頭的人才別省的不用說單說我

們本省的膠州一路以前薄子明在博山吳大洲在周莊縱橫一時聲勢浩大並且有辦理外交的專門人才確是有王業霸圖氣息後來薄吳胆門子小一小先後「顯」在上海孫百萬推升了當家聲名雖沒減小可是姓孫的是個親日派已經好幾回做了日本私人的傀儡國際交涉幸沒有釀成但是在江湖上的信用就不如從前了那一股水陸並做的碼子以前着實出過風頭如今老當家死了歸着碭山孫矮子徐州的范明新遙領着也沒甚出色人才至於曹兗合帮裏頭的人才可真有些能人孫大王美珠乃是名聲頗頗的了以前馮卯村有個郭泰勝算得孫當家前一輩好漢民國七年份

上受了張敬堯的招安把手下弟兄編成第二混成旅第二團一同開發到湖南長沙聽說張敬堯給趙恆惕攆走之後郭泰勝退到湖北那時王子春做督軍便把郭團編入湖北省軍第三混成旅嗣後武漢兵變郭團遭了嫌疑被王子春指明繳械解散郭泰勝有了幾個錢不回家鄉了在天津買了住宅過日子郭走了之後就要推着孫美珠算第一名了美珠之下尙有褚思振郭起才杜雲廷孫美松閻守聚張傳德王守業劉守廷（即醜醜劉六）李廷臣陳金斗王繼香王如德董福樓胡先勝周天松周虬龍周天倫孫美瑤孫桂枝孫玉乾白老太爺趙德志王文欽

郝三怪、閻振山、尹士興、朱朝聖、丁三、王孝禮、王守義、趙有、徐光西、戎換銀、徐大鼻子、劉清源等三十六人分據着抱犢崗、小馬莊、瓦屋、北虎門、關、豹虎山、下虎山等許多地方。本則各霸一隅，不通聲氣。他們也不懂什麼，叫做大羣集合，揭竿發難的字眼兒。自從民國政治不依軌道以來，北方執政發展殖軍政策，募匪作兵。於是各省土匪反而見重當道，把他們改編國軍。或省軍之後，受了某師某旅的節制。但是某師某旅總難清一色的嫡親同鄉。一定五方雜處，各殊籍貫。他們一回相處，便又懂得一句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成語。再加明白了臨陣編製方法，目擊那些上級官長往往利用成羣通電要挾對

手方或元首以及植黨營私都是狼狽而行。那些碼子從此多了一種合作容易奏功的經驗。有的在伍之際已經互相聯絡聚眾滋事。等待退伍以後無以為生，也有因為別種關係被迫解散的。又有攜槍擄械譁變回來。的祇消有一二個小有詭譎的人從中游說，便擁戴着一個稍有名望之人，各個人輸出在軍經驗部勒隊伍，號召同類互相倚重。本則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如今進了一步變成兵。即是匪，匪即是兵。軍隊不良，便成個土匪。教養所於是土匪潛勢力逐漸蔓延出去。竟和明末的流寇要後先媲美起來。那些當局的非但不採取明末聯省撫勦辦法，并且不

似清朝的封圻清境自保主義祇要不引起外
交由得那些苦百姓去填刀頭那中樞握政諸
人也多忙着子孫溫飽基業並不注意各省匪
患你想明末流寇初起的時候孫傳庭扼守潼
關防匪西竄左良玉穩固荆襄禁阻南下遙相
呼應背腹夾擊明社尙且因之傾覆何況現在
土匪結幫肇禍之初上下官吏悉置不聞不問
等待毒焰漸張依然粉飾太平隨便使撥積欠
數月餉糈的軍隊枵腹從公半真半假的勤撫
一回就算完了但是這種軍隊反足以增加匪
勢養大匪胆毒箴非但不殺並且因之加甚那
高上位置的軍事當局至此地步不得不派遣
一部份留以自壯的親信軍隊實行痛勦可是
親信軍隊的戰鬥力雖然充足無奈匪勢緊
張而且狡獪扼西則竄至東防南則逃向北
於是親信軍隊也疲於奔命要知道官軍有
疲乏時候匪軍却依然如故以致又鬧出兵
匪互助的奇局百姓們又覺得兵不如匪尙
有留愛更加年年政變甲乙兩黨之盡具利
用悍匪的乖謬主見就範則等於添招勁旅
不就範則以少數勾買之金耗對手方無限
兵力財力與己總之無害由是有會造成枕
戈荷甲之士常常一變而爲山林嘯聚之雄
田塍果腹之徒亦多相率而爲潢池弄兵之
盜環境相偪勝負早判即使真有果敢善戰
的軍隊分路痛勦彼因糧于人因械于敵之

土匪始則遇銳則避遇弱即撲奔馳排突無往不可沿途裹脅皆爲羽翼間有佔得一未殘城郭則一城之人皆匪黨奪得一要塞巨鎮則一鎮之人盡匪類實在追迫到山窮水盡地步則匪又退散爲民使兵無從而得匪跡撫勦二字都無從着手這是我數年來在匪窟裏頭闖進闖出得來的實地經驗所以連年來匪源不靖匪毒蔓延我們山東省固然多匪其實天下皆然不單是我們一省如此哩所以要真正肅清匪患軍隊的切實痛勦固不可少但是各種環境上也得有相當糾正匪患方可消滅

肅然起敬道足下竟是個軍事家對於歷史嬗蛻地勢險要人心向背行軍利害說得有條不紊就是議論政局也切中時病而且處處有悲天憫人之語常常流露其間不失仁人之意兄弟那敢再把視輿僥廝卒的目光來視足下呢趕脚史聽了這幾句嘆喏一笑道實不相瞞我當初落魄之際也曾幹過這半什子因爲我冷眼瞧這匪黨裏頭也是竊鈎者誅竊國者侯資望地位不到無論請到了一大財神「抱了一鳳凰雛」購到了一等一的「快車票」也是替小當家白忙小當家何嘗不是大當家總當家的功狗雖然口頭講義氣其實一樣的強吞弱食勢利狡

詐綠林中也大不比從前了。總之叔季之世。山林朝野都是一樣不可收拾。所以我丟了那沒本錢的營生。來幹着餐風嚼雪的生活。倒是自食其力。無求於人。祇要當心了。我那匹代步就不愁什麼。我那匹鑽雲青。雖則說是畜類。不通人語。但是我和他交際。祇消管好了饑渴兩字。別的不用操心。如今要在人類裏頭尋一個像他那樣毫無機械作用。享用我一天。喂多少料的權利。盡還我多少。相當義務。要他多盡些力。須得多喂些料。一毫不事虛偽。可使放心託胆。不必時刻提防。有甚變詐。這個生涯。比隨便什麼事業。逍遙自在。爺不要看輕了我那老伴。他四個蹄子。可稱踏破名韁。踏碎利鎖。說什麼蓋世英雄。誇甚的河山錦繡。大約都和他蹄子上釘的鐵灶一樣。遲早要被牠踏燬了。完事。我聽了。益發覺得這人可愛。大有相見恨晚的情形。因此又問道。足下既然投身線上。過的你心目中。對於這一輩人材裏頭。可有賞識的人呢。趕脚史長歎一聲道。是我看對一個。我說叫什麼名字呢。趕脚史道。我們昨天晚上。尚還談及此人。乃是白莊孫老大。這人倒很講義氣。可惜好人不長壽。好一條漢子。斷送在一個走江湖做算命的手裏。真是天道不公。除了這人之外。還有一個孔明先生。我也很敬重。第二個。却沒有我一聽這話。暗暗喜悅。可以歸結到昨晚的話兒上去。正

打足了精神聽他趕脚史驀地扭項一瞧。笑道：「上了路再談吧。我心上雖急於要聽姓孫的紅門已經到了。我們打個尖。喝他個痛快。回頭事情但也沒法。所以祇得擱一擱筆了。」



水上槍聲

恥痕

民國三年端節日。距江邑十里許之某港口。有龍舟之戲。水警巡官湯某。與駐防陸軍吳營長善。先期迎吳夫人來看競渡。居數日。夫人方欲辭去。忽見吳之馬弁李勇倉皇來。謂大人適因酒醉墜馬。傷勢甚重。請夫人速歸。言已匆匆去。吳夫人大驚。時已薄暮。湯乃以小舟送之歸。并派巡士二名爲護。夜方午。湯忽聞剝啄聲甚厲。啓關詢之。則又吳之家人來。速夫人者。湯驚曰：「去久矣。胡此時尙未抵家。乃呼衆巡士起。明火循港道尋索。中途得空舟。一巡士及梢公均中槍死舟上。衆大駭。復前行。則吳夫人與另一巡士屍亦發見於二三十丈外之水面。兩方家人各歸報。湯得訊大詫。連夜至防地見吳。吳方傷臥。醉語模糊。湯徬徨不敢歸。天將曙。吳始清醒。湯告以始末。吳大悲。急以電話召警長來。告以故。并限三日內緝兇歸案。警長唯唯。急反署。帶同探長檢驗員蒞場檢驗。四屍均係生前中槍致死。以創口寬徑度之。當係盒子砲也。」

當檢驗時。探長在灘地上。覓得大小不同足跡二。均照式繪於日記簿上。并於數丈外發現光地一方。亂草狼藉。足印縱橫。探長巡視久之。歸署後。即改裝出。仍至出事地點相近處。訪得漁戶王大王二家。誘二王至酒肆。飲以醇醪。乘機詢昨夜何所見。二王已微醉。且不疑其爲探。醺然曰。吾兄弟向搭草棚於河灘捕蟹。昨夜膳後赴棚。忽見有長短二黑影蹲堤下。疑爲鬼魅。隱身茺苗中窺之。少頃。一小舟咿啞至。突聞乒乓數聲。舟中人紛紛落水。長黑影旋起立。出懷中燈四照。吾等微窺其面。固識爲時來購魚蟹之李副爺也。吾等知肇禍。恐遭累及。連夜將棚拆歸。而不謂所害者乃即李副爺之上司吳營長夫人也。探長聆畢。戒勿向他人語。起身辭去。中途解襪履棄道左。跳足至吳營。詭稱追賊三十里。足踵盡破。仍被狡脫。懇賜舊履一雙着歸。吳顧謂李勇于履。并囑努力破案。當有重賞。探長謝而退。抵署解所着履與日記簿中之長圖較。不差累黍。因以所見告警長。警長曰。吾夙聞吳夫人有外遇。營長羞於聲張。屢欲置之死地。今從各外面證之。是案爲彼自弄狡獪。借以泯滅家醜無疑。惟吾將何以處此。探長曰。是不難以一函往可耳。隨取箋書一條曰。「尊夫人之案。貴价李勇盡知其詳。愚不敏。不能辦也。」吳得信繆眉曰。偵探狡哉。雖然。吾縱勿追。湯巡官豈肯干休。吾當另設他法以彌縫之耳。



來重

狂若

大富翁林君豪不待主人招呼就在椅中坐了下來林君豪
 拿了一張名片舉目向他一瞧看他生得魁梧雄偉兩隻眸
 子炯炯有光只是向君豪望着君豪見了頗
 瞧了一瞧自言為不悅便問道偵探長你為何事要見我啊
 自語道呀偵探長韓必達啊他
 韓必達回過頭去向門外先望了一望然後
 用手遮着上唇低聲說道你也知道王占魁
 聞得了不過沒這個人麼林君豪把眉兒縐了一縐說道沒
 有和他見過面有知道並沒有聽得過韓必達道那麼太平
 如今為什麼要見我啊說完這句話向他的僕
 人周長發望了一眼周長發露出一種侷促不
 安的樣子答道他說有要事要立刻見見主人
 并說這件事於主人很有利害關係呢林君豪
 道那麼請他進來罷一會兒韓必達進來了也
 必達道這件案子就是王占魁做的所劫去
 的金珠衣飾共計起來不下三五萬金他臨

重來

去的時候還留下一張字條是用左手寫的說這都是不義之財由盤剝而來的他如今拿了去要散給一般貧民呢林君豪道這些事情不待你講我已統統知道不過不知是王占魁做的如今你來和我講倒弄得我莫名其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韓必達冷冷的說道不瞞你說他如今又注意在你了恐怕你保險箱中的東西罷這種大盜尋常的東西他是不要的林君豪一聽此言大吃一驚瞪瞪的望了韓必達幾眼顛聲問道怎麼說他已注意在我了韓必達笑道他不但注意你昨晚已來過了林君豪不禁驚呼一聲立起身來向外就奔韓必達暗暗好笑忙呼住他道且慢且慢林君豪纔又

回身坐下一壁說道那口保險箱我今天還沒有開過想去瞧瞧呢韓必達道你的保險箱或者還安然無恙不過我要問你一句話你那個僕人就是領我進來的已用了幾年了林君豪道你問那周長發麼已有兩年了露着驚詫的神氣韓必達低聲說道或者是我錯疑了他也未可知不過照我想來太平里陳宅那件案子他定有分的大約有人拿錢給他教他作爲內線因爲他于陳宅的門戶很爲熟悉呢林君豪道這倒不錯我常常帶他到那裏去一窗一戶他都是很熟悉的如今就把他解送官廳你道好不好韓必達

笑道。這。太。快。了。還。沒。有。得。到。憑。據。他。怎。肯。服。呢。
我。且。問。你。昨。晚。你。們。一。家。人。到。那。裏。去。的。林。君。
豪。道。都。到。親。戚。家。吃。喜。酒。去。了。今。天。早。上。纔。回。
來。只。留。下。幾。個。僕。人。在。這。裏。呢。韓。必。達。道。周。長。
發。也。同。去。麼。林。君。豪。道。同。去。的。韓。必。達。道。那。麼。
保。險。箱。的。開。法。周。長。發。也。知。道。麼。林。君。豪。道。那。
是。別。說。周。長。發。屋。中。無。論。什。麼。人。都。不。知。道。的。
韓。必。達。道。如。此。很。好。如。今。我。們。且。去。瞧。瞧。那。保。
險。箱。不。過。千。萬。別。使。周。長。發。覺。得。他。已。犯。了。嫌。
疑。呢。林。君。豪。把。頭。點。點。便。引。韓。必。達。走。上。三。層。
樓。去。到。得。一。間。室。中。忙。向。置。放。保。險。箱。的。地。方。
一。瞧。見。他。仍。好。好。兒。在。那。裏。並。沒。有。什。麼。被。盜。
賊。打。劫。過。的。形。跡。心。下。略。爲。一。安。忙。又。走。向。前。

去。左。一。旋。右。一。轉。把。那。保。險。箱。開。了。又。急。急。
的。將。那。箱。中。的。東。西。逐。一。點。了。一。點。知。道。一。
件。也。沒。有。失。去。這。纔。把。心。放。下。重。把。保。險。箱。
關。上。迴。過。臉。去。怒。氣。勃。勃。的。對。韓。必。達。說。道。
你。也。算。是。一。個。偵。探。麼。你。爲。什。麼。慌。慌。張。張。
的。來。對。我。說。昨。晚。已。有。賊。人。來。我。屋。中。了。我。
如。今。一。件。東。西。也。沒。有。失。去。啊。莫。非……韓。
必。達。仍。笑。嘻。嘻。的。把。手。搖。了。一。搖。止。住。他。道。
你。別。說。下。去。了。我。本。說。你。的。保。險。箱。仍。安。然。
無。恙。呢。林。君。豪。道。如。此。必。定。偷。了。些。不。關。緊。
要。的。東。西。去。了。韓。必。達。道。倒。也。沒。有。那。是。他。
不。要。偷。的。林。君。豪。怒。聲。道。那。麼。你。來。對。我。說。
什。麼。你。真。是。無。事。忙。了。韓。必。達。道。你。且。別。要。

動。怒。那。賊。人。昨。晚。確。已。到。屋。中。來。過。了。我。如。果。
 吃。不。定。這。件。事。我。決。不。敢。來。擾。你。的。哈。哈。對。你。
 說。罷。在。你。門。外。我。已。瞧。出。了。一。個。很。顯。明。的。痕。
 跡。有。人。曾。打。這。扇。窗。中。爬。到。你。屋。中。來。過。了。林。
 君。豪。道。那。是。不。會。有。的。這。樣。平。滑。的。高。牆。他。怎。
 能。爬。得。進。來。啊。韓。必。達。也。不。和。他。細。辯。單。說。道。
 你。隨。我。來。瞧。罷。說。完。即。走。出。室。中。林。君。豪。大。笑。
 了。一。聲。也。即。跟。在。後。面。下。樓。的。時。候。韓。必。達。回。
 過。頭。來。說。道。你。教。周。長。發。也。跟。我。們。前。去。在。查。
 勘。的。時。候。我。們。要。好。好。的。留。心。他。別。使。他。一。刻。
 離。去。防。他。去。通。知。王。占。魁。呢。林。君。豪。下。得。樓。來。
 隨。喚。周。長。發。來。前。對。他。說。道。據。偵。探。長。說。昨。晚。
 有。人。要。來。這。裏。行。竊。我。們。想。去。查。勘。一。下。你。也。

同。我。們。一。起。去。可。以。多。個。幫。助。周。長。發。點。首。
 無。言。韓。必。達。遂。在。前。領。着。路。到。得。門。口。韓。必。
 達。吩。咐。道。周。長。發。你。且。在。這。裏。立。着。免。得。人。
 去。多。了。惹。人。起。疑。呢。周。長。發。聽。了。便。在。門。口。
 立。住。韓。必。達。又。領。林。君。豪。到。了。窗。下。一。片。小。
 草。地。之。前。指。着。三。層。樓。上。長。窗。外。一。個。突。出。
 的。洋。台。說。道。你。瞧。罷。林。君。豪。舉。目。向。上。一。瞧。
 只。見。這。洋。台。的。表。面。本。來。是。鬆。了。一。層。白。漆。
 如。今。各。處。斑。斑。點。點。的。露。見。了。許。多。污。痕。大。
 概。是。被。人。踐。踏。壞。的。不。覺。自。言。自。語。道。不。錯。
 是。有。人。上。去。過。了。但。是。這。樣。高。的。地。方。他。怎。
 麼。上。去。得。來。呢。莫。非。是。用。繩。子。吊。上。去。的。這。
 個。繩。子。就。是。周。長。發。拋。給。他。的。麼。韓。必。達。道。

那倒不是你要記得。周長發昨晚也跟你一起去吃喜酒。不在這裏呢。而且王占魁這個人。喜歡獨個兒行事的。他向周長發探取點兒消息。或者有之。要人幫助。恐怕不見得罷。你也瞧見那面籬笆下的泥有點鬆露在外。麼要解決你這個問題。就在于此了。林君豪道。那麼你就指給我。看罷。說着。又向牆上望望。只見上面印上了不少足印。于是更信。韓必達的話不虛了。韓必達此時忙。三脚兩步的。走到籬笆邊。俯下身。去用手翻動那泥土。一會兒。取出一架高可六尺的繩梯。兩頭都有像鈎子的東西。拿給林君豪瞧了。瞧又重新埋在土中。把泥掩上。纔對林君豪說道。這是賊人唯一的利器。有了這件東

西。他周而復始的用着。無論多少高的牆。他都爬得上。去呢。林君豪道。怎麼沒有人瞧見。他呢。韓必達笑道。怎會有人瞧見。他這裏本來很僻靜。夜深了。行人很少。就是有人走過。又有誰留心到上面去呢。如今我要問你。我說賊人昨晚曾到過你屋中。這句話。你已相信麼。林君豪道。相信了。韓必達道。那麼我們再去研究研究。他爲什麼沒有把東西偷去。說着。便走進了門。林君豪也跟在後面。很誇口的說道。大概是。我這口保險箱很堅固。他偷不去。咧。老實對你說罷。這口箱子。如果。不堅固。我也不把這許許多多貴重東西。放在裏面了。韓必達道。這倒不要說。王占魁比不

得別人他用的一種電鑽利害無比。無論怎樣堅固的保險箱都不放在他的心上呢。說時已到了裏面。又上了樓。到了那間室中。韓必達便踞伏在保險箱之前。把箱面細細瞧了一瞧。然後指着箱面一處說道：「你瞧這不是有一道鑽子的劃痕麼？但是他爲什麼沒有弄成功？又走了呢？這不可思議了。」林君豪道：「這真不可思議。而在我這箱中所藏別的東西。不要講單這金磅一項。要值到一萬多塊錢呢。」韓必達又四下瞧了一陣。說道：「咳，你也太信任你這口保險箱了。照你的情形瞧來。大概你以爲沒有危險了。」

咧。韓必達道：「他昨天固然失敗而去。今天就難說了。恐怕要再來罷。」林君豪聽了哈哈大笑道：「怎麼說一個賊第一天沒有得手。第二天還再來麼？那有這種事。就是極呆的呆人也不會做出來呢。」韓必達道：「呆人固不肯做。如果遇了狡黠的一流。那就不可一概而論了。」他雖在牆上留了些足印。保險箱上留了一道劃痕。一時三刻人家那裏會知道。他爲什麼不敢來呢？而且他如果不留重來的地步。他爲何又把繩梯埋在籬笆下面啊？林君豪仍把頭搖搖道：「我總不信有這回事。」韓必達笑道：「你還不信麼？那我還有證據在這裏呢。」說着走到窗前。把那扇窗搖了幾搖。林君

豪定睛瞧着覺得沒有什麼奇異的地方問道。到底是什麼意思啊。韓必達不答又把窗鍵上了。然後又用手想去開了開來只見他悄然無聲的一舉手已把窗推了下來了。原來下面的窗早已弄鬆了。只要輕輕的一用力就可推了下來呢。然後回頭對林君豪說道。如何你已瞧見了麼。如果今天晚上他不預備再來爲何要如此呢。林君豪道。這話不錯。不過我總不明白他爲什麼要分作兩天呢。昨天又沒有人在這屋中。他儘可從從容容的行事啊。韓必達笑道。這個緣故我倒知道。你這個保險箱別的東西是開他不來的。我曾說過要用什麼東西可開啊。林君豪想了一想道。不是電鑽麼。韓必達

道。不錯。電鑽。但是要用電鑽須用綫搭在電燈上。將電流接上。如今我瞧你室中的電燈離開那保險箱沒有一盞在十五尺以內的。大概他所帶的線太短了。不能運用。所以失敗而去罷。林君豪纔恍然大悟。你這推測真是不錯。這樣看來他今晚一定要來的了。好好我就等着他和。他頑一下子罷。韓必達道。你真勇敢之至。我少不得也要幫助你一下。我倒想得了一個很好的法子。包教他身入囚籠。插翅也飛不去。你且聽着。今天晚上我和你同周長發各人伏在室中的一角。等到他一到來。我便呼嘯一聲。你們就把電燈換上。不是准可把他捉住麼。你如果以爲

危。險。那。我。還。有。個。辦。法。可。以。到。署。中。再。請。幾。位。偵。探。來。幫。助。呢。說。完。望。着。林。君。豪。靜。待。他。的。回。答。林。君。豪。躊。躇。了。一。陣。又。向。周。長。發。很。很。的。望。了。一。眼。韓。必。達。會。意。就。對。周。長。發。道。你。且。到。屋。頂。上。瞧。一。下。子。或。者。有。什。麼。賊。人。的。餘。跡。留。在。那。裏。呢。林。君。豪。也。露。出。一。種。很。不。耐。煩。的。樣。子。說。道。你。去。罷。周。長。發。聽。了。忙。走。了。出。去。韓。必。達。靜。靜。的。瞧。着。他。的。背。影。一。會。兒。纔。說。道。他。已。上。去。了。我。所。以。遣。開。他。乃。要。和。你。說。幾。句。話。深。怕。他。聽。了。去。呢。我。看。我。們。還。是。不。必。再。請。什。麼。偵。探。來。免。得。周。長。發。見。了。生。疑。反。爲。不。妙。如。今。只。要。你。好。好。的。注。意。他。就。是。了。等。到。晚。間。靜。伏。在。這。室。中。的。當。兒。我。也。照。樣。給。他。一。枝。槍。不。過。是。

沒。有。子。彈。的。那。他。就。無。能。爲。了。林。君。豪。道。好。好。就。是。如。此。辦。我。一。定。很。留。心。的。守。着。他。教。他。脫。身。不。來。沒。有。工。夫。去。通。知。那。賊。人。呢。韓。必。達。道。如。今。我。還。要。到。外。面。料。理。一。點。事。情。晚。間。十。點。鐘。准。來。的。不。過。我。要。吩。咐。你。幾。句。話。你。千。萬。別。走。近。窗。邊。屋。中。也。不。要。多。點。火。要。教。他。疑。心。你。一。家。人。仍。住。在。外。面。沒。有。回。來。纔。好。呢。所。有。僕。人。也。教。他。早。點。去。睡。爲。妙。說。完。走。了。下。去。管。自。去。了。林。君。豪。纔。從。屋。頂。上。把。周。長。發。叫。了。下。來。周。長。發。回。說。沒。有。瞧。見。什。麼。也。就。下。樓。而。去。誰。知。林。君。豪。却。暗。暗。在。那。裏。留。神。他。呢。到。了。晚。上。十。句。鐘。韓。必。達。又。從。外。面。掩。了。進。來。悄。悄。的。說。道。外。面。的。事。

已。安。排。妥。了。這。裏。也。有。什。麼。事。發。見。麼。林。君。豪。把。頭。搖。搖。回。說。沒。有。韓。必。達。便。同。林。君。豪。周。長。發。二。人。走。上。樓。去。一。壁。拿。出。一。個。電。筒。照。着。地。上。而。行。一。會。兒。到。得。那。間。室。中。韓。必。達。站。在。保。險。箱。前。低。聲。道。周。長。發。你。且。伏。在。那。張。檯。子。的。後。面。林。先。生。你。就。伏。在。那。張。沙。發。之。後。免。得。他。從。窗。中。逃。去。那。扇。門。就。給。我。看。守。罷。林。先。生。你。且。記。着。但。聽。得。我。呼。嘯。一。聲。你。就。把。電。燈。換。上。呢。說。完。又。在。袋。中。摸。去。了。一。陣。問。道。林。先。生。你。有。手。槍。麼。林。君。豪。口。中。咕。嚕。應。了。一。聲。韓。必。達。便。把。一。枝。手。槍。遞。給。周。長。發。道。那。麼。你。拿。了。這。枝。槍。罷。大。家。靜。靜。的。守。了。一。會。韓。必。達。又。說。道。周。長。發。你。且。到。對。面。室。中。向。馬。路。上。守。望。一。下。

在。這。裏。望。是。不。方。便。的。遇。到。形。迹。可。疑。的。人。你。千。萬。要。留。意。這。裏。有。我。二。人。守。着。當。不。要。緊。呢。周。長。發。一。聽。此。言。便。躡。手。躡。足。的。到。對。面。室。中。去。了。韓。必。達。便。又。走。至。林。君。豪。伏。處。低。聲。說。道。他。已。出。去。了。我。看。還。是。把。保。險。箱。中。的。東。西。移。藏。別。處。爲。妥。老。老。實。實。的。放。在。箱。中。終。覺。有。點。危。險。呢。林。君。豪。說。聲。甚。好。便。走。到。保。險。箱。前。韓。必。達。就。拿。電。筒。替。他。照。着。林。君。豪。隨。把。保。險。箱。打。開。拿。箱。中。所。有。貴。重。東。西。什。麼。股。票。啊。公。債。票。啊。金。磅。啊。鑽。石。啊。一。古。腦。兒。都。拿。了。出。來。韓。必。達。就。說。道。我。看。還。是。藏。在。耳。舍。中。那。口。衣。櫥。中。罷。那。倒。萬。無。一。失。的。林。君。豪。聽。了。十。分。贊。成。就。一。包。包。的。

都把來移藏衣櫥中了。事訖韓必達又把林君豪的衣裳扯了一扯就一同走進對面房中等到悄悄的走到周長發背後周長發不覺突的一跳迴身迎着二人回說沒有望見什麼韓必達道你如今且回到那面室中守在原來的地方讓我們在這裏望一下子罷周長發就悄悄無聲息的走了出去韓必達又低問林君豪道你也瞧見有人注視這裏的屋子麼林君豪向下望了一陣只見路燈慘碧照在當街偶有人在下走過但聞足聲蹙然逕向前去並沒有人略一駐足逗遛的便回答道沒有瞧見你呢韓必達道我也沒有瞧見靜靜的又望了好一會韓必達道我們如今回到那面室中去罷你且記

好了周長發這枝槍是沒有實彈的你只要注意王占魁就是了說着便回到室中韓必達道我們如今各守着各的地段別要離開等到那賊人到來纔好動手呢大家靜靜兒罷說完默然林君豪便走到那張沙發之後靜靜兒的坐在地上守着只聽得一句鐘一句鐘的過去并沒有一點可疑之聲看看東方將近發白了仍沒有一點靜動心想那賊人一定不來了倒不覺暗暗好笑起來那位大偵探真是一個無事忙在那裏活見鬼害得我倒也跟着他疑神疑鬼的鬧了一天一夜呢明天我定要嘲笑他幾句不一會天已大明了那賊人是不來定了林君豪纔

從。沙。發。後。面。走。了。出。來。大。聲。說。道。這。一。下。子。他。一。定。不。來。的。了。韓。先。生。你。說。是。不。是。啊。他。連。說。了。幾。聲。並。不。見。韓。必。達。回。答。忙。到。室。門。口。一。瞧。那。裏。有。韓。必。達。的。影。蹤。向。四。處。一。找。更。是。蹤。迹。杳。然。不。覺。目。瞪。神。呆。了。一。會。忽。又。大。叫。一。聲。突。的。奔。入。耳。舍。之。中。開。了。廚。門。一。看。只。見。廚。中。空。空。如。也。所。有。從。保。險。箱。中。移。藏。過。去。的。東。西。都。已。不。翼。而。飛。了。又。在。地。上。拾。得。了。一。張。紙。上。面。寫。道。凡。人。遇。着。一。樁。事。情。第。一。次。不。成。第。二。次。第。三。次。再。變。了。法。子。去。試。沒。有。不。成。功。的。哈。哈。王。占。魁。林。君。豪。這。纔。恍。然。大。悟。頓。足。叫。苦。道。我。中。了。那。廝。的。奸。計。了。氣。了。一。會。又。一。疊。連。聲。的。喚。周。長。發。周。長。發。睡。眼。朦。朧。從。檯。子。後。面。走。了。

出。來。過。來。問。道。什。麼。事。啊。林。君。豪。向。他。很。很。的。瞅。了。一。眼。道。蠢。奴。所。有。保。險。箱。中。的。東。西。都。已。被。賊。人。偷。去。了。周。長。發。聽。了。一。句。也。不。回。答。慌。慌。張。張。的。奔。了。出。去。一。會。兒。提。了。兩。包。東。西。走。了。進。來。道。還。有。點。東。西。沒。有。被。他。偷。去。呢。林。君。豪。倒。弄。得。莫。名。其。妙。起。來。忙。打。了。開。來。一。瞧。只。見。一。包。是。金。磅。一。包。是。鑽。石。首。飾。便。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周。長。發。笑。道。我。來。告。訴。主。人。罷。當。那。人。來。的。時。候。我。就。疑。心。他。是。歹。人。不。是。什。麼。偵。探。所。以。我。很。留。心。他。後。來。他。幾。次。三。番。的。調。開。我。我。更。疑。心。了。所。以。等。他。一。轉。背。我。就。偷。偷。過。來。竊。聽。他。對。主。人。說。的。說。話。我。都。聽。在。耳。中。於。是。我。打。定。

了。一個主意。一面見機行事。替主人看守這種東西。一面把他戲弄一下。後來等他保險箱中的東西移到耳舍中去後。我便偷偷走去掉了。一下包如今他不過拿去幾百枚的銅元和些種水仙花的石子。至於那種股票和公債票。主人儘可掛失在他手中。好如廢紙一般呢。林君豪聽了。連連稱讚道。看不出你倒有這種好計策。我這種東西的危而復安。失而復得。全出你之賜了。我真要重重的謝你。不過這種銅元和石子。一時三刻從那裏弄來的啊。周長發道。石子是耳舍中現成有的。銅元是在對面耳舍中。

取了來的。少爺放在那裏預備。又小麻雀用呢。林君豪笑道。原來如此。我可還有一句話要問你。方纔那假偵探初進來的時候。你爲什麼露着偏促不安的神氣啊。周長發道。這是我神經上突然的一種變動。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然總之。我這個人以前也不是什麼好人。不過如今改邪歸正了。林君豪道。這可不必講。他周長發你也見賊人留下的那張字條麼。他說。凡事一次不成。還有二次。三次。總要使他成功。如今他已嘗試過二次了。或者還有第三次的嘗試。你替我留心着啊。



鼠偵探

卓呆

我是上代祖宗傳下來就住在這屋中的住在這裏却沒有什麼好處不過搬開來更不好因為我們的領域都限定着不可互相侵犯看得非常神聖的凡是樑上族決不可住到溝中去所以不會像人類那麼在法庭上有骨肉相爭等事情并且沒有什麼爲着生活難爲着生死觀在那裏擔憂到處可以求食餌求住所因此很安心但

是食餌一層近來非好好警戒竟大有危險前天有一隻同類忽然不見了細細一尋死在隣家階上一定是人類給他吃的毒藥他不當心所以弄到這步地位不過我聽得往往人類的自殺也是服了這毒藥而死的豈不痛快呢最受累的是人家飼養着貓這家裏從前也養着當時我們只好帶了合族子孫避居他處後來貓被告化子盜了去我們就重新回來了這裏的人是人類的另一種族叫做小老婆伊只有一個人住着我也喜

歡。這。種。靜。的。人。家。人。類。凡。稱。偷。盜。同。類。的。品。物。
的。叫。做。鼠。竊。這。真。是。無。禮。失。敬。的。話。我。們。的。獵。
取。餌。食。乃。爲。着。要。活。命。是。自。然。的。行。爲。啊。從。我。
們。說。來。很。正。大。光。明。不。過。怕。生。命。有。危。險。所。以。
要。等。候。人。類。睡。靜。後。纔。肯。出。來。我。們。的。舉。動。也。
很。冠。冕。智。謀。也。很。敏。活。凡。既。經。取。得。的。餌。食。決。
不。肯。退。讓。的。那。小。老。婆。朝。晨。起。身。極。遲。我。們。正。
把。夜。來。的。活。動。收。歇。時。伊。方。始。打。掃。打。掃。出。去。
買。物。了。這。時。候。溝。中。的。短。尾。君。與。地。板。下。的。諸。
位。大。爲。活。躍。小。老。婆。回。來。時。香。氣。直。透。到。我。們。
的。天。花。板。中。伊。在。那。裏。煎。魚。烹。肉。了。不。曉。得。肯。
替。我。們。留。一。點。皮。骨。麼。吃。完。了。飯。小。老。婆。橫。在。
床。上。唱。唱。小。調。看。看。小。書。伊。一。天。到。晚。躺。着。不。

會。生。病。倒。也。是。奇。事。我。們。偷。使。一。天。不。在。天。
花。板。內。趕。這。麼。十。幾。趟。身。體。一。定。不。舒。服。了。
我。只。見。廚。下。地。上。留。着。的。當。真。是。方。纔。吃。剩。
的。魚。骨。肉。骨。我。暗。暗。去。啣。了。回。到。巢。中。休。息。
一。下。下。面。唱。小。調。看。小。書。的。玩。意。兒。也。停。了。
在。那。裏。把。西。瓜。子。陳。皮。梅。亂。吃。咧。忽。而。門。聲。
一。響。有。人。叫。道。奶。奶。要。磨。刀。麼。切。菜。刀。剪。刀。
剃。刀。……這。是。粗。大。的。男。子。聲。音。小。老。婆。便。
拏。東。西。出。去。叫。他。磨。歇。了。一。下。我。竟。被。小。老。
婆。很。高。的。聲。音。一。嚇。伊。叫。道。你。欺。侮。我。家。裏。
只。有。一。個。女。人。麼。切。菜。刀。剃。刀。小。剪。刀。三。樣。
東。西。磨。磨。就。要。八。角。錢。麼。買。也。買。得。動。了。那。
磨。刀。人。答。道。買。是。我。不。曉。得。磨。錢。我。要。八。角。

不能。少。了。小。老。婆。說。放。屁。東。西。我。也。不。要。了。送。給。你。罷。好。得。已。經。舊。了。你。不。妨。拏。回。去。磨。刀。人。說。我。是。靠。磨。了。刀。吃。飯。的。要。這。刀。何。用。二。人。只。管。在。庭。中。爭。鬧。我。暗。想。不。知。是。個。何。等。樣。的。人。從。天。花。板。小。孔。中。看。時。這。磨。刀。人。目。光。很。可。怕。總。之。在。人。類。中。一。定。是。屬。於。凶。暴。的。部。類。的。我。不。要。被。他。瞧。見。了。捉。去。烹。來。吃。啊。急。忙。將。身。體。縮。到。裏。頭。些。再。看。時。那。磨。刀。人。微。微。一。笑。說。奶。奶。給。我。喝。一。點。水。說。罷。就。走。到。裏。頭。自。來。水。旁。邊。取。水。喝。了。幾。口。抬。頭。對。我。睨。視。着。神。氣。實。在。怕。極。後。來。二。人。不。知。怎。麼。了。結。的。磨。刀。人。去。後。小。老。婆。還。是。口。中。不。停。的。亂。吃。漸。漸。近。日。暮。時。分。了。小。老。婆。換。換。衣。服。又。出。去。咧。鎖。了。門。託。付。

了。隣。家。而。去。其。時。便。是。我。們。的。世。界。了。現。在。若。是。得。到。些。好。的。食。物。也。大。可。以。支。持。幾。天。的。糧。食。啊。一。看。恰。巧。米。桶。蓋。沒。有。蓋。好。我。們。的。同。類。都。在。那。裏。鬧。搶。米。風。潮。一。回。兒。小。老。婆。回。來。了。買。了。許。多。什。麼。香。水。香。粉。雪。花。膏。等。對。着。鏡。子。梳。了。一。下。頭。髮。再。把。白。的。東。西。塗。在。臉。上。唉。人。類。真。太。費。手。脚。了。上。了。燈。伊。獨。自。喝。酒。時。門。聲。響。了。進。來。的。是。年。輕。人。聲。音。一。定。是。那。小。白。臉。了。常。常。在。他。來。的。時。候。小。老。婆。總。是。做。出。一。種。很。怪。的。聲。音。來。的。什。麼。緣。故。呢。我。不。明。白。他。究。竟。是。何。人。兩。個。人。一。談。話。鄰。家。聽。得。了。聲。音。主。婦。就。對。主。人。指。隔。壁。說。道。滑。頭。又。來。了。怎。麼。不。會。撞。到。的。呢。

二人相視而笑。什麼叫做滑頭呢？小老婆與滑頭到了房中，竟與小孩子一般的嬉戲着。我看得生氣了，便在天花板上學着鄰婦喝道：「怎麼不會撞到的呢？」小老婆一聽，喜道：「聽得老鼠叫，一定有喜事說罷。」去拏一柄小刀來削梨，不料一不留心，割破指頭了。我想這是喜事麼？滑頭一見，非常擔心，替伊用布條縛好。再三問伊痛不痛，這是一點小傷，打什麼緊呢？滑頭又把自己指上染着的血用紙揩拭乾淨，後再問伊道：「今夜行不行？」伊說：「老頭兒麼？恐怕今天還不回來咧，就是回來了，也不打緊的。」滑頭說：「但是我很擔心，小老婆道：『你爲何如此胆小？若是來了，你可以暫時躲在後房，我再用方法來趕他回去。』」

老頭兒真討厭，最好是今夜不回來。啊，滑頭道：「恐怕不見得罷。」二人正在談天，有人叩門了。門外叫着二人，一聽，很爲驚慌，滑頭躲入後房，小老婆開了門，到底是老頭兒提了一隻大皮包，說道：「剛從火車上下來，這裏一包東西是買給你的，有酒麼？」他坐下來，小老婆就給他喝酒，我看看老頭兒頭頂上頭髮也沒有一根光得亮晶晶，他怎麼不稱滑頭呢？老頭兒喝了一杯，聽得了樓上的聲音，驚問：「是什麼？」小老婆陪笑道：「是老鼠近來鬧得不成樣子了，一定要養貓纔好，你去覓一隻來罷。」這小老婆真血口噴鼠，冤枉冤枉，老頭兒說向人家討一頭小貓罷，說完立起來道：「今

天我纔回來事情很忙。明天來暢談罷。小老婆道呀，你還要回去麼？怎麼不宿在此地呢？叫我好不乏味啊！我一聽覺得人類實在太會說謊。小老婆不是方纔罵過老頭兒的麼？此刻一見又拍他馬屁，那一面是真話，竟難以判斷。老頭兒臨走又說：近來外面盜賊很多，你把門戶當心些。他去後，小老婆將後房的滑頭叫出來，說道：真一嚇啊！我當是不會來的那裏，曉得突然回來了。對你不起，滑頭恨道：什麼對我不起？你還要叫他今夜宿在此地，咧！他若宿在此地，你打算將我怎樣？叫我一個人在後房黑暗中凍餓一夜，麼？豈有此理？小老婆忙道：你怎麼起了疑呢？我在這種時候，非這麼說法是很難敷衍。

過去的啊！滑頭道：你去敷衍罷！你心裏的念頭，今天一不當心，從口中漏出來了。我在此做什麼？我永遠做不能見天日的人麼？滑頭怨恨起來了。他說不能見天日，但是我們一世不見天日，也很有趣啊！豈料不知什麼緣故，風雲漸漸緊急，滑頭更激烈，竟不容易平他的怒氣。後來聲音愈加高了，說道：我倒上了你許久的當，我總有一天要結果了你的性命。纔肯干休。小老婆安慰他道：你怎麼如此生氣呢？我得罪了你，由我來賠罪，便了滑頭道：誰再來睬你？說完就此去了。小老婆呆坐在床前，默默思這宛如暴風雨後的沈默。鄰家夫婦聽了這一場吵鬧，也很驚異。小老

婆歇了一回。獨自上床睡了。夜深後鄰家的人似乎已睡。大約各處的人都睡了。正是我們同胞出來做事業的時候。咧後門口輕輕有聲息。這是什麼。難道是我的大敵貓先生光降了麼。我躲着竊視。倒也不像有這種形勢。然而我還是很不安。向後門處看時。原來一個很大的人類向牆上跨過來了。他一着地。蹲了一回。聽聽動靜。然後立起來。探望裏頭也沒有要向我加害的意思。我便放心。看他的行動。他到廚下去了一去。就走上樓梯。來到小老婆房中。了手裏明晃晃的是那白天磨過的切菜刀。啊。他帽子戴到眉毛上。面孔看不清楚。這人類也是爲着要活命。纔做出自然的行爲。來到此盜飯米麼。

來侵犯我們的領域麼。小老婆很驚慌的跳起來了。面無人色。渾身亂顫。那人把刀一揚。說你要開口就送你的命。我其時嚇得莫明其妙。只見小老婆突然被這男子弄倒了。我怎麼不驚。我與小老婆住在一間屋內。自然向伊表同情。小老婆用力的手足亂動。到底敵不過這巨大的男子。我實在忍不住。便到鄰家壁際高聲叫道。不好了。你們快醒。小老婆要被弄死。咧。我用盡平生之力。叫着鄰家夫婦。鼻息如雷的。總也不醒。人類的貪睡在危急時。真不便啊。這大漢凶惡殘忍極了。小老婆細細對他臉上一看。驚道。噯。你就是……其時很快的。切菜刀已刺到小老婆頸。

中小老婆嗚的一聲就此死了。可怕啊！我糊糊塗塗縮進去。咧！小老婆被他殺死了。我雖縮到了巢中，又想這慘酷的人，不知再做些何事。到要看看我再出來時，他喘喘的在自來水旁用水洗去手上之血，然後將腰間掛着的一塊髒污手巾拏來揩手，揩臉。他忽然看見那邊有一瓶酒，他便去了塞子，連飲幾口，再回到樓上，開抽屜，也用那手巾襯着指頭，拉抽屜的環，裏頭取出銀錢、指環、錶等一齊納入懷中。他臨走還對那屍體瞧了一眼，徐徐由大門出去了。小老婆死得好慘啊！渾身是血，刀也浸在血中，一陣陣血腥氣，難受極了。人類真沒用啊！我們看了同胞死在鐵的機關上，覺得人類也沒有什

麼兩樣。我心頭亂跳，回到巢中，同伴們也都勞動完畢，陸續回來。咧！大家把凶惡的人類談了一回，就各自入睡。明天，朝晨熱鬧極了。起初來的是巡警，後來警官來了，醫生也來了。偵探也來了。我很希望早早捕得犯人，可以安慰小老婆的亡魂。啊！寂靜的屋子，忽而大鬧。我在天花板中看時，庭中附近的男女們擠滿着，議論紛紛，聲音很雜。後門牆上的蛛網破了，定是昨夜犯人跨進來時撞破的。並且後門上端有微微的指紋，留着那邊還有犯人的。一種臭味，沒有散咧。偵探也到後門處去調查過，醫生把屍體檢查完。咧！我最恨這醫生說什麼。我們鼠類是瘟疫的媒

介。都是他造出來的。我與他是不共戴天之仇。一面偵探在抽屜環上刀柄上撒了粉。一看以爲凶手的指紋可以看得出了。話雖如此。也是無用刀柄上全是血。抽屜環上是用手巾櫛過的。唉。他把粉撒得太多。將手巾上一種手垢的臭氣也要消滅了。啊。大家得不到什麼。很爲失望。實在沒有留心。後門處啊。犯人飲酒時。手摸到酒瓶的瓶上一撒粉。豈不好呢。我便向地板下的朋友說。昨夜吃驚了。你看陰溝處角裏有血膏粘着。這許多人一個也沒留心到。啊。人類真是笨東西。我再看時呀。奇了。那不是昨夜滑頭。揩指上血的紙麼。他們拾到了。很喜歡着。不錯。紙上有很清楚的指紋。噯。老頭兒被衆人盤

問着。鄰家的主婦也被他們盤問着。伊說滑頭相罵時。曾說要結果伊性命的。大家就以爲犯人定是滑頭了。唉。鄰家的主婦你爲什麼如此亂說呢。他們竟把樓上滑頭揩手的紙上得了指紋。斷定犯人是滑頭了。爲什麼不調查死人指甲內的污垢呢。小老婆按在地上。時用手抓過。凶手臉上的啊。忘了。忘了。桌上的剃刀。剪刀。還是昨天放着。沒有動過。咧。把他嗅嗅。一定還有些磨刀磚上的泥臭。留着。再把指紋與蜘蛛網和抽屜環上的臭氣一起合起來。那就什麼人是凶手。也可以推定了。可憐他們不會會悟。我好不焦急。啊。人類與其把無用之事去消費時刻。何不研究

研究我們鼠族的言語。那就屋內犯罪立刻可以解決了。哎。滑頭被偵探捉來了。昨天的神氣早已消滅。只是恐怖不安。臉色很青。一個有鬚的警官把鄰婦的證言和紙上的血指紋做了。根據很嚴重的將滑頭詰問不錯。昨夜說結果性命再加有了血指紋做材料。無怪要受嫌疑。咧。可惜這種推論在出發點就誤謬了。他們竟一點不醒悟。將滑頭斷定是凶手。滑頭受了冤枉。自然要辯。老頭兒恨恨的在旁邊看着。於是他辯也無效。悄然拘去。咧。沒有一人去查看。後門和酒瓶剪刀剃刀偵探們將手上的髒污在自來水旁去洗淨。環上的臭氣也消滅了。諸人就此退出。我真莫明其妙來。搜查證據的反。

把證據消滅。照這樣子。什麼時候可以替死。在地下的小老婆雪冤呢。所以人類社會的事情不可解的居多。啊。從此經過了數日。有一天隣家夫婦正在那裏談天。我湊過去聽時。只聽得主婦說。你沒聽得人家講麼。殺死隔壁小老婆的凶手。還不肯招認實情。咧。真倔強極了。我聽了此話。好不憤慨。咧。他沒有殺人。怎麼好招認。我便叫道。你們的念頭錯了。那主婦一聽。也不做聲。把吃剩的糕收拾起來。咧。當真人類這件東西。實在很不可信賴。啊。廣大的世界中。只有我是目擊實狀。詳知犯罪真相的可笑。竟沒有一個人來問我。蜘蛛網依然破着。在風中亂吹。門外喊削。

刀磨剪刀的聲音。後來門外也仍舊聽得到那很髒的手巾還掛在他腰間咧。

竊鞋

恥痕

小克林早晨起身。忽然失去一隻鞋。他母親道。想是給耗子啣去了。小克森道。我家素來沒有耗子。這必是那個藏了起來。和弟弟開玩笑的。他的最小一個妹妹阿荳也說道。是的。這藏鞋的人。我還曉得呢。小克森道。是那個。快說出來。讓我去捕捉。阿荳道。就是大姊姊。他母親道。你怎的曉得是他。你可曾親眼看見嗎。阿荳道。我雖沒有看見。却有確實的證據在這裏。說着便俯身在牀面前拾起一片紅花瓣。給他母親瞧道。昨天姑母家送來的花。只有一枝紅的。不是大姊姊搶去戴的嗎。這花瓣就是他頭上掉下來的。那麼這鞋不是他偷還有誰偷呢。小克森還不大相信。喚他大姊姊來一問。果然是他使的促狹。



最後之勝利

(協作探案之六)

程小青

我在早餐席上接到凱蒂的電報約我十點鐘去見伊我却緩緩的等到十一點鐘才到伊寓裏伊一見我悻悻的狀態便道「聶格耳你爲什麼這樣並且耽擱了一個鐘頭莫非就爲着我和賽爾斯伯爵昨天晚上一同在戲院裏的緣故麼」我仍冷然答道「不但昨晚前天晚上你們也不是一塊兒在萊義拉音樂會中麼」凱蒂答道「不錯並且我還和伯爵跳過五次舞這想必你也一定知道的」這時候我覺得臉頸都熱灼心坎中的妬火不期然燃燒起來因道「你已經承認他是一個好同伴了但你可知道外面人對於這賽爾斯伯爵的傳說有許多不入耳的話麼」凱蒂伸手撫摸着伊的下頰答道「我知道的他簡直是歐洲的一個亡命客但這個題目我們還是不談爲妙」我發怒道「既然如此我却還聽得人說你有

意思嫁給他。這話可確實麼？」凱蒂緩聲道：「確的。我恐怕我真要嫁他。因我已應許他了。」這句話一進我的耳朵，我的心房的跳動幾乎突然停止，低垂着頭，再也沒有話說。凱蒂忽作安慰聲道：「我的可憐的孩子，我來解釋給你聽。這原是一種計劃，須知你是一個有名的劍師。德利富却是專門爬高的人。我在祕密職務上也略略有些門徑。我們三個人所以團結的目的無非想借此生利。現在我這一個計劃原也是生利的。不過太冒險些兒。這時德利富既不在這裏，我所以請你來幫忙。那個賽爾斯伯爵在倫敦已經幾月，我起初不注意他，可是他却發狂似的屬愛於我。他本是土耳其的康司坦人，在那康司坦的南境就是那小小的一個凡爾沙國伯爵。因着政治上的關係犯下了一種罪，所以他本國的警察們竭力要想捉他。他因此逃走出來，但警察們還不甘心，一路上跟在後面，無論活的死的一定要把他拏住了。才罷，這不是我的理想。一部份已經經我證實，因為那個追蹤伯爵的人叫做杜包，而我起先本來認得的，他跟了伯爵到倫敦來。後來就來見我，告訴我賽爾斯伯爵在他本國犯了罪逃出來的，他很傾心於我，所以我如果能夠將伯爵誘進了土耳其的康司坦境界，以便杜包而可以有權將他捉住，那我就可以得到三萬鎊賞金。這賞格的數目果然不小，在我也並不費

多。大。的。智。力。只。消。和。伯。爵。假。意。殷。勤。將。他。誘。到。了。他。本。國。的。疆。界。我。的。責。任。便。了。但。仔。細。一。想。伯。爵。不。是。愚。漢。我。是。否。可。以。使。他。墮。我。術。中。真。是。難。說。假。使。他。果。真。着。了。痴。魔。因。著。愛。我。的。緣。故。跟。我。同。去。在。我。却。有。些。過。意。不。去。我。因。此。回。絕。了。杜。包。而。的。請。求。完。全。不。預。聞。這。一。件。事。誰。知。昨。天。晚。上。我。和。伯。爵。在。戲。院。觀。戲。他。和。我。同。坐。一。個。包。廂。當。第。一。幕。完。畢。戲。臺。上。下。幕。的。時。候。他。忽。然。發。一。種。出。我。意。外。的。問。句。道。『女。士。杜。包。而。教。你。引。我。到。康。司。坦。去。他。允。許。你。多。少。酬。謝。呀。』我。暗。吃。一。驚。面。孔。上。却。並。不。流。露。便。也。很。輕。淡。的。答。道。『三。萬。金。磅。』他。微。笑。道。『這。數。目。果。真。不。小。但。你。怎。麼。樣。回。答。呢。』我。冷。然。答。道。『我。已。拒。絕。了。』他。作。詫。異。狀。道。『唉。爲。什。麼。呢。』我。說。道。『我。不。喜。歡。談。這。個。題。目。別。多。談。罷。』他。忽。道。『但。假。使。我。請。求。你。接。受。杜。包。而。的。計。劃。你。又。怎。麼。樣。』我。覺。得。很。奇。怪。不。知。他。這。話。有。什。麼。用。意。他。繼。續。道。『你。不。是。因。爲。我。知。道。了。這。事。的。內。幕。覺。得。奇。怪。麼。須。知。杜。包。而。既。然。監。視。我。的。舉。動。我。也。在。暗。中。監。視。他。我。原。不。是。沒。有。朋。友。的。啊。其。實。除。此。以。外。我。知。道。的。事。還。有。許。多。譬。如。我。雖。然。用。了。海。水。般。深。的。愛。情。愛。你。你。却。絲。毫。沒。有。還。報。我。至。於。你。所。以。時。常。和。我。交。際。那。就。爲。著。你。覺。得。我。爲。人。很。是。注。意。並。且。你。的。經。歷。既。多。也。沒。有。畏。懼。我。的。意。思。所。以。坦。然。和。我。交。接。』他。停。了。一。停。把。

很。懇。擊。的。眼。光。向。我。注。著。又。把。一。隻。手。放。在。我。的。手。上。接。續。道。『我。願。你。接。受。杜。包。而。的。請。求。你。不。要。怕。我。不。跟。你。去。只。須。你。對。我。說。』我。願。在。你。的。本。國。康。司。坦。境。中。和。你。結。婚。』那。我。決。不。拒。絕。一。定。跟。你。回。到。我。的。禁。地。中。去。因。為。這。種。機。會。我。求。之。不。得。無。論。如。何。我。都。願。冒。一。冒。險。到。了。那。裏。我。允。許。勾。留。六。個。鐘。頭。在。六。個。鐘。頭。中。我。若。使。萬。一。僥。倖。那。你。應。當。和。我。結。婚。否。則。那。筆。賞。金。你。當。然。可。以。領。受。須。知。杜。包。而。和。他。的。同。黨。憑。著。全。力。監。守。我。他。見。我。一。踏。到。我。本。國。的。境。界。他。們。所。佈。置。的。羅。網。勢。必。立。時。緊。張。攏。來。將。我。捉。去。如。果。如。此。我。雖。矢。敗。落。到。他。們。的。手。中。但。你。却。便。可。以。安。然。領。那。三。萬。鎊。的。獎。金。你。為。什。麼。不。試。一。下。呢。』說。到。這。裏。第。二。幕。已。經。上。場。樂。聲。既。張。我。們。談。話。的。聲。浪。就。也。停。止。我。於。是。暗。自。回。想。這。一。種。情。境。可。以。算。得。絕。無。僅。有。的。我。怎。麼。樣。應。付。他。呢。三。萬。鎊。果。然。不。是。小。數。況。且。杜。包。而。的。目。的。又。非。常。堅。決。無。論。生。死。一。定。要。把。伯。爵。捉。住。那。麼。他。既。允。許。在。康。司。坦。境。中。勾。留。六。個。鐘。頭。這。六。個。鐘。頭。之。中。他。果。真。能。夠。逃。去。警。察。們。的。羅。網。麼。就。情。勢。而。論。顯。然。不。是。容。易。但。萬。一。他。有。什。麼。計。畫。脫。身。那。時。我。弄。假。成。真。未。免。有。些。畏。懼。並。且。據。所。傳。的。歷。史。又。瞧。他。對。於。我。這。樣。的。熱。愛。不。怕。危。險。竟。願。以。身。嘗。試。也。顯。得。他。是。一。個。果。敢。深。謀。的。人。那。麼。我。不。是。太。冒。險。麼。這。時。臺。上。的。黑。幕。又。

下賽爾斯伯爵又繼續道：「我告訴你，康司坦的警察們爲什麼要捉我，就因我的愛國熱度太高了。我國中有幾個高位執政的人，正打算把一塊南部的領土賣給凡爾沙國。我竭力反對這一件事，不消說他們要注目我了。不料那內幕中一個主動的人，忽而暴斃，他們就疑心我有什麼陰謀。我一時敵不過他們，並且爲自由計便逃出來了。至於此番，我實在愛你，情願把我的性命下注做一個輪贏，即使不幸我自投羅網，我也決不怨你，但換一方面想，我如果有一線幸運到底不落，他們的掌握你也應當發一些體諒的心，照約在我進了康司坦境界的六小時中嫁我，你真能夠領會我的意旨麼？」他的說話既畢，彼此靜寂了一回。末後我說道：「假使我接受你的計劃，我可能通消息給杜包而麼？」他立即應道：「那當然可以的。不過我們到明天晚上從這裏動身以後，他用什麼樣的方法對付我，我只能聽他去計劃。你不能再顧問了。」凱蒂的說話停止了。伊把很倦疲的眼光瞧着我，我似乎等我答覆。我又問道：「那麼，你可是接受了這個詭計麼？」凱蒂道：「正是。今天晚上我就要和賽爾斯伯爵離去，英倫回到他的本國去。這事杜包而也知道了。他已準備一切，但你爲什麼這樣驚慌？不是要滅殺我的勇氣麼？」我作哀懇聲道：「凱蒂，你明白些罷。無論三萬，即使半百萬鎊的獎金，難

道。竟。值。得。冒。這。樣。的。險。麼。」凱蒂道：「你不要偏向這一方面着想。我從別方面瞧，却很樂觀。今天晚上杜包而已預備妥當，真像打獵的人縱鷹放犬預備追擒他的獵物，但萬一失着，捉不到賽爾斯伯爵，那我當然也不得不預備一種方法。因此之故，我特地來請你商量一下。現在我請你跟我一同去，你大概知道康司坦境中劍術是很流行的，你的技能到那裏自然有用。但你須記取一事，就是你不能把伯爵的舉動傳給杜包，而知道因為這一節，我已和賽爾斯伯爵約定了一。我仍舊不贊成伊搖頭辯道：「我以為無論如何，你應當和他解約，否則你要失敗的。須知這伯爵是一個著名的亡命客，他既敢將性命作注，勢必早有成算，一定可以得你無論那些警察，即使我跟你去自問也弄不過他。凱蒂請你爲着我歷年來對於你的愛情，把這危險的成約毀掉了罷。」凱蒂低聲道：「可惜太遲了。」我當然再沒有話說。半點鐘後，就和伊分別到了薄暮時分，我已坐在火車裏面，從却林克洛司車站出發了。

下

我在那狹隘的徑道上，續續進行，徑的兩旁種滿著松林，直望竟不見盡端。夜色迷濛，已逐漸籠罩下來，除了松針上的殘雪零落以外，四望都不見什麼。無聊中，我追想那車夫告訴我的

幾句說話道：「出了松林約摸二百步外便見路的左旁有一個木十字架從那裏向右距離一彈之遠便是那叫做「紅狼」的小客寓哩。」這就是「紅狼」客寓的地點我預備到那裏去和凱蒂會面原來我跟凱蒂離了倫敦一直來到康司坦的邊境路上我和伊只見了一二次面但也並沒有交談的機會直到經過了凡爾沙境伊才設法傳一個信息給我那信很簡短顯得伊是在匆促中寫的信道：「後天晚上在松林外的「紅狼」客寓裏見我。」這一個短信伊留在我所寄寓的旅館中伊自己却和賽爾斯伯爵一塊兒先走我就明白這個「紅狼」客寓一定就是伯爵的藏身所在他踏到了康司坦境想必就預備什麼隱藏的方法逃進了那個客寓裏去既到那裏他也許就要實施他的狡計和凱蒂結婚他允許在那禁地勾留六個鐘頭在這六個鐘頭中他只須隨時掩蔽一來一往不被杜包而的爪牙所得等到最後的時間他的計謀便可以成全但這時候他已經成全了麼按時間而論他這時一定已和凱蒂在「紅狼」客寓裏了大概不到半夜他如果不落杜包而的手一定就要在那裏和我心愛的人行婚禮了我且思且走早已出了松林走近了那客寓的面前我見寓前有一條小河境地非常幽寂忽聽得有一種長簫的聲音從那樓上窗口裏透越出來我定睛順著那方

向。瞧。時。見。有。兩。窗。並。列。一。扇。已。經。破。舊。窗。下。有。一。棵。枯。朽。的。木。樅。那。樅。籐。上。却。有。一。朵。新。鮮。的。紅。玫。瑰。花。我。走。近。一。瞧。暗。暗。詫。異。道。『這。花。可。是。凱。蒂。故。意。丟。在。那。裏。給。我。瞧。的。麼。伊。想。必。就。在。那。吹。簫。的。室。中。了。』接。著。我。便。推。開。客。寓。的。門。踱。步。進。去。定。睛。一。瞧。見。那。廣。室。中。共。有。四。人。靠。近。火。爐。面。前。有。一。隻。長。桌。有。兩。個。人。在。那。裏。著。棋。另。有。一。人。靠。在。火。爐。沿。上。眼。瞧。著。著。棋。的。人。他。見。我。進。去。回。身。招。呼。我。道。『先。生。好。呀。』我。也。操。著。土。耳。其。話。回。答。了。一。句。他。忽。然。笑。道。『唉。你。是。英。國。人。你。可。承。認。麼。』我。鞠。躬。應。道。『正。是。我。承。認。的。』那。人。就。叫。一。個。穿。黑。衣。戴。闊。邊。帽。的。著。棋。人。道。『弗。立。士。這。裏。有。一。個。英。國。人。他。可。以。平。停。我。們。的。爭。端。了。』又。回。頭。向。我。道。『先。生。我。們。有。一。首。英。國。詩。詩。的。名。目。彼。此。爭。持。不。下。那。詩。中。有。這。兩。句。道。』二十。個。勇。敢。活。潑。的。好。漢。幽。禁。在。那。幽。暗。的。牢。裏。他。們。摩。弄。他。們。的。鏈。子。又。把。名。字。刻。在。石。壁。上。面。但。他。們。到。底。沒。有。一。個。逃。走。』先。生。你。可。知。道。這。首。詩。到。底。叫。什。麼。名。字。』我。竟。不。知。道。只。搖。了。搖。頭。那。人。作。失。望。聲。道。『唉。弗。立。士。真。不。巧。他。不。能。告。訴。我。們。』那。個。神。學。學。生。裝。束。的。弗。立。士。答。道。『別。多。說。你。靜。止。些。罷。』他。說。這。話。臉。上。顯。一。種。不。快。的。神。色。好。似。他。的。棋。子。要。輸。了。我。就。在。火。爐。的。一。旁。揀。了。一。個。位。置。又。吩。咐。取。一。杯。酒。來。更。瞧。那。個。和。弗。立。士。著。棋。的。對。手。乃。是。

一個軍官裝束的人。頭上戴一頂皮帽。藍色的外褂。差不多拖到那足跟上的鐵馬刺椅子背。後支著一把軍刀。我瞧他的神情。完全注在棋上。對於那兩人的談話。似乎完全不加理會。還有那第四個人。却坐在室隅的一堆草柴上。兩條腿直僵僵的伸在地板上。他那低垂的頭。在那裏東搖西擺。彷彿正自打盹。其實他不是睡。却是醉了。因為我見他的兩隻呆定的眼睛。明明張得很大。並且還向左右瞧視。實際上却分明瞧不見什麼。他的足旁有一隻大袋。當他的身體搖動的時候。他的足不時觸在袋上。袋裏面便發出一種碎瓷擊觸的聲音。似乎那是一個小販。一進醉鄉。將他自己的貨物都弄壞了。向那正門的對面。另有一扇小門。似乎是上樓的通道。因為那悠揚的簫聲。就從那門裏送下樓來。那個穿黑衣的神學學生。把手自支著下頰。等他的對手下棋。忽喃喃自語道：「我看賈師潑牧師的吹簫。倒很在行呢。」這時那最先和我招呼的人。已從他們旁邊走開。緩緩在室中踱著。嘴裏喃喃的背誦那幾句二十個好漢的詩句。一回兒忽走近我前。搓著兩手說道：「先生。我實在很愛這一首詩。」又接著道：「其實我自己也曾做過幾首短詩。」我勉強點了點頭。只不答話。他又走過去了。我因追想我方才聽得的名字。就是賈師潑。牧師。這樣看樓上。除了凱蒂以外。還有一個吹簫的牧師。那賽爾。

斯伯爵呢想必也一塊兒在樓上了。但他既在樓上一定已佈擺妥當。那麼未來的結局到底怎麼樣呢？我一壁思忖一壁閉著眼睛假作打盹的模樣以便掩藏我的真相。忽聞那個穿藍衣的軍官喊道：「唉！我第二次勝了！」那神學學生聳肩道：「儘你勝罷，誰在心上呢？」又瞧了他腕上的手表打呵欠道：「還有一個鐘頭。賈師潑牧師的調子諒必要變成結婚曲了。我想這一齣把戲伯爵一定可以佔勝著哩！」那軍官忽喝了一聲不許他多話。同時回頭來向我瞧瞧。黑衣學生也跟著他的目光瞧我。我仍閉目垂頭保持我打盹的狀態。正在這時忽聽得碎礮的聲響震人耳鼓。原來那屋角的醉漢忽而又用力踢他的貨袋。這一踢不知又碎了多少東西。引得兩個着棋的人都笑起來。只有那做短詩的詩家並不發笑。却厲聲說道：「我們應當把這一隻豬趕出去，使他領略些冷夜的滋味，以便他清醒些兒。」我仍低頭無言。但回想黑衣人的說話心中已很明白。還有一個鐘頭賽爾斯伯爵就要履行他的約了。這幾個人不消說多是他的朋友。特地來幫助他的。最可恨的就是那個沒用的杜包。而何以至今還沒見面。伯爵既然進了康司坦境界已經五個鐘頭。杜包而怎麼這樣顛預還不來動手捉他。難道他沒有得到信息不知道伯爵藏在這裏麼？此刻只剩了最後的一個鐘頭。若使杜包而再

不到來。凱蒂勢不能不做伯爵的犧牲。和他成婚了。我正在焦灼的當兒。忽聽得那簫聲中吹出一種婚曲。不是他們已在那裏行婚禮了麼？我的心房中突突跳着。可是也沒法阻止。這時忽記得松林的那邊有一個電報局。我若使立刻去打一個電報給當地的警察們。叫他們快來捉拿伯爵。不是還可以挽救麼？一轉念間。又覺得凱蒂已允許伯爵。不能將消息通告追捕的人。這話凱蒂曾和我說明。我也應允遵守的。現在我去報告。豈不是食言麼？這一個回想。只在一瞥之間。立即被我打破。因凱蒂是我的愛人。伊此刻的地位。既已十二分危險。我何必再拘拘成約。坐失機緣呢？於是我立起身來。假裝着緩慢的態度。向室門走去。那個詩人忽又招呼我道：「先生。你此刻還想出去。顯得你實在是這地方的生客。外面的風大得可以裂石。並且那狼先生們又都在這個時候出來覓取他們食物。」我不由的站住了。從眼角中瞧去。那兩個着棋的人也似乎準備要立起來的樣子。我因鞠躬回答道：「這說話當真不錯。謝謝你指教我。」他們可是懷疑我麼？或是已窺破了我的目的麼？但無論如何。我已沒有出去的可能。從情勢上瞧我。如果冒險出去。這三個人一定要動手阻止我的。那麼我怎麼樣呢？等警察們自己來麼？那簡直是夢想。我回到了原座。覺得一分一分的時間。在恐怖中過去。心中說不

出的難過。那個泥醉的小販。這時候索性把身子橫躺在草柴上面。鼾聲呼呼。像豬叫一般。樓上的簫聲忽然也停止了。那神學學生忽低聲笑道：「我們伯爵的婚禮諒來已完成了。」我暗想：這時候再不能等待。不如拼着性命奔上樓去。和那廝決一個生死。這一個思潮在腦室中發生以後。還沒有傳到四肢的肌肉。忽而我眼見一種異象。竟使我的呼吸幾乎停止。原來那草堆上的醉漢手足緩緩蠕動。正向着那通樓梯的室門爬去。他的眼睛滿含着驚駭的神色。一壁前進。一壁偷睨着其餘的三人。似乎防他們破露他的動作。這個人是誰。原來就是杜包。而那時他已知道我覺察了他的舉動。我們的目光彼此一接。我就覺得他暗示我不要聲響。他繼續的進行。真像貓奴一般。絲毫沒有聲音。我倒很替他擔憂。預料他沒有進門。未免就要被那三個人覺察了一回。他已爬到門口。便輕輕把門推開。一霎眼間已爬了進去。我於是才回復呼吸。約摸過了五分鐘。但在當時竟好像過了幾個鐘頭。忽而那個詩家旋轉頭來。發見了那個走失的人。他作驚皇聲道：「那個醉狗往那裏去了。」說着疾忙把一隻手伸到衣袋裏去。兩個着棋人也同時立起身來。那神學學生將他莊嚴的黑色外褂向後面掀了一掀。怒目注在我的面上。我假做沒有瞧見。便向那草堆跳去。似乎要瞧瞧那個小販是不是藏在

草堆後面這一跳我已和那軍官椅背後支着的那把佩刀接近了六碼的距離我那做詩的朋友也早已奔到通樓的門口手中執着一把長桿的手槍大聲呼道「你們到這裏來」這正是吃緊的當兒我仍很從容的接口道「你們不是要尋那個小販麼他在五分鐘前從前門出去了」軍官答道「不會出去的」說時伸手按在椅子背上似乎要取他的軍刀我又道「確實的你瞧他不是還在窗口外面瞧你麼」這一句謊話三人中只有一個人聽信就是那個詩家他奔到窗口接連放了兩槍把玻璃都打得粉碎那軍官却並不回身只俯身下去取刀我乘他不備一脚把椅子踢倒立即將刀奪在手中他知道中計就舉拳猛撲過來我已來不及拔刀只將刀柄在他額角上猛擊一下口中還婉聲說道「先生恕我鹵莽」他吃了一記兩臂一揚身子失了重即便仰面跌在地上動都不動同時我聽得樓板上兩種聲音第一種似乎有一個人跌倒下來第二種就是那凱蒂的慘呼我心中正自慌亂那個神學學生也取了長劍奔過來了我只輕輕的將刀招架了幾下便把身子退進那個小門裏去我退的時候舉動原是很敏捷的一到裏面便砰的把門關上一手連忙去摸鑰匙私計這室門如果可鎖我還可以不使這三個人進來但倉皇中竟摸索不着同時有兩個小小的彈丸

早已從門板上透進來了。我在鎖孔中摸着了一個長鑰匙。不料那鑰匙已經銹牢再也轉旋不動。這時候外面的三人盡力破門。我已抵擋不住。我暗想假使我被他們困在樓梯腳下的小間裏面。既不能夠發展。當然沒有便宜。於是鼓作勇氣。索性把門開放。直衝出去。他們不防我這樣彼此都大吃一驚。但不到一秒鐘工夫。那個神學學生早已挺劍直刺過來。我停睛一瞧。知道他的劍術幼稚得很。但也不願使他吃虧。等他第二劍來時。我只輕輕一撥。順手在他手腕上刺了一下。他不禁吼叫一聲。吼聲中還夾着鏗鏘的聲音。原來他的劍已經落地。身子也靠在壁上。再不敢上來。我那詩友忽高聲向他的同伴道：「你難道不能再進了麼？」我知道他的手槍中還有兩粒彈子。正想過去。他已舉起槍來發了一彈。那彈子偏得很遠。我完全沒有損傷。那時我的軍刀已接近他的胸口。希望他不能再發最後的一彈。誰知他的身子一偏。那最後的一彈竟也同時發出來了。我只覺得左額角上彷彿被什麼東西擦過了一下。正要伸手摸時。那詩友竟直僵僵的跌在那。早先暈倒的軍官身上。才知我的刀尖已刺進了他的肩膀。那時我覺得額角上有些血出。可是再沒有功夫顧慮。回身奔進小間。從黑暗中摸着了樓梯。三脚兩步的直奔上去。到了室門口時。忽見一種景象。竟使我站住了。不能動彈。我的

目光第一個接觸的人就是凱蒂伊面頰上一些沒有血色雙目大張分明充滿了喪沮和恐怖。唉！我不是來得太遲了麼？我忽聽得一種冷靜的聲音說道：「哼！有一位不速客來了！」我的眼光跟着聲浪瞧去見凱蒂的沙發背後站着一個勇武挺秀的男子就是賽爾斯伯爵。我見他的臉上顯露出一種得勝的狀態又向我點頭嬉笑着說道：「先生你的面貌我也很熟悉你不是一路上跟我來的麼？」他伸手把凱蒂肩上拍了一拍似乎要向伊問話忽而又改口道：「其實你也徒然我已贏得了我的獎品方才我還聽得樓下爭鬥的聲音幾乎擾亂我們的婚禮。但你到底能夠將我的朋友們打退上得樓來我也很佩服你的神勇只可惜你上來得遲一些了！」另有一個聲音應道：「正是太晚了！」因這聲音我才瞧見那個賈師潑牧師正坐在火爐面前張着兩手烤火同時我的眼光又接觸一人就是那追捕伯爵的杜包而那時他交攏着兩臂倚身在壁上靜悄悄瞧着我們我見了這種情狀真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忽而他挺直了身子走前一步賽爾斯伯爵便厲聲道：「你可是要逼我殺死你麼？如果勤一動我決不寬恕你須知剛才我若不是因着這一位姑娘我也不會放你起來寬恕你的性命。所以你現在還應當知趣些。但我不知道你怎麼這樣愚蠢竟敢一個人到這裏來。」

冒險。」杜包而聳了聳肩。答道：「你以為我是一個人麼？老實告訴你，我早已派了二十個警察伏在這客寓的四周。」伯爵道：「我瞧你，不像會說笑話的人，靜一些罷。」杜包而道：「這事很容易證實的，現在只須開了窗，請賈師、潑牧師探頭出去，呼嘯一聲，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說話不虛，但你儘放心，這第一次呼嘯還不致有害於你呢。」室中靜寂了一回，伯爵向牧師演演手勢，那牧師果直開了窗，探頭出去，接着回進來說道：「我見樹林中有幾個人走出來，但他們到了相近客寓的門口，便都站住了，不走進來。」杜包而說道：「他們在那裏等第二個信號。」伯爵也顯驚駭狀道：「你如果再發一個信號，那你立刻就死。」說着，手中的手槍已擬在杜包而的身上。杜包而勉強笑道：「你安靜些，何必這樣着急？我原不打算捉你。」這說話一出，凱蒂突的從沙發上立起，我也暗暗驚怪，真不知這事有怎樣的結果。伯爵道：「你不是因着怕死的緣故，才不敢捉我麼？」杜包而道：「我不怕死，只可惜沒有捉你的權力。」伯爵詫異道：「這不是康司坦境界麼？」杜包而道：「不是這裏，已不屬土耳其了，須知你當初竭力反對的領土割讓問題，此刻已成了事實，所以這地方現在已屬凡爾沙國，我已沒有逮捕你的權力了。」伯爵這時眼睛大張，呼吸也突然短促，作疑訝狀道：「你這話確麼？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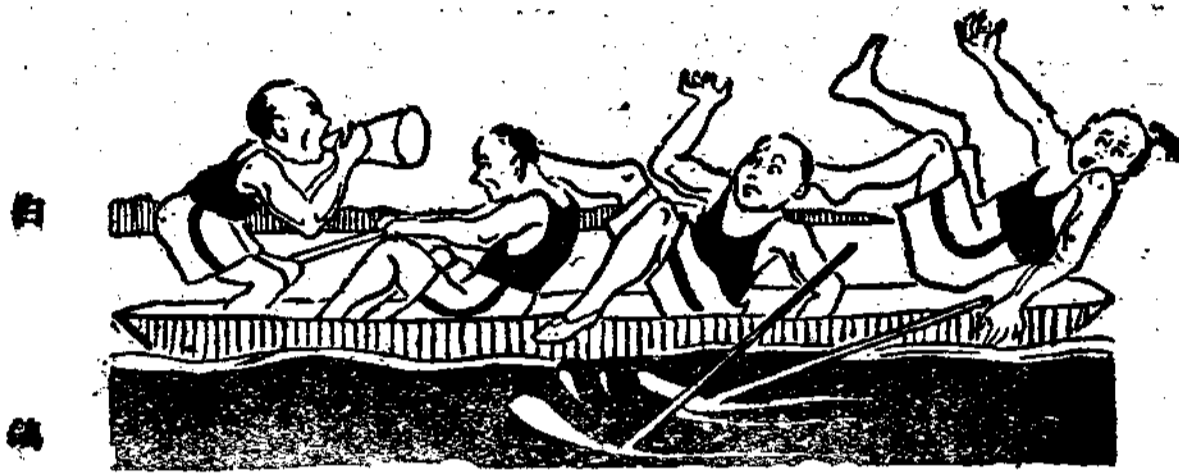
什麼證據。」杜包而道：「我現在不提你豈不是一種最好的明證。我在數小時前接到一個電報知道割讓的事情已經兩國的大臣簽約。但我一時還不願放棄。因恐你還要深入內地。那我還有動手的機會。最可惜的就是當你踏進康司坦境的第一點鐘。你竟非常秘密不使我知道你的蹤跡。否則那時候這地方的主權還沒有讓渡。你當然也逃不出我的掌握。但因此這一層我不能不向這位姑娘道賀。因為伊的責任既盡。那約定的賞金卻仍舊要報酬伊的。」伯爵忽昂然說道：「這一件事我憑着丈夫的名義當然有權處置。我請將這一注賞金豁免了罷。」杜包而忽冷笑道：「你弄錯了。我敢說你在這事上完全不能預分。你自以為這姑娘既出自願。又有這牧師證婚。你們的婚禮已算是正式合法。但你須明白。當你們行禮的時候。這地方已屬了凡爾沙國。你當然不能不遵守所在國的法律。凡爾沙國的婚禮除了牧師還須有證婚的人。並且須在一定的場所舉行。像你這樣偷偷掩掩那裏可以當做合法的婚禮。只是兒嬉罷了。」我的目光始終沒有離去伯爵的臉。見他起初似乎顯着亢悍的態度。接着逐漸變異。不知不覺間就流露出一種失望狀來。他低垂了頭。靜立着不動。別的人也都呆的瞧着。不聲不動。一回兒伯爵走到凱蒂面前。取起伊的手吻了一下。低聲道：「事既如此。」

我也知道。你並不愛我。我不敢再強迫你。但愛的來源非常奇妙。我希望你終有愛我的一天。」「說完緩緩向室門走去。將出門時又把利劍似的目光向我瞟了一眼。低聲道：「先生。你可是以為你已得勝了麼？」我很莊重的向他點了點頭。冷然道：「無論如何你終已失敗了。」伯爵道：「這還難說。你瞧着罷。」說完他才走出室去。但從此以後。我却不會再見過他。於是。我忙將凱蒂扶在懷中。四目相接。彼此都說不出話。我就俯首吻伊的淚眼。同時心坎中發生一種甜蜜的感覺。原來我已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了。

奇童

顧明道

浙人王再興嘗爲軍人。一日賣公文至豫途次某村。見有一童子。在野田內。以石遙擊天空之飛鳥。無不應手。而落。適有雁羣飛至。童子兩手拾碎石。向上一擲。但見有十數雁紛紛下墮。如秋葉飄地。王見之大爲驚奇。欲下馬詢問。然以公事在身。未能逗留。故捨之後。每與人談及此童。輒呼奇不已。



譯·梧·碧·張·

白 鴿

許。多。警。察。和。偵。探。們。圍。着。警。佐。林。克。的。寫。字。台。團。團。站。着。聽。警。官。達。克。說。一。件。怪。事。達。克。說。道。這。事。發。生。的。時。候。是。在。五。點。五。十。分。鐘。正。在。我。將。要。換。班。的。時。間。那。時。我。正。走。到。白。老。匯。路。和。第。一。百。二。十。條。街。的。轉。角。處。見。有。幾。個。小。孩。子。手。舉。球。拍。在。街。上。奔。跑。並。在。馬。車。和。汽。車。的。距。離。之。間。穿。來。穿。去。又。高。聲。呼。喊。聲。音。不。像。是。笑。也。不。像。是。哭。我。遠。遠。的。看。見。心。中。很。覺。奇。怪。暗。想。看。他。們。這。種。神。情。分。明。不。是。拍。球。而。且。大。街。之。上。也。不。能。當。做。球。場。大。概。必。有。甚。麼。怪。事。我。便。大。踏。步。走。上。前。去。只。見。有。一。隻。白。鴿。正。在。路。旁。地。上。飛。撲。不。止。剛。巧。正。向。我。撲。過。來。你。們。想。這。白。鴿。既。受。小。孩。子。們。驅。逐。因。何。不。高。高。的。飛。去。呢。這。自。然。是。已。失。掉。高。飛。的。能。耐。了。伊。儘。着。就。地。飛。撲。或。用。脚。向。前。走。但。身。體。支。持。不。住。一。連。跌。倒。了。幾。次。

我又想伊不能飛又不能走必已受了重傷或是被車輪碾傷的你們諸位可曾聽說或是瞧見過白鴿不高飛在半空中而在大街上飛撲呢這不是怪事麼再說那幾個小孩子想必也是見了奇怪所以緊在後面追趕伊也很乖巧竭力躲避並忙忙的撲到我的腳下達克說到這裏把放在警佐寫字台上的一隻死白鴿高高舉起給衆人瞧看接着又道諸位請看我所說的便是這隻白鴿伊的左翅被打進一粒鎗彈翅骨已被打破所以不能飛起這鎗彈並再攢進伊的身體現在尙留在伊的體內在身體左邊的皮毛之下你們倘用手摸便能摸着形式是橢圓必是從來復鎗或手鎗中射出的

這一回事初看上去原不希奇但細細一想委實奇怪這白鴿怎會中這一鎗的呢白老匯路一帶的居民都是上流人物決不會把這種傷害生命的事當做尋歡作樂再則這白鴿既已受了致命之傷自然不能走遠路可見伊被打的地方必在那裏左近但是我走到那裏並未聽見鎗聲和類似鎗聲的聲響又查明那天午後那裏且無有輪胎爆裂的事那末這白鴿怎會中這一鎗的呢當時我想白鴿中鎗雖是小事或竟有不可思議的隱情藏在當中我便捉起白鴿仔細查看又見伊的左足上扣着一隻黃銅環環上鑄有幾個字和數目字我又想這白鴿是被伊

主人打傷的麼。但伊主人倘要殺死伊。扼住伊的喉管。已足置伊于死地。值不得開鎗。被外人打傷的麼。我想決無這種好事的人。有意打死白鴿。而且那裏人烟稠密。也決不敢無故開鎗。那末。定是有人在無意中打死的了。或是有人擦鎗。不提防鎗彈飛出。又或本是開鎗打別人。不料却誤傷了伊。但開鎗的所在。必在那裏附近。我怎麼未曾聽見鎗聲呢。這幾個問題。我委實解決不下。但心中緊掬一個意念。便是這當中。定有蹊蹺。因此我便把這隻白鴿。携到這裏。對着大眾說明這番情形。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向大眾凝視了一會。纔又道。也許你們當中有能猜透這所以然的林克。對於鎗械上的

智識。很是豐富。當下用手去摸白鴿皮下的鎗彈。說這必是手鎗的鎗彈。並看清那黃銅環上鐫的字。是李蘭克第三一〇一十七九。——一九二〇。當即並派定偵探海納司前去探聽打死這白鴿的兇手。

二

七點鐘時。偵探海納司已來到第一百十三條街。站在一所房屋門前的石階上。見客堂中點着一盞燈。有一個男子正從屋裏樓梯上走下來。他衣冠齊楚。神色却很慌忙。大踏步走到門外。海納司忙迎上前問道。此間是誰。海納司不答。先問道。你可正是額尼先生。

麼。那人道。不是你做甚麼來的。海納司。先把襟章給他瞧了。並道。我姓海納司。那人也道。我的姓名是弗蘭克。科姆司。是額尼先生的書記。當下科姆司。便把海納司。領到應接室。中海納司。從衣袋中。取出那隻死白鴿。遞給科姆司。瞧。並道。方纔我在近處打聽了好多。一會。幸有對街上的法。李士醫生。告訴我。說額尼家中。養有幾隻。傳書鴿。這一隻死白鴿。或正是當中的一隻。你能辨認出麼。科姆司。把死白鴿。望了一會。先露出狐疑不決的樣子。及至看見了黃銅環。便道。這白鴿。名叫李蘭克。正是額尼的傳書鴿。他共養有四隻。這是第三隻。你在那裏捉住伊的。頓了一頓。又道。伊怎會打中這一鎗的呢。海納

司道。這一層。現在尙不能明白。額尼現在在屋中麼。科姆司道。他不在屋中。今晚九點鐘。他並須搭火車往李勞威頓斯去。海納司道。現在是七點鐘。難道他已往車站去了不成。科姆司道。他在六點半鐘便出去了。因為他向來在六點和七點鐘之間。在他的俱樂部裏。進正餐。海納司道。他出去時。你可曾瞧見科姆司。道。我未曾瞧見。海納司道。你怎麼遲到此刻。纔走呢。科姆司道。因為額尼此番。出去約有一星期。耽擱。他曾分付我。在這一星期當中。每天午刻和晚間。必須來此兩趟。替他收發信件。海納司道。原來如此。在六點鐘的時候。你可曾看見或聽見誰到這屋中來。

的。麼。科。姆。司。道。似。乎。並。沒。有。人。走。進。呀。我。是。六。點。三。十。分。鐘。來。的。我。本。有。門。上。的。鎖。匙。開。門。進。來。一。直。去。上。第。二。層。樓。直。到。臨。去。時。方。纔。下。樓。屋。中。除。掉。我。再。有。戴。克。士。夫。婦。二。人。他。們。是。看。屋。人。住。在。樓。下。倘。有。人。進。出。他。們。定。能。瞧。見。你。不。妨。盤。問。他。們。一。回。海。納。司。道。這。樣。很。好。我。們。去。盤。問。他。們。便。了。

據。戴。克。士。夫。婦。說。從。午。後。起。直。到。晚。間。他。們。未。曾。走。出。屋。門。一。步。在。五。點。三。十。分。鐘。時。曾。聽。見。額。尼。走。進。屋。來。隨。即。到。二。層。樓。上。大。約。是。到。他。的。書。室。去。的。且。不。祇。是。他。一。人。因。爲。當。他。走。進。客。堂。時。他。們。明。明。聽。見。他。和。人。講。話。但。那。一。人。却。未。開。口。他。們。也。未。曾。瞧。見。那。人。不。曉。得。那。人。

是。誰。他。們。又。說。後。來。並。未。聽。見。有。人。走。出。去。但。揣。度。上。去。額。尼。和。他。的。客。人。必。是。六。點。鐘。走。出。的。因。爲。他。向。來。在。六。點。和。七。點。鐘。之。間。須。往。俱。樂。部。去。進。餐。至。于。尼。額。上。樓。後。曾。做。過。甚。麼。事。他。們。不。能。曉。得。他。們。一。見。這。隻。白。鴿。便。認。出。是。主。人。之。物。再。看。出。這。白。鴿。的。翅。上。曾。打。中。一。鎗。因。而。致。命。戴。克。士。夫。人。忍。不。住。哭。出。來。戴。克。士。也。很。是。悲。憤。他。們。雖。不。曉。得。這。一。鎗。是。何。人。所。放。但。敢。斷。定。他。們。的。主。人。決。不。會。無。故。開。鎗。轟。擊。他。的。心。愛。之。物。戴。克。士。並。說。出。兩。個。證。據。道。第。一。額。尼。向。來。沒。有。手。鎗。也。無。別。種。武。器。第。二。這。隻。傳。書。鴿。價。值。很。巨。平。常。額。尼。愛。護。之。不。暇。決。不。忍。加。以。

傷。害。海。納。司。道。象。養。白。鴿。的。所。在。在。那。裏。呢。戴。克。士。道。在。二。層。樓。上。書。室。外。面。的。廊。中。有。一。個。小。窩。那。便。是。象。養。傳。書。鴿。的。所。在。當。下。戴。克。士。夫。婦。科。姆。司。和。海。納。司。四。人。一。同。走。到。二。層。樓。上。跨。到。書。室。裏。面。海。納。司。見。在。書。室。的。後。部。有。一。扇。法。蘭。西。長。窗。正。大。開。着。窗。外。裝。着。兩。扇。重。大。的。百。葉。窗。也。正。左。右。分。開。海。納。司。便。從。這。窗。中。走。上。一。道。迴。廊。見。迴。廊。的。左。首。有。一。隻。鐵。絲。編。成。的。小。窩。裏。面。有。三。隻。白。鴿。窩。門。却。大。開。着。據。戴。克。士。說。窩。門。向。不。關。閉。的。海。納。司。向。四。下。裏。察。看。了。一。會。說。道。這。隻。白。鴿。倘。是。在。窩。裏。或。窩。外。又。或。在。迴。廊。上。被。鎗。打。中。的。放。鎗。的。人。必。是。站。在。園。裏。因。爲。朝。着。這。裏。的。房。屋。都。沒。有。窗。

戶。：。沈。吟。了。一。下。又。道。不。對。這。話。說。錯。了。我。想。起。這。白。鴿。體。內。的。鎗。彈。是。尖。端。向。下。可。見。這。鎗。彈。決。非。從。園。裏。打。來。必。是。從。這。書。室。中。打。出。去。的。這。情。理。很。是。明。顯。戴。克。士。聽。了。這。話。十。分。驚。奇。道。真。有。這。等。事。麼。祇。是。額。尼。先。生。決。不。會。：。海。納。司。不。理。會。他。掉。頭。向。科。姆。司。道。請。你。把。你。主。人。從。俱。樂。部。裏。請。回。來。我。有。要。緊。的。話。必。須。和。他。面。談。科。姆。司。點。頭。答。應。便。去。打。電。話。海。納。司。在。迴。廊。上。站。了。一。刻。仍。回。到。書。室。中。科。姆。司。恰。已。打。過。電。話。說。據。俱。樂。部。裏。回。覆。額。尼。先。生。今。晚。並。未。曾。去。海。納。司。道。他。既。天。天。在。這。時。候。去。進。餐。怎。麼。偏。偏。今。晚。未。曾。去。呢。你。最。後。瞧。見。他。時。是。在。幾。

點鐘科姆司道今晚他從他城外的辦事處走出時是五點鐘在那時候以後我便未曾再瞧見他了海納司道他是一人走出的麼科姆司道是的海納司忽然正色說道鎗彈定是從書室中放出去的今已有證據在此說着手裏拿出一根羽毛又道這羽毛是我纔在迴廊上拾到的又把這根羽毛放在死白鴿身上再道這羽毛是從伊左翅上落下的也便是鎗彈攢進的所在等我再給些證據你們瞧說時再走到迴廊上衆人跟在他後面他用他的懷燈照在欄杆上欄杆是白色却有一塊黑褐色的斑點海納司便道這正是血迹這白鴿必是正歇在這裏鎗彈從室中飛來正打中伊的左翅所以

會留下這血迹他再把兩扇百葉窗推上見右方的這一扇上有一個小圓孔比欄杆稍高一些當下海納司復拉開百葉窗又走進書室向戴克士夫婦道據你們說今天午後你們都在屋中未走出一步但現已證明鎗是在書室中放的那末你們……戴克士夫人不待他說完忙回道倘書室中有人放鎗我怎會不聽見呢戴克士也道是呀我也未曾聽見他們雖這般說海納司仍一再追問他們戴克士發急了噤咕道這就奇了儘着查問我們做甚麼來假使這鎗果是在書室中所放但我們是在樓下也不能曉得放鎗的人是誰在樓上的祇有科姆司他能……科

姆司搶着道我是一個人來的我最後會見額尼時是在海納司插嘴道看這情形我非搜查一遍不可說着便走到寫字台前科姆司高聲道這真近於胡鬧了額尼的信件文書之類倘被你翻亂那還了得海納司道我爲執行公務起見顧不得這區區小事了戴克士道其實用不着搜查這室中秩序井然可見決未曾有意外的變故海納司不理會他們問道這保險箱中裝的是甚麼科姆司道商業上的合同債票證券和珠寶等物海納司道你去把他開了給我查看戴克士夫婦同聲應道我們不會開科姆司道我縱曉得開之之法但也不敢動手况乎不曉得呢海納司道你們莫把這事當

做等閒我據各種情形上看來已斷定這鎗是在這室中放的鎗彈穿過百葉窗恰巧落在這白鴿的左翅上但你們都說額尼並沒有鎗更決不會打死他的心愛之物那末放鎗的人是誰呢這不是個大疑問麼怎能不根究呢最好把額尼尋找回來向他一問這疑問或可立刻明白科姆司接着道但是曉得他現在那裏呢哦有了他本定于九點鐘動身我們可往中央大站上等他你看可好麼海納司道九點鐘太遲了我不必等到那時候說不定已能解釋這個疑問他拿起電話簿翻閱了一會查明號碼打電話給哈列生保險箱公司又向大衆道大約十五分鐘

內便有一位開箱的能手來了。額尼不在場。擅自打開他的保險箱。這雖很不合法。但你們不必害怕。由我負責。便了。我想在這室中開鎗。決不無故。或竟有盜賊來此。卜科姆司喃喃道。那裏會有盜賊。除非是額尼開鎗。自擊竊取他。自己保險箱中之物。再自己把屍身藏起。海納司也作謔語道。或者是這隻白鴿曾飛來啄他。他爲自衛起見。開鎗打伊。倘然如此。當中定有蹊蹺呢。

三

七點三十五分。鐘哈列生保險箱公司派來的工匠洛達司已來了。他費了二十分鐘工夫。已把保險箱門撬開。衆人站在旁邊。瞧着。只聽見

滴滴搭搭的幾聲響。等他拉開保險箱門。他霍的直跳起來。接連往後退了幾步。衆人也失聲驚呼。戴克士夫人且跌倒在椅上。兩手掩住臉。嗚嗚的哭。海納司蹲身下去。從箱中拉出一具男屍。科姆司見了。臉色變得和青鐵一般。忙掉轉身。奔到迴廊上去。戴克士站在屍身旁。呆呆的望着屍身。一動不動。海納司問他的話。也不回答。似乎未曾聽見。海納司又問了一句。他纔哭喪着臉答道。是的。他正是額尼先生。海納司點點頭。把屍身檢驗後。纔站起身道。額尼曾身中三鎗。以致斃命。一鎗打在額頭上。一鎗打在右肩上。再有一鎗打穿他的右臂。鎗彈已穿過去。我想必

是。打。入。這。白。鴿。的。體。內。去。了。咦。這。就。奇。了。這。書。室。中。既。有。人。送。放。三。鎗。你。們。三。人。都。在。屋。裏。怎。麼。沒。一。人。聽。見。呢。科。姆。司。從。迴。廊。上。回。進。來。道。我。再。鄭。重。向。你。聲。明。一。句。自。從。額。尼。離。開。他。的。城。外。事。務。所。後。我。便。未。再。瞧。見。他。我。來。到。這。裏。時。他。的。屍。身。必。已。被。凶。手。納。入。這。保。險。箱。了。上。帝。啊。這。是。何。等。的。慘。事。我。決。未。打。死。他。我。且。沒。有。手。鎗。我。從。來。不。携。手。鎗。的。我。：。海。納。司。聳。起。肩。道。總。之。你。們。三。人。都。有。嫌。疑。我。當。一。同。逮。捕。入。官。再。審。問。真。情。這。時。候。前。門。上。的。電。鈴。忽。叮。噹。亂。響。戴。克。士。夫。人。慢。慢。的。從。椅。上。站。起。前。去。開。門。因。爲。這。本。是。伊。的。專。管。的。職。務。海。納。司。忽。有。感。觸。忙。對。戴。克。士。道。最。好。你。也。跟。下。去。務。必。

做。出。很。安。閒。的。模。樣。把。來。人。接。進。來。問。明。他。來。做。甚。麼。請。他。在。樓。下。應。接。室。中。坐。定。你。再。回。到。樓。上。你。對。來。人。切。莫。說。起。額。尼。是。在。這。裏。或。已。出。去。你。聽。清。我。的。分。付。麼。切。莫。說。錯。一。句。我。站。在。樓。梯。口。望。着。你。你。倘。敢。跑。走。我。立。刻。開。鎗。戴。克。士。連。連。點。頭。走。出。書。室。下。樓。去。了。海。納。司。躡。手。躡。腳。跟。在。他。的。後。面。站。在。樓。梯。間。中。帷。幕。的。背。後。先。聽。外。面。寂。靜。無。聲。一。會。纔。聽。見。戴。克。士。的。聲。音。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龍。括。特。先。生。請。進。來。坐。罷。來。人。很。愉。快。的。道。戴。克。士。你。好。麼。我。是。來。取。額。尼。先。生。的。文。書。箱。的。方。纔。他。和。我。在。俱。樂。部。裏。進。餐。他。因。有。別。事。在。動。身。之。先。尚。須。出。城。去。一。走。

生怕時間匆促不及自己回來取。所以託我來取。左右他和我都要前往。李勞威頓斯在車站上。或火車中。我再交與他。不會相左的。頓了一下。戴克士道。哦。原來是額尼先生。當面託你。龍括特不等他說完。搶着道。是的是他。當面託我的。他和我分手後。纔有半個小時。我回家去。換了衣服。便趕到這裏來了。戴克士道。他可曾說起這文書箱。放在那裏。龍括特道。他說放在書室中。寫字台上。戴克士道。你先請到應接室中坐罷。龍括特當即走進。應接室。戴克士便回到樓上海納司。再脚尖着地。跟他走進書室。見寫字台上。果然放着一隻文書箱。便低低的問戴克士道。來人決非善類。或者正是真凶。戴克

士。你聽我的。分付好。促住真凶。替你主人報仇。你故意加重脚步聲。在這室中。走幾步。再把這寫字台的抽屜。拉開。接着再關上也必須做出響噥的聲音。然後再下樓去。對來人說。你尋不着這文書箱。並告訴他。額尼的書記。曾在這裏。或已被書記移放在別處。再領他上樓來。叫他自家搜尋。那時我自對付他的方法。戴克士聽了。便照樣行事。先在室中。走了幾步。再把寫字台的抽屜。拉開。再關上。做出一派響聲。這纔復行下樓去。海納司。再分付科司姆和戴克士夫人。再有洛達司。都悄悄的。走上迴廊。一會聽見樓梯上。已有二人的脚步聲。響蹬蹬上樓。便連忙也退

到迴廊上把百葉窗推上。湊着窗縫朝裏望見戴克士先走進來。龍括特跟在後面。他跨進這門便一直向寫字台走。等瞧見保險箱門大開。地上躺着額尼的屍身。便立刻站住。腳向戴克士咬牙切齒道。惡奴你說尋不到文書箱。我當做是真話。不料却是他的奸計殺死一個人。已經有罪。再加上一個。也不過是受死刑罷了。說着伸手插入衣袋。說時遲那時快。他這隻手尙未拔出。海納司已拉開百葉窗衝到室中。對他厲聲問道。方纔我聽見你對戴克士說。在半小時前。你會和額尼同在俱樂部裏進餐。但他怎會死在這保險箱裏。我檢驗他的屍身。他已不止死了半小時。這是甚麼道理。你趕快解釋明。

白龍括特神色大變。慘笑道。你是偵探麼。海納司道。正是說時。並把肩章給他瞧。龍括特道。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海納司道。你覺得驚異麼。龍括特道。我且問你。你怎會來到這裏發覺這事。海納司道。我不妨明白告訴你。你對額尼共放了三鎗。中有一粒鎗彈穿過他的右臂。再穿過這百葉窗。打入一隻白鴿的體內。這白鴿在未死之前。曾飛到大街上。在路旁飛撲不停。恰巧被警署中人瞧見。覺得有些奇怪。便派我來查看。於是這屍身便發現了。龍括特道。有這等湊巧的事麼。說時掉轉身去。海納司料他不懷好意。正要上前阻止。他已把插入衣袋的手拔出來。接

着他便跌在地上。額上流下一道鮮血。絡達司首先上前看了一眼。道：「他已開鎗自殺了。但爲着甚麼呢？」海納司拿過他手裏握着的手鎗。見鎗管上裝着息聲機。便對大眾道：「怪不道他連放三鎗。你們都未曾聽見呢。」

四

海納司對林克說道：「現已查明龍括特曾和幾個同黨在李勞威頓斯假設一家汽車公司。並假拍了兩張車廠的照片。作爲他們公司的製造廠。於是發行債券。騙取現金。額尼在先也是同謀。後來自覺這種欺詐行爲大干法紀。便脫身出黨。且把那公司中的重要文書取去。好當做證據。打破他們的好計。這舉動必爲龍

括特所知。便起了害死他的惡念。先佯作不知。仍舊和他周旋。那晚和他同到他屋中去。剛巧無人在旁。便連放三鎗。把他打死。不料有一粒鎗彈穿過他的右臂。再打入那隻白鵠的體內。當時龍括特既把他打死。自然再弄開他的保險箱。竊取箱中的文書珠寶等物。並把他的屍身納到箱裏。再關上箱門。悄悄的溜走。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林克問道：「那末他因何去而復返呢？」海納司道：「他是去取那文書箱的原來。他回到家中。後把竊來的文書查看。見被額尼取去的公司中的文書尙有缺少。以爲這缺少的文書。額尼必是放在文書箱裏。所以復行前去向戴克士騙

取那隻文書箱。這事真湊巧。倘無那隻白鴿。做個引線。龍括特再把那文書箱騙到手。必然遠走高飛。我們在他的室中曾搜出一張前往瑞典的船票。四天後開行。到了那時候。我們便不容易捉住他了。至于他所必要騙取那隻文書箱。這是很明白的理解。因為箱中有那公司中的文書。萬一在他動身之前。被額尼的書記或別人查出。自必前去捉他。向他追究。那豈不

要壞了他的大事麼。但保險箱中的屍身。他却毫不耽憂。因為額尼動身出外。說明有一星期的耽擱。旁人。不看見他。以為他已動身。自然不疑心。好在四天後。他自己便已溜走。後來發覺。向那裏去尋他呢。他設下的計劃。也可謂縝密周到極了。林克接着道。萬不料有那隻白鴿。會撲到街上。便成為破案的線索。這也可謂湊巧而有趣極了。



崑山太倉三縣之衝爲扼要地崑山有周某沈某者從學啓久嘗駕數舟出巡突遇敵船大隊

程學啓軼事



程學啓軼事

鄭逸梅

程

忠烈公學

啓爲淮軍統將佐李合肥定江蘇功居首方太倉之未克復也於崑山築一小城學啓駐兵於此據嘉定

學啓極鎮靜。沈某大懼，伏於船中。學啓欲斬之，旁人勸解得免。故二人後雖保至五品軍功，然終以臨敵事險不復從學啓焉。鄉人之胆怯不能立功業，如是周之孫曾與余同學，偶述學啓數事，皆聞諸其大父者。學啓喜堪輿，少時嘗研習之一日，在瞭望臺四測，謂西城李氏屋角犯某星不利，命以槍擊之。左右奉命，歷一時許，發數十槍不中。學啓怒，解衣舉槍一擊，而屋角崩矣。所乘馬甚瘦，顧馳驅極速，良駒也。合肥弟鶴章誤中太倉詐降計，前鋒已陷入南門，鶴章遁歸。追者速，學啓挾三帥乘瘦駒疾馳歸營。先是學啓隸曾忠襄麾下，攻克安慶，忠襄回藉，適吾蘇公推錢敏肅至，曾文正大營請兵，文正命合

肥率衆來援，合肥請久歷戎行，忠勇驍悍之將，與俱。文正以命學啓，學啓謂非奉九帥示，不可。九帥者，忠襄也。遣急足往商得許，而後行。學啓之隸忠襄麾下，自洪楊軍中自拔來歸。初，洪楊軍中某帥甚寵異學啓，以其衝鋒陷陣無堅不摧也。既克某城，有汪孝子者，諸生也。某帥欲強之，辦文翰不屈，遂殺之。學啓大憤，謂如是倒行逆施，事必無成。欲投清軍，慮不信，遂乘間誅其帥，而以城降。既見忠襄，謂彼非吾仇，又甚倚重我，顧我誅之者，爲汪孝子復仇也。忠襄大嗟異，卒賴其力攻克安慶。此皆得之周君者。汪孝子，佚其名號。



顧·明·道·

荒島奇俠

閩粵間地近海濱土人具有
 冒險性而善貨殖者相率至
 南洋羣島經營商業雖遠涉
 重洋不畏焉泉州陳生初為
 布商輒鬱鬱不得志聞人談
 南洋風土視為黃金福地躍
 躍欲往遂罄所有貨購土貨
 若干乘帆船南航舟次中途
 忽遇颶風覆其舟生挾一破
 板載沉載浮自意必葬身魚
 腹矣旁晚忽漂流至一荒島
 攀援而上就沙灘小憩時天
 色漸黑繁星點點隱映天幕

浪花澎湃時時激衝至灘上
 生振濕衣起立細察此島頗
 形荒涼不類有人居者三兩
 海鷗飛止其巢亦絕不知畏
 生人遠望島上僅見森森草
 木而已自思此殆荒島歟則
 我一人何能生存不知亦有
 船舶駛過否遂徐徐登岸黑
 夜中茫無所覩惟聞風濤相
 擊之聲不覺心惴惴恐懼蓋
 恐島上有野獸也行至數十
 武聞林中有怪嘯聲股為之
 栗欲反奔則見有白光一道

其疾如矢。飛向其身。生大驚。而仆。白光忽斂。始見一黑影。類似人者。屹然立其前。生悚然不敢動。第聞大聲叱曰。若何人敢來此。島聲如洪鐘。響應山谷。生哀告曰。某乃泉州陳生。航海往南洋經商。不幸受颶風之厄。舟覆遂漂流至此。尚乞援救。感德無涯。其人又曰。信乎。曰。焉敢誑者。如有虛言。甘受誅戮。其人遂大笑。扶之起曰。若然。則可隨我去。生乃起行。隨其人走里許。見

有巨石壁當前。其人曰。至矣。遂作鬻築聲。而石壁上亦有聲答之一繩梯。下墜。其人挾生而上。既入內。則一石室也。中燃松脂火光。熊熊有三人。席地而坐。中一人虬髯繞頰。形狀可怖。兩目炯炯若流星。狀至偉碩。威風凜凜。左爲一男子。年可三十許。短小精悍。腰間懸一鐵椎。如古勇士。右坐一女子。韶年玉貌。天生美艷。生驚奇。莫名不覺拜倒。虬髯者扶之起曰。吾初以子爲

宵小。今知亦被難之客。可暫居我處。異日當送子歸。但子切勿顧我事。不然性命休矣。生連應曰。唯唯。願從尊命。虬髯者又曰。子知文字乎。生曰。然。虬髯者指彼女子曰。此我女也。方苦無人爲其師。子後當教之。可不避嫌疑。此間係荒島。周圍僅三四里。居此者僅我儕數人耳。生又曰。諾。虬髯者遂命短小者引生至右室。易衣。同寢前洞。生睡後。思此虬髯者必爲異人。獨居荒

島。果。何。爲。者。彼。短。小。之。男。子。
又。爲。何。人。頗。覺。此。中。恠。恍。迷。
離。難。於。冥。索。翌。晨。起。隨。短。小。
者。作。事。亦。不。敢。問。姓。名。惟。見。
石。室。中。糧。食。滿。積。無。憂。匱。乏。
所。飲。水。料。皆。爲。短。小。者。汲。入。
觀。其。手。攜。巨。大。之。水。桶。絕。不。
費。力。所。居。之。室。在。絕。巘。上。地。
勢。絕。高。可。望。島。之。四。周。但。若。
下。至。平。地。須。履。繩。梯。計。有。十。
餘。丈。之。高。以。生。文。弱。者。流。斷。
不。敢。輕。易。下。也。然。觀。虬。髯。者。
與。彼。短。小。之。人。忽。上。忽。下。捷。

於。飛。鳥。益。驚。嘆。遂。悉。心。教。授。
女。子。而。女。固。明。文。字。者。性。穎。
悟。與。生。切。磋。文。學。相。得。甚。歡。
生。亦。以。此。稍。慰。蓋。有。玉。人。相。
伴。則。不。憂。寂。寞。也。虬。髯。者。善。
飲。日。常。以。巨。觥。狂。喝。既。醉。則。
掀。髯。怪。笑。與。生。談。一。二。山。怪。
軼。事。大。有。金。風。鐵。雨。躍。馬。橫。
刀。之。概。短。小。者。奉。侍。維。謹。如。
其。僕。然。生。素。熟。稗。官。野。史。遂。
亦。舉。古。英。雄。豪。俠。奇。蹟。爲。談。
資。虬。髯。者。聞。之。頗。深。慨。嘆。因。
是。愛。重。生。某。日。虬。髯。者。與。短。

小。男。子。有。遠。行。囑。生。與。女。留。
居。石。室。慎。無。外。出。遂。巖。然。去。
生。私。問。其。女。女。微。笑。不。答。既。
而。曰。我。若。告。君。君。之。頭。顱。將。
不。翼。而。飛。矣。生。遂。不。敢。問。但。
詢。女。能。武。藝。否。女。搖。首。曰。如。
妾。者。安。敢。言。武。技。生。見。其。盈。
盈。弱。質。固。未。必。諳。技。術。深。信。
其。言。越。數。日。虬。髯。者。二。人。同。
歸。面。有。憂。色。飲。酒。之。餘。常。登。
高。以。遠。鏡。眺。望。夜。中。時。不。睡。
似。戒。嚴。也。者。一。日。薄。暮。虬。髯。
者。正。在。巘。上。眺。望。生。與。女。侍。

側。虬。髯。者。忽。顧。謂。其。女。曰。嘻。果。有。人。至。矣。遂。入。室。煮。飯。同。食。餐。訖。囑。女。與。生。可。居。洞。中。勿。出。以。免。危。險。自。與。短。小。者。緣。繩。而。下。不。知。所。往。生。察。其。狀。似。有。人。來。尋。彼。者。遂。與。女。微。啓。石。隙。窺。之。良。久。不。見。動。靜。生。倦。欲。睡。女。忽。推。其。肩。曰。盍。觀。之。生。急。外。視。見。昏。黑。中。有。白。光。數。道。兔。起。鶴。落。往。來。飛。舞。似。閃。電。似。流。星。霍。霍。刺。人。目。幾。不。能。睜。知。此。爲。劍。光。也。心。頗。驚。懼。私。念。此。必。虬。髯。

者。與。彼。仇。人。鬥。不。知。亦。能。獲。勝。否。又。久。之。始。聞。虬。髯。者。狂。笑。聲。女。則。大。喜。啓。其。石。門。又。下。繩。梯。虬。髯。者。與。短。小。男。子。得。意。而。返。顧。視。其。椎。殷。然。血。色。未。乾。也。生。不。敢。問。至。次。日。出。視。見。四。週。樹。木。其。上。之。枝。葉。皆。截。然。而。斷。罕。有。存。者。地。上。橫。屍。十。數。海。灘。邊。則。尙。有。帆。舟。一。泊。焉。惟。闐。然。無。人。虬。髯。者。始。問。生。曰。子。知。我。爲。何。如。人。乎。生。拜。曰。長。者。誠。英。雄。也。虬。髯。者。曰。吾。語。汝。今。上。未。

立。時。我。本。爲。彼。門。下。劍。客。孰。知。夫。已。氏。憑。藉。我。曹。之。力。一。旦。身。居。九。五。遂。以。功。狗。待。人。不。肖。者。流。又。爲。虎。作。倂。同。室。操。戈。自。相。殘。殺。夫。已。氏。之。陰。謀。可。謂。酷。矣。以。是。我。與。我。女。及。我。徒。遁。避。荒。島。數。年。以。來。尙。稱。安。謐。前。日。入。中。原。得。聞。夫。已。氏。已。偵。知。祕。密。將。甘。心。於。我。是。以。過。返。島。中。決。一。雌。雄。所。幸。來。人。皆。非。健。者。悉。爲。我。二。人。所。殺。然。夫。已。氏。一。擊。不。中。勢。必。遣。人。再。來。吾。曹。無。

寧。日。矣。我。惟。有。與。我。徒。北。走。
燕。趙。會。合。同。志。共。誅。之。爲。死。
者。復。仇。生。者。吐。氣。耳。惟。不。忍。
使。吾。女。奔。波。風。塵。犯。不。測。之。
險。子。爲。人。尙。稱。吾。意。如。尙。未。
授。室。將。以。吾。女。托。子。可。乎。生。
再。拜。稱。謝。虬。髯。客。遂。又。告。知。
其。女。女。聞。言。貌。甚。戚。然。蓋。憂。
將。與。其。父。別。離。也。虬。髯。者。遂。
同。其。徒。掩。埋。衆。屍。摒。擋。行。篋。
出。一。大。布。囊。中。盛。金。珠。寶。石。
及。白。鐵。無。數。曰。此。卽。吾。女。奩。

資。也。他。日。汝。其。善。遇。之。生。唯。
唯。拜。受。次。日。虬。髯。客。遂。又。命。
其。徒。送。生。及。女。至。泉。州。然。後。
會。於。太。行。生。與。女。遂。向。虬。髯。
者。拜。別。下。船。其。徒。精。駕。駛。術。
一。帆。風。順。早。至。故。鄉。其。徒。亦。
操。舟。別。去。生。久。已。無。家。乃。與。
女。出。資。財。重。建。門。戶。親。戚。中。
詫。生。未。死。反。得。艷。妻。咸。奇。之。
來。相。叩。問。生。詭。辭。以。答。僞。稱。
女。氏。魏。爲。南。洋。富。商。女。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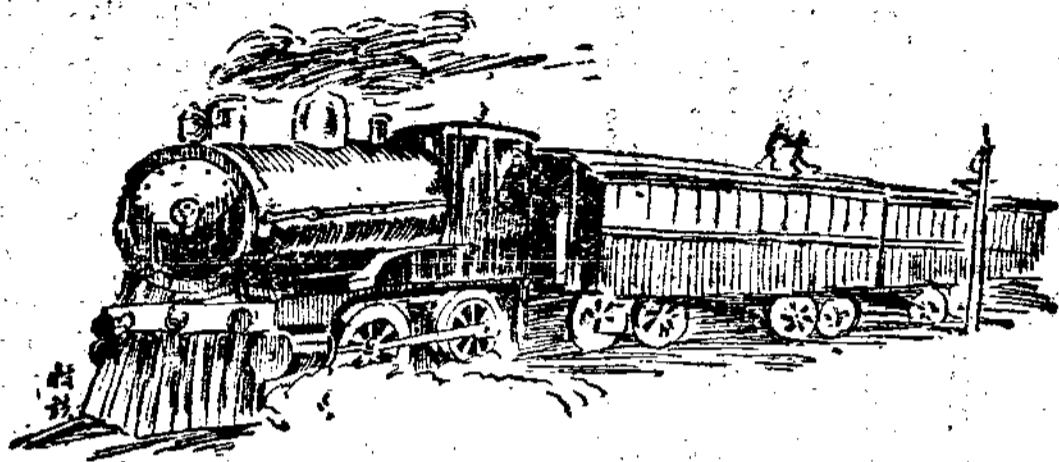
亦。不。知。女。之。真。姓。祇。知。其。芳。
名。荷。姑。而。已。欲。有。所。問。女。則。
拂。然。曰。毋。妄。言。族。矣。同。居。數。
載。伉。儷。間。頗。相。得。某。日。有。盜。
數。人。黑。夜。行。劫。生。家。生。驚。惶。
不。知。所。措。女。操。棒。獨。出。禦。賊。
上。下。飛。舞。有。風。雨。聲。盜。衆。莫。
不。受。傷。盡。遁。去。家。中。物。無。一。
遺。失。生。由。是。知。其。妻。亦。能。者。
益。驚。服。然。虬。髯。者。及。其。徒。終。
不。至。

實事偵探錄

張·舍·我·

精明的偵探術。原非文化高尚之國民所獨有。故若澳大利亞洲人之奇妙偵探術。且非白種人或其他文明民族所能及。得到是以澳洲土人。我們直可稱之爲天生之偵探大家。他們敏銳的觀感。比食人獸還利害。他們的視察力。比千倍的顯微鏡的照澈力還大。他們的目光。能偵察他種人類所不能見的痕跡和案中的關鍵。簡直說一句。他們偵探術的奇異。幾乎不能使人相信。今試述下列一件奇案。讀者諸君看過了以後。應有何種感想。數年以前。有一個維多利亞人。帶了許多錢財往梅爾蓬時。行至半途。人物忽然失蹤。毫無影跡。獨有他的馬。回到站上。馬鞍子韁轡等却沒有了。維多利亞的偵探。竭力從事偵究真相。久無效果。直到他們用了站上的一個土人。纔使他們得着驚奇的結果。

(未完)



賁·天·俞·

書 封 一

我。心。愛。的。軻。先。君。我。自。從。那。天。你。走。了。以。後。忽。然。心。中。像。失。掉。了。什。麼。東。西。一。般。吃。飯。也。咽。不。下。睡。也。睡。不。着。我。自。己。亦。不。明。白。爲。了。什。麼。緣。故。你。說。到。了。星。期。三。就。來。看。我。的。今。天。已。是。星。期。六。了。你。何。故。還。不。來。呢。難。道。你。忘。記。了。不。成。你。的。記。憶。力。是。很。好。的。我。可。認。定。你。決。不。致。於。忘。記。不。錯。你。又。到。那。裏。意。中。人。邊。去。了。這。是。未。免。太。無。情。了。唉。其。實。使。君。有。婦。我。何。苦。自。尋。煩。惱。呢。此。念。早。已。有。心。要。把。他。解。除。但。又。像。惹。了。蛛。絲。一。般。愈。脫。愈。緊。沒。有。法。子。特。地。寫。了。一。封。信。給。你。以。表。明。我。的。心。跡。或。者。你。能。憐。我。的。苦。衷。肯。趁。着。明。天。星。期。日。子。來。看。我。一。回。也。說。不。定。的。

你的所愛 C B

這封信是丁軻先在星期日的那天接到的那天早晨他

還沒有起身。忽然門房阿大拿了一封信來。勑先接信發了。一怔。他想我無論親戚朋友有信。總是寄到我家裏去的。從沒有人曉得我在這裏當教員這一封信究竟是那裏來的呢。且慢。我且看了一看內容再講罷。拆開來看了一會。却又稀奇起來了。我從沒和人家相約他怎麼說我約他星期三去的呢。怪極了。這信是誰發的呢。發信的地址又沒有。既是要望我去。怎樣住址可以不寫明的呢。或者他以為是我曉得的。其實我心中那裏有C B其人。他究竟是誰呢。不要弄錯了。然而他又明明是寫給我的。勑先凝想了一回。說道。不要是我那幾個女友中發來的啊。要是他們所發。我倒可以去問個詳。細好在今天是星期日。不妨去探聽一回。如其探聽不出。也只當去看他們一遭。呀。不對。他們和我都是友誼之交。我那可以把這封信去疑他們呢。然而不從這一步著手。我又從那一步做起呢。不打緊的。橫豎他們都是我的至好。告訴了他們。或者還能夠幫助我去查一下咧。

吃了早餐。他便整一整衣服。換了一雙鞋子。匆匆的走到女友朱碧瑩家裏。勑先是熟客。所以也不通報。逕跑到裏面去。剛巧碰到碧瑩。便同走到一間很精緻的書室裏。勑先並不客氣。揀了靠窗一張椅子坐下。碧瑩自己也在旁邊一個櫈子上坐了。問勑先道。你今

天如何這般早趕到這裏來。想必我們同樂會今天要集會嗎。軻先說並不開會要在下星期日。我此來特地要請問你一件事。碧瑩道什麼事說呢。軻先道我發生了一件稀奇事情。我今天早晨得到了一封具名C B的信。中間並沒有發信的地址。我也不知道是誰所發的。你道奇不奇。碧瑩道信呢。給我看。軻先道讓我講完了再瞧。我在這啓英小學教書。本非素願。所以除掉幾個知己以外。並沒讓他們知道。你曉得的。你們寄我的信。不是都從我家裏轉的嗎。這封信是誰發的呢。又何以知道我在這校裏呢。說完便把那封信投給碧瑩。碧瑩瞧了一遍。對軻先道。軻先你不是說我們應該有一種

偵探智識的嗎。這正是我們練習的機會來了。以這事論與你並沒有十分關係。但是他一篇想望的話。都是爲着你。你却與你不能說全無關係。我們不妨把這事當他一件奇案去偵探一下。你可做福爾摩斯。我做華生。好不好。軻先道。好是好的。但是我們如何入手呢。碧瑩道。你是偵探。你却反來問起我來了。軻先道。麗娟一班人。我們可要先去問他們一聲嗎。碧瑩道。用不到的。這封信我可以決定。不是他們寫的。偵探手續須走近路。告訴他們事情。反要弄遠的事。不宜遲走罷。你且先去查一查四十五號信箱在什麼地方。來告訴我。軻先聽了。莫明其故。後來會意着

了。信上不是有一很不清的信箱號數的嗎。仔細瞧了一瞧確是四十五號心裏很快活以為發信的地址曉得了那發信人的住址不難推測而知了地址問題倒可望解決了碧瑩再催了一聲去罷我在家裏等你吃飯吃了飯我再同你去認真幹哩。

軻先離了碧瑩走出了門行了一會忽又站定起來想了一想哦對了這信不要是我那兩年前同在滬上求學的魏亞珍女士發的嗎他現在也在區立女校執教我前天看見伊似曾約他得空再去瞧他的然我並沒指定日期他對我的感情很深密無奈我自訂了素妹不能與他再發生戀愛所以我已不去親呢他了他不

要還心不死所以有這信上的說話嗎我不。要管他且到他那女校附近的郵政箱去查。一查看想着便踏開步走到附近的清新旅館去問了一聲知是七十號再問他四十五號在那裏都回說不知道信箱號數郵局依先後次序排定要去問總局纔得知咧軻先走出旅館門口剛巧一部黃包車走過便不問價錢坐上去只管催他快拖到郵務總局車夫知道他是有緊要事情真的飛也似的跑着一會到了便跨下車走到郵局裏面問一個辦事員道四十五號信箱設在什麼地方那人看了軻先一副匆忙的神色也不明白爲着何事倒也小吃一驚停了一停說道

你問他做甚信箱是沒關係的。勅先說因爲接到一封信沒有具明地址無從寫回信。所以特地來問過明白四十五號信箱究在什麼地方。請你告訴我。說時順手把那信封給他看過。那人回答四十五號信箱設在北門外達昌公司。不過你要認定這封信定是他公司附近的人所發。實是確不定的。譬如你走到我們總局裏來投一封信不能就認定你的居址卽在此地。附近勅先聽了反生了許多疑竇。初以爲查明信箱設置場所總可以推想得到寄信人的地址。這麼一說豈不大失所望嗎。便將信封拿了。仍舊坐上車子回到碧瑩家裏。

碧瑩問勅先道。四十五號信箱究在什麼地方。你查到沒有。勅先道。信箱却在北門外達昌洋貨店內。然我那邊並沒有相識的人。且郵局裏人說單據信箱是查不確。發信人住址的那末我們這案子仍是沒有頭緒。碧瑩也不多說。自去開了寫字桌的抽屜。拿了一本學友調查錄。翻了一回。忽而表示很得意的樣子。忽而又沈靜起來了。最後再到信箱中揀了幾封舊信。問勅先要了寄來的一封信。依次對了筆跡。亦覺很失望。對勅先搖搖頭。似乎說這案子難辦了。天晚了。勅先便辭了碧瑩。回去。碧瑩問道。今天住在校裏。還是住在家裏。勅先道。我想校裏清淨些。所以

這回還是住到校裏去。

星期三的晚上。碧瑩去訪了軻先。談了一回教育上的事。又說到那奇案上面去了。碧瑩道。我這三天中。把我心中嫌疑的人。共發了十一封信。末了。都叮囑他們。有回信給我。現在只少兩封信。沒有回音。大約今夜明朝。總可以到。這番手續。我總指望對於我們奇案中。收些效果。那知大謬不然。我實在沒有法子想了。你可告訴。我幾個你心中。疑心的人。再讓我來試探一下。軻先便想了一回。開了十幾個人名。其中也有兩個。碧瑩早已發過信了。這時軻先心中。還有些懷疑。亞珍女士。所以這亞珍的名字。並不開入在內。過了一天。碧瑩自去設法偵查。軻先

也寫了一封信給亞珍。中間都寫着懷想的話。並不提及那封奇信的事跡。那知過了三天。並沒回音來。碧瑩發了一番信。亦終是毫無效果。在這當兒。他們倆却都有些心灰意懶了。

星期六的夜間。碧瑩正在訂正學生的課本。改到沈芹芬的一本。忽然若有所觸。凝想了一回。方知那封信的字跡。很是相像。然不敢確定是他寫的。因為他是一個活潑天真的孩子。決不會幹這種事情。況且他與軻先並無瓜葛。關係這點更可證明。非他所寫。但是字跡。宛然中間。亦非盡無因果。到了星期日的早晨。碧瑩連忙趕到校裏。剛巧芹芬同了

幾個姊妹在遊戲場上拍球。碧瑩便喊住了。芹芬領到他自己房裏對她道：「芹芬，你沒事嗎？我要請你抄寫一封信，你肯麼？」芹芬道：「先生，委我那有不肯的道理。碧瑩立刻就擬了一張稿子，稿上的說話大半是襲那封奇信的句子，以便可以查察正確。信上說：「軻先，你說星期六來看我，怎麼又不來了？難道你忘記了不成？今天星期日，想你定是空的。我想請你到我家裏來談談，你能來嗎？」芹芬照式抄完了，便交給碧瑩。並對碧瑩道：「先生，軻先是誰？」碧瑩道：「你不認識他麼？」說了對芹芬瞧了一眼。芹芬道：「那天我也代……說到此地，忽又不說了。」碧瑩道：「代什麼？難道你也代替人家寫過一封信給軻先？」

的嗎？芹芬，我不是時常對你們說要誠實的，怎麼不誠實起來了？」芹芬道：「先生，恕我受人之托，代人寫了一封信，那人叮囑我要代她守秘密，所以我不能說。」碧瑩道：「既然如此，你去罷。」芹芬去後，碧瑩拿出軻先給他的信，對了一對，真是絲毫無差。自忖道：「這封信的繕寫人，已知道了，可是發這封信的人，確難調查了。」便又喚了芹芬來問他道：「那信你代寫的人，我認識嗎？」芹芬道：「非但認識，且與你們時常在一塊玩的。」碧瑩想了一想，說道：「午後家裏有事嗎？如沒有事，我可伴你到華先生家裏去玩耍。」碧瑩想：「午後同樂會開會，我所相識的人大半在會，可暗察芹芬所」

熟識者加以偵查。或者有些道理。芹芬不明白。碧瑩的意思。一口應允。同到華麗娟家去。到了午後。碧瑩果然携了芹芬。同到華家。芹芬見了麗娟。便喚了一聲先生。碧瑩也招呼過了。麗娟對他們道。還有幾個會友沒有來。我在此等一等他們。你們先請後面去罷。碧瑩便同芹芬走進園門。忽見軻先。一個人在假山畔的亭子上。便招了一招。手指一指東面一座房子。似乎說。請你下來。到東面小軒中去。同你講話。軻先會意了。便連忙跑下來。同到小軒中坐了一回。軻先指着芹芬道。這是那裏帶來的小朋友。嗎。碧瑩道。這是我的學生。順便教芹芬。喚了一聲丁先生。碧瑩附着耳對軻先道。這就是寫信

給你的人……正要往下說。一羣男女會員都來了。軻先的夫人素行最後也來了。芹芬見了。素行很親昵的叫了一聲姊姊。素行不提防。瞧了一瞧。見是芹芬。便很奇怪的問。芹芬道。芹妹。你如何來的。芹芬說。朱先生同我來的。此時軻先早已跑到男會友羣裏去了。一會兒開會了。男女會員都分排坐下。碧瑩也帶了芹芬。走了進去。好在他們都不甚拘束。所以芹芬也在碧瑩旁邊坐了。大家公推麗娟爲主席。麗娟謙遜了一回。便站起來說道。我們今天的開會。是爲着暑假已到。大家都得到一個長時間的空閑。我們應該把他

如何度過這光陰。請諸君提議。話說完了。便有許多會員。你主張如此。他主張如彼。惟有軻先與素行。却都閉口不言。在那裏各想各的心思。軻先自忖。方才碧瑩說是那小學生寫的。他又。不認識我怎樣寫信給我呢。況且信上的說話。亦不像他們女孩兒的口氣。他正在想的當兒。會事討論已得結果。決定上午作爲研究科學時間。下午照平時星期日辦法。隨意會員入社。晚間可自由組織新劇團。跳舞團。園遊團。等等。……討論定了。碧瑩笑了一笑。站起來插嘴說道。會員軻先君。在上星期日。接到了一封沒地址的信。發信人具名C. B. 到現在還沒知道這C. B. 我想我們會友中不少好奇心切的人不

妨組織一個偵探團。代他把這事偵探一個。明白說時。專對着方才芹芬所招呼的幾個人。——除男會友——瞧了一眼。覺得均無可疑。獨見素行神色中。露出一種侷促不安的樣子。爲時已晚。大家都以爲此種談笑之資。便亦不甚注意。提出散會了。散會以後。除出幾個較密的男女朋友。問了軻先一個詳細。餘者早已散去了。

當晚軻先便接到了碧瑩的一封信。大約說「我昨天晚上正在批閱課本。無意中眼睛觸到了同那封信筆跡相像的字。今天早晨考究了一番。知道那信確是周生芹芬所寫。——就是同他會裏來的人——但是造

意的人他始終不肯吐實我再三詰問他纔說出請他寫信的人和我時常敘在一起我想這麼說是跳不出我們同樂會的會員了我所以帶他到會裏來便是偵查他相識的人結果有五六個人都和他打過招呼的但是你的夫人和他感情似更覺密切我當時便有些疑心後來我故意提到那事你尊夫人非但不以為奇怪反覺得露出很心虛的樣子統察各疑點那封信可決定是尊夫人倩芹芬代寫的我的責任已了一切緣由你可去問他……」

「勳先看了這封信便走到家裏素行見了笑了一笑說道你這時候回來做甚勳先也含笑答道你不是前星期就寫信給我叫我回來的嗎素行道

一〇

我何曾有信給你不要是你那心愛的C B女士啊勳先一想路對了便脫了衣服鞋子向床上被窩裏一攢素行說你今天爲何不住在清淨地方要趕到這很髒的地方來睡呢勳先道素妹你原來爲此嗎素行道你原來也明白了你不是那天說星期三回家來的嗎待到星期日不見你回來你想恨不恨我想你鬼鬼祟祟的不要又在那裏姊妹姊妹家裏去宿了我寫那封信來料想你總會意得到的不料你腦筋如此簡單還去倩碧瑩作偵探咧勳先道你如何又認識芹芬的素行道芹芬是我家嫂嫂的妹妹我那天回到娘家去我的哥哥和嫂嫂同去逛公園去

了。我觸景生情，便寫了那封信。剛巧芹芬望不到他姊姊正在沒精打采，我便托他代寫了他去的時候，我便囑她投到他家附近的信箱中。難道你連 *Come back* 兩個字都不能了解，那清淨的生活了。

先道：難為你弄這玩意兒，我原恐你疑心，所以談都沒有敢同你談起哩。說罷，相與大笑。從此，軻先天天轉來，再不敢住在學校裏過。

一種盜賊所不敢取的東西

蘭翁

有人說盜賊的眼光最兇。偷盜的時候，總揀價值最大和最輕易着手的東西。所以凡一切尊貴而輕小的東西，最容易引動他們的眼光。可是有一種東西，體積既小，只有一格蘭姆重量，價值却值到十萬金洋，却是盜賊們所不敢偷的。這是什麼東西呢？就是前年美國人民公送給法國女科學家居里夫人的銥。那銥只有一格蘭姆重，雖然包好，若使放在身上，不消多少工

夫。那肌肉就要受很厲害的灼傷。

銑的盛放的東西。必須在緊塞的玻璃管中。所以要緊塞的緣故。就因除了銑的光力厲害以外。還能夠發洩一種氣質。這氣質一經人呼吸進去。便能傷害人體中的白血輪。因而制人死命。在這玻璃管外。另外再須用鉛質瓶裝好。尋常輕量的銑。鉛瓶的厚薄。須得一寸中四分之一。假使一格蘭姆的重量。那就須至少半寸厚的鉛瓶。才可以免去危險。雖然如此。假使把這樣的鉛瓶藏在袋中。經歷一兩個小時。那麼肌膚的灼傷。仍舊免不掉的。因此。如果有什麼偷兒偷得了我們所贈給居里夫人的銑瓶。他假使開了鉛瓶。拔開了玻璃瓶塞。將那銑粉承在手中。只須一兩分鐘。手的肌肉的纖維。立刻可以灼乾。那手也就此殘廢沒用了。



軟柄短劍

李振華

沙達衣克博士每晨必浴。浴後始歸臥室。徐徐易其服。是晨博士方浴罷穿衣。忽實驗室之助手屈爾登。疾趨登樓。呼曰。先生。今有人欲見訪。謂必欲面會先生。狀若有至焦急之事者。却之不可也。語未畢。而足音之雜。遂即隨之。而至如以疾風捲落葉。顛撲以入此門者。則見一肥滿之紳士。絡金鏈於帶上。喘息言曰。先生莫訝。余爲失禮。余爲狀殊唐突。然殺人案也。我於提籃橋設衣服肆。我名斯密耶。余有一戚。僑於勢合路之一高樓。昨晚被人所殺。故特來奉懇先生。爲我偵探此案。博士曰。善。今日趁學校放假。爲汝一偵此案。特其人已氣絕歟。客曰。撫之冰冷。氣已絕矣。特警署中恐先生來親驗。故尙未敢將屍移動耳。博士曰。良佳。我輩即往可矣。於是博士與其助手那克澤君。即往實驗室中。凡偵探所使用之器具。一一納諸皮包中。持之出實

驗室。三人即出博士之家。途中據斯密耶言。則被殺者爲其內弟。姓阿克津。名半因。在商業學校卒業後。即就職於某公司。今此公司之總理。已歸本國。而留半因於勞合路之明石街。一切公司之事。托其管理。顧半因之性質。不甚馴良。與其姊夫斯密耶。尤不相合。時作齟齬之爭也。今日以某事之故。斯密耶必面會半因。遂偕律師何廣飛。同往勞合路之明石街。半因所居爲三層樓。叩扉久之。絕無應者。詢之廊下之侍女。則云昨夜阿克津先生之臥室中。電燈通明。到曉。不審有何事也。再至三層樓。極力叩門。仍無應者。入匙於鍵穴中。則門已內鍵。不識究爲何因。於是乃出門召警察。破扉而入。果出非常之變。蓋半因不審爲何人所刺。由背脊上突入一短劍。伏於床沿而斃。

以上均斯密耶所述。遂於提藍橋畔。乘電車以向勞合路。至明石街相近。即下車。此間已近海岸。而樓房林立。斯密耶引領至紅磚鱗鱗之一樓房下。告博士曰。此即半因所居也。三人登樓。則見何廣飛律師。珊石偵探家。及警務長警察等均在。見博士來。羣點首如禮。此時見房門已半破。室中陰森之電燈光。尙未熄滅。棹上留有飲餘之水。并有所閱之書。攤於几上。而室之正面。則俯伏而斃於牀上者。半因之屍體也。此一種悲淒之惡空氣。充滿一室矣。

博士曰。諸君已爲死者檢查歟。語時卽以身俯伏調查屍體。見牛因年可二十六七歲。近暖爐之前。兩手撲床。其死之原因。爲短劍所刺。固無疑意。此短劍乃自背脊之左肩下。突然刺入。其劍柄甚細。而屍體旁之絨毯。上尙落一自鳴鐘上之鑰匙也。

博士舉首。則見火爐架上。置有一時鐘。其玻璃門已開。警務長曰。先生見之乎。以我輩理想。被害者方立火爐之前。用鑰開此時鐘。而兇手自後掩入。當其捲此時鐘法條時。軋軋有聲。故兇手之足音。乃至不聞。兇手遂出其不意。以短劍突入。刺在左肩之下。視其姿勢。兇手必左手上。前以彼左手。必較右手爲順利也。特房門。堅扁。兇手將何由出入。斯爲疑問耳。

博士以簡單之語答曰。容我逐節研究。先取屍身之體溫試驗之。乃於皮包之中。出醫生所常用之檢溫器及撒粉器。各一檢溫器。如醫者之診病。然置諸牛因屍體之脅下。然後再取撒粉器。蓋博士每逢偵探殺人事件時。屢屢使用此器。與集塵器同用。爲狀頗似兒童玩具中之轉盤。陀而上。有一柄。其內部實以藥粉用時。持其柄而上下扇之。一方有微隙之口。內部之藥粉。卽如飛雪之散播。以撒於各物之上。再持其柄而煽之。則所撒播之粉。仍復吸集於玻璃球中。凡人手澤中脂肪之餘痕。及種種血污之痕。均可以顯微鏡於粉質中察之。此時博士乃以撒

粉器撒出一種黃色之粉播散於劍柄之軟黑皮上。珊石偵探見之殊以爲奇。

博士端相者久之面現失望之色。憮然曰：此短劍之柄乃無手脂之痕。兇手或穿手套來也。警務長曰：先生須喚廊下之侍女來一詢之耶。博士曰：且少待。我在此屍體未移動之前舉其要點。尙須留一二之撮影以存此遺跡。此室中物無有人爲之移動。歟。此窗誰爲之開者。何廣飛律師曰：我輩進此門時見此窗已開。想以昨夜非常蒸暑故半因君啓之。博士乃自皮包中出一輕便之照相器。復出一三脚架。并有捲尺。量尺。畫簿之類。自立於室之東隅。以攝全室總體之影。復移至南隅。呼其助手曰：那克澤君。汝試立此時鐘之前。作以鑰開鐘之姿勢。及舉手之狀。可乎。於是那克澤作此被害者之模型。復攝一影。而更於皮包中出粉筆一枝。就火爐之前。那克澤學士所立之處。在其周圍畫一白線。令那克澤退後。復攝一影。然後博士在畫簿上作一草圖。凡室之大小窗之位置器物之所在。咸詳載也。

爾是警察見之。頗有輕慢之色。曰：如此攝影畫圖。於偵緝罪人何補。博士微聞之。亦不語。仍理其所業。俄而報官醫梅先生來。梅先生見博士殷勤問訊。博士乃將挾於屍體懷中之檢溫器。拔出以示梅先生。令觀其度數。醫生驗之曰：已死經十小時矣。博士曰：此案誠不可思議。又回。

首向其助手曰那克澤君汝試觸手於此短劍那克澤乃攬此短劍之柄則微聞觸骨戛戛有聲乃曰博士此劍已刺入肋骨之縫故作此聲博士曰良然此必用非常之力以刺入者汝不觀此創口之衣服隨兇器已捲入其中是必於短劍刺入時力猛而速絕不遲徊然竊以爲世人雖有此氣力而手腕終不能如此之硬而捷也梅醫生曰此誠奇事博士曰達克透盍拔此短劍者醫生方着手於短劍博士曰且止乃自懷中取出一絲線以此線向短劍之刃面作平行令助手那克澤曳之徐徐拔出此短劍此劍旣出衣服之捲痕亦消博士曰達克透試觀之此線所以示創口之方向此創之方向與衣服之捲口一致也此間所顯着之角度即短劍之刃有迴轉之手法也

屍體之檢查已畢警察三人卽運之至鄰室臥榻之上被以白布然後仍返原室警務長曰諸君屍體已經檢查室中各物亦已檢驗博士并有攝影及草圖可云詳細無遺惟此次半因之死實爲不可思議之事蓋此室出入之門僅有一處而自內嚴扃深鎖兇手之不能外出固甚明瞭至此窗離地高及五丈別無可以攀登留足之處亦無臨街之雨管萬不能由窗上下然則兇手何以能出入此實一大疑問也博士莞爾笑曰此誠不可解之事實然此兇手必有逃

遁之途也。警務長聳肩乾笑無語。博士曰：以我所思，亦與君同，必被害者。昨夜一人在此室讀書，因見火爐上時鐘已停，遂將書合於几上，起立取鑰，欲開此鐘。諸君不見此鐘之針，尙指十二點十分鐘耶？當此時也，遂爲短劍所刺矣。警務長曰：然是必有左手上前之凶手，自後掩襲，直刺其背。博士點首曰：今宜呼廊下之侍女來一詢之矣。警務長曰：可乃令警察一人往喚侍女豐兒。此人軀幹癡肥，容貌極醜。既至樓上，博士先問曰：汝知昨夜出入此室有何人耶？豐兒曰：此樓上各房中出入之人甚夥，余實不能一一記憶矣。語時以手押其凸額，作深思狀曰：噫！我蓋思得一人矣。博士曰：誰也？曰：卽此斯密耶先生之女公子昭林姑娘。曾入此室也。斯密耶驚曰：昭林來耶？我何以未知？博士曰：姑娘以何時來？豐兒曰：以九點鐘來，九點半鐘去矣。博士乃向斯密耶曰：足下於女公子到此，曾未聞知耶？斯密耶曰：然。警務長曰：我思昭林姑娘……方語時，何廣飛律師曰：且待俟博士問畢，後再言。警務長曰：無他，我思殺人之事，斷不至疑及年輕有職業之女子。假令昭林姑娘而亦左手上前者，或足以令人起疑也。警務長固無心作是言，而斯密耶之顏色驟變。蓋斯密耶之女公子實左手上前者，警務長善於察言觀色，見斯密耶驚訝之色，頗爲注意，乃復叩豐兒曰：以前是否有一乞食裝束者，送信於半，因君有之乎？

豐兒曰。有之一星期前。有一襁褓之乞食兒。送書於半。因先生封面書有阿克津。半因先生手啓下面未署投函者姓名。置書於此。卽行此書。係我親授。半因先生者。嗣後常有乞食兒到門前。持有種種樂器。或僅口中唱歌。仰首以向半。因先生三層樓之窗。時或有之。此時衆皆默聽。豐兒之言。而警務長出其不意。卽至次室。取手書一束。以絲縛之。中有書信五六封。於其中出一封信。曰。此於死者枕畔所檢得者。諸君均未見。有是書乎。此或乞食兒所持來之手書也。豐兒一日。卽望見之。曰。是也。是也。警務長卽於封套中。出信紙及復展視。頗有不解之狀。卽以授博士。曰。先生請鑒。此又藏有何種啞謎也。博士視此紙。一時亦不能明瞭。乃向懷中出凸光鏡於窗。前明亮處觀之。已而授與何廣飛律師。曰。是誠有趣味之怪手書也。不可思議之繪畫。律師先生。汝試視此者。何廣飛將此紙攤於棹上。則最粗製之西洋紙。而以紅墨水作繪畫於此。繪畫之縫中有極細之字一行。曰。

六日內須實行。否則至第七日。汝之命運。卽如此繪畫。汝其猛省勿悔。

其所繪畫者。乃作一骷髏之形。以一手握劍。一手捉一人。而割其首。所繪雖拙。而至爲奇麗。何廣飛曰。此實一脅迫證據也。警務長曰。此毋庸議。蓋寄此信者。要求半。因於六日之內。料理一。

事。不然。即將殺却耳。律師曰。然。我輩須問此乞食兒。究竟誰使之來也。警務長曰。偵探此寄信者。爲何人。調查此乞食兒之在何處。此爲我一方面之事。當即着手進行。語時。警務長起立欲行。博士曰。我於此尙有兩問題也。其一。卽頃者之短劍。請再賜我一觀。警務長乃自懷中出短劍。博士復細細觀之。曰。言其形狀。言其材料。實一可珍奇之短劍。且爲軟木之柄。警務長曰。軟木之柄。以其輕也。博士復出凸光鏡。細視此短劍。又畫之於畫簿。再取量尺。彎脚規。將短劍之大小。詳細察之一。記入簿中。事畢。博士復曰。第一之問題已畢。我將從事於第二問題。卽此室之對面是也。爾時。博士乃步及窗口。向外舉目四眺。則對面亦爲一三層樓。相距約七八丈。尙於其間。種有楊柳。柳下爲鋪。有細砂之街道。博士頻向對面之窗。考其位置。乃指曰。此對面之三層樓中。昨晚爲何人所居也。縱不能見此室中殺人之事。然昨夜終宵。電燈照耀。則此室中人。必能見也。警務長曰。然。想此室中人。必能見也。此時警務長見博士遷延不去。不能久待。於是警務長及官醫。率其警察輩先歸。博士與其助手那克澤及何廣飛斯密耶。一同出室。閑步於樓下樹林之中。博士乃詢斯密耶曰。此次半因君死。後不知何人。最有幸而最受益也。斯密耶嘆息曰。我思因此事件。最受益者。莫如藍斐然。斐然之與半因。絕非親族。然而彼將

得半。因財產之全部計九萬圓有餘也。先生須知被害之半。因兄弟二人。兄名惠廉。惠廉有一子名文海。但惠廉於四五年前早死。遺有一妻一子。子即文海也。翌年半因之父將死於臨終之前。呼半。因於枕邊謂將己之財產全部傳與半。因。惟令其保護惠廉之遺族。至惠廉之子文海。年至二十一歲時。乃分財產三分之一。與彼。口授此遺囑。而沒。然半因之爲人。我固與先生言者。其性質殊未佳。非僅不守乃父之遺訓。且將拋棄此重要之遺囑也。彼既不肯分此財產與姪。乃與友人藍斐然訂平分財產之約。藍斐然有妻名荷娘。頗聞與半因有曖昧之行。然事出傳聞。未足以爲確據。惟今惠廉之子年已二十一歲矣。而半因殊不道及分產事。并不甚願恤其姪也。

博士曰。然則半因與藍斐然所訂共分財產之契約書。業已成歟。斯密耶嘆息曰。我即因此事而喟嘆。蓋半因於未死之前。已經訂立。先生不聞頃者所言。吾女昭林。昨夜曾往訪半因乎。蓋昭林實與惠廉之子文海訂有婚約。昭林因半因背亡父之遺囑。不以財產與文海。日來非常憤憤。故昨日往見其舅。即將談判此事也。博士曰。藍斐然現操何業。爲何等人物。斯密耶曰。向者從事於機械之學。今爲機器師矣。兼以製圖爲業。一向放蕩。不理於人口。刻亦日漸貧乏矣。

博士曰。其相貌如何。斯密耶曰。某曾會見一次。身材五短。面容瘦瘠。頰髯剃去。露有青青之痕。惟有一奇相。卽缺左手之中指也。博士曰。缺左手之中指耶。其住址何在。斯密耶曰。住於玉井街。

博士與斯密耶問答既畢。斯密耶及律師以偵探罪人之事。委托博士。遂卽先歸。僅留博士與助手未去。適侍女豐兒行經其前。博士急呼止之曰。半因先生室中窗之對面。有屋作尖形之建築物。此爲何門牌。豐兒曰。明石街之六號。此家向爲旅館。故各色之人均有居住也。博士曰。我尙有一事托汝。我在三層樓上時。自窗前遺下一物。請汝爲我覓之。語時。出一名刺於其背之中央。畫一六角眼之平圓小板圖以授豐兒。此時博士之助手克那澤不審博士之意。曰。我未見先生遺失何物也。博士搖首不語。旋出門向橫街而行。那克澤默隨於後。博士至豐兒所言之旅館前。舉首以觀門前所懸之旅客一覽表。則見一繫白布胸遮之侍女持帚而出。曰。貴客欲訪何人。博士曰。第三層樓第三號室。係何人所居。蓋博士以目力約略斷定。此三層樓第三室適對半因之房。故試揣之。侍女曰。此爲律師陸雄君所居。博士曰。是也。我卽訪陸雄君耳。侍女曰。渠適以事他出。博士曰。不在耶。特我與陸雄君爲至友。請開其房間待我。留一字條可。

乎。於是博士與其助手登三層樓。在廊下轉角處。果有一銅牌。書明第三號室。博士行近其前。聞室中似有人聲。又似以繩牽拽。作響。博士推門一觀。顧那克澤曰。佳佳。於是兩人連翩而入。此室蓋室中有一十三四歲溫和之僕。歐方以扯拽地鈴爲樂。注其全神於此。未暇顧及來客也。

其地鈴方旋轉。及於牀前。博士卽以一手拾取之。曰。且住。陸雄先生不在乎。少年方注視來客。曰。先生今日不歸矣。彼令余在此看守。博士曰。我來奉訪。適相左。今日果不歸耶。少年曰。然。脫有所事。請留手書於此。吾主人亦留字於棹。以告客之見訪者。博士目光向棹上觀之。則見以紅墨水及自來筆書之。嗚呼。此紅墨水所書之字。讀者諸君尙有能記憶者乎。

博士曰。我所訪問者。實爲陸雄君耳。此室之主人。未識是否汝主人。非身高而瘦。面色黑蒼。鬚常剃者耶。少年曰。主人瘦而面黑。常戴顏色之眼鏡。博士曰。我所訪問之人。左手有傷。少年曰。左手有傷。與否。我不能知。惟見其始終於左手御手套耳。

此時那克澤猛憶頃者。博士調查短劍之柄柄上絕無指痕。以是知凶手必御手套。今果然也。博士聞僕歐之言。點首曰。然。少選。又曰。我既不遇汝主人。請留一書於此。乞與我以片楮也。語

時。僕。歐。卽。就。架。上。取。出。廉。價。之。信。箋。與。封。筒。復。將。墨。水。壺。及。筆。奉。上。博。士。伸。紙。振。筆。颯。然。直。書。及。寫。封。套。時。忽。將。所。寫。之。信。摺。疊。藏。入。懷。中。曰。我。憶。之。矣。此。事。信。上。寫。不。明。白。且。事。急。不。能。待。其。歸。也。我。知。渠。所。住。之。處。不。如。自。去。尋。之。爲。妙。僕。歐。瞳。目。不。知。其。故。目。覩。此。兩。人。匆。匆。出。室。外。那。克。澤。曰。先。生。何。以。旣。作。書。與。彼。忽。又。中。止。博。士。曰。無。他。此。設。法。取。彼。之。信。箋。以。爲。證。據。耳。兩。人。遂。由。三。層。樓。而。下。博。士。就。懷。中。取。出。信。箋。以。凸。鏡。照。之。不。禁。拍。手。曰。妙。妙。那。克。澤。不。審。博。士。何。所。發。見。樂。乃。若。是。當。兩。人。繞。出。迴。廊。時。彼。白。布。胸。遮。之。侍。女。仍。在。掃。地。博。士。問。之。曰。此。三。層。樓。上。之。陸。雄。君。住。此。幾。何。時。矣。侍。女。曰。約。在。一。月。以。前。博。士。曰。今。朝。以。何。時。出。門。侍。女。曰。八。點。鐘。時。卽。出。門。且。持。有。一。細。長。之。包。長。約。五。尺。似。乘。街。車。他。往。也。其。包。之。細。長。頗。似。獵。鎗。博。士。曰。細。長。之。包。頗。似。獵。鎗。乎。謝。汝。見。告。博。士。別。侍。女。出。至。馬。車。行。探。詢。以。陸。雄。之。面。貌。及。體。態。告。之。車。行。中。曰。有。之。至。溫。爾。登。之。停。車。場。彼。購。玉。井。街。之。車。票。者。也。那。克。澤。默。念。所。謂。玉。井。街。者。斯。密。耶。所。言。半。因。之。友。人。藍。斐。然。所。住。之。處。也。

越。數。日。博。士。乃。乘。電。車。至。西。京。路。入。一。五。金。雜。物。店。中。購。取。鋼。鐵。之。屬。并。及。內。有。旋。條。之。舊。鎗。一。支。而。歸。那。克。澤。不。解。何。故。是。日。之。晚。在。博。士。家。之。樓。上。集。談。座。中。有。博。士。那。克。澤。屈。爾。登。何。

廣飛四人。而桌上并置有短劍一柄。何廣飛律師問曰。此短劍者。今朝向勞合路警務長取來者歟。博士笑曰。汝以此爲真乎。是蓋就余短劍之圖。而令屈爾登往製造之贗本也。律師曰。噫。此贗物耶。細視之。實與半因背中所刺入之短劍分寸無異。正研究時。忽聞足聲雜遝。排闥而入。乃提藍橋開衣服店之斯密耶也。喘息揮汗而入曰。先生大事大事。蓋我之女兒昭林頃間爲警吏所拘去矣。博士從容言曰。女公子被拘耶。詎汝家姑娘左手上前者耶。斯密耶曰。是也。此實命運之惡。吾女實左手上前者也。特以彼爲殺人凶手。真爲意外之事。望先生速爲一救。博士曰。汝請安心。勿慮。明日必能爲女公子洗此不白之冤也。方語時。又聞劍鞘觸地之聲。錚錚然。因思誰復來此者。則卽拘捕密斯耶女兒之警務長也。博士已察斯密耶之心。令其向他室暫避。博士迎警務長入曰。聞君捕縛嫌疑入斯密耶之女兒有之乎。警務長曰。有之。我思此女實有可疑之端。故以警察上之職權拘捕之也。博士曰。昭林姑娘果爲嫌疑犯乎。警務長曰。博士想必早已知之。昭林者已許配半因之姪文海。半因應以父之遺產三分之一分與其姪。乃靳而不與。昭林由是頗恨半因。昨晚爲談判之末日。昭林面會半因。僅數小時耳。且昭林入室時。確爲左手上前者。據侍女豐兒所言。有乞食兒送此奇怪之手書與半因。而付此乞食兒。

者實類一婦人夜中不能分明然其狀頗似昭林由此種事實考之則昭林殊有惹人疑怪之端安得不斷爲嫌疑犯也

博士曰然則昭林何能在此嚴扃之室中任意出入警務長曰卽此一端殊爲一大疑問此非先生研究不爲功語時又低聲曰我輩入此室時既不見凶手之影形則凶手必已逃出無可疑義先生以爲然否博士曰此語我不能承認我言時君勿疑訝蓋我輩入室旣不能見有凶手而亦不見有遁逃之踪跡以余所思以此凶手者未嘗一步入此室也警務長曰噫凶手未入室乎不入此室如何殺人博士曰以不入此室之殺人犯此所以爲不可思議之事就此點而研究之正需偵探之活眼警務長曰現在此短劍已刺入半因之骨中流血而死苟凶手未入此室半因何以受傷博士曰此事須我明白言之方能識中奧義總之昭林姑娘必非犯罪之人此事不當冤屈也時人人欲聞博士所說不入門而殺人之事皆屏息以待博士四顧座客言曰今日之事實爲破天荒者我且言半因被刺時之位置半因之死時諸君所知也立於火爐之前開此火爐架上之時鐘短劍自左肩之下突然刺入背脊中而細察短劍所來之方向蓋在所開對面之窗口來也警務長曰此樓非離地五丈高乎博士曰然我再詳細檢查此

種劍……語至此博士自几上手此短劍忽聞有叩門者那克澤啓之則半因所住勞合路之侍女豐兒也曰先生今朝往尋先生所托尋之物於地上覓之不得今見此物乃掛於一株樹上乃取下送上語時出一小紙裏付博士博士曰謝汝爲我留意乃出囊中金錢賞之豐兒去後博士曰我再言此短劍實乃奇妙之物試觀此贗造之劍乃以屈爾登所製之短劍示警務長警務長瞠目無語博士曰今此凶手所用之短劍世界上最細之短劍也偷握之於手中以刺人不如自遠方投入之反爲便利也

警務長曰何也博士曰此劍之刃爲鐵製而其柄則以軟木爲之刃重而柄輕也其握手之處有一六角形接筭之處凡普通市中之刀劍師均知此情形也其次再觀此短劍之柄至於刃尖其各部大小約略相同卽直徑共六分也

博士又曰此直徑之六分蓋與此間各鎗砲店所出賣旋條鎗之口徑之相合卽彈丸出口之直徑一博士語時卽時在室隅取一鎗握前日自外購歸者乃握短劍之刃插入鎗管之中短劍適與鎗管相合而微露刃尖在鎗管之口警務長見之吐舌曰先生然則此凶手以短劍用鎗遙擊耶博士點首曰然其柄之所以用軟木者爲減其重量也此特爲殺人而製耳脫有

人手持此短劍而刺人則其劍柄如此之輕而細頗不着力勢必用力迴轉其劍而後可深入以受重創今檢驗半因背上之傷併其背衣服之狀況短劍之刺入其身如中箭然并未有迴轉之勢則其全恃鎗機之力可以推測而知惟思柄刃相接筈處必有護手之六角形物而鎗中必有金屬製柔軟之下座一物此下座鑲於鎗海之中當短劍發射時此下座亦隨之而出今吾屈爾登亦照樣作此一物矣

博士即出一物爲一六角形穴之平圓形板博士又令屈爾登在實驗室取第二十號之口徑鎗與無煙火藥來乃以小平圓板裝置鎗身中又以短劍插入鎗管再裝彈藥閉其破口開室中之門攜鎗而出更於鄰室之正面壁上作一蘓草之的乃曰那克澤請汝試擊一鎗那克澤握鎗并肩照定目的物將機括一扳但聞錚然一聲短劍自鎗口飛出深刺入蘓草之的此時大衆均拍手以表歎服之意博士再從右手之掌中出此勢合路侍女豐兒所送來之小紙裹啓視之則一爲博士前日所與豐兒之名片背面固畫有略圖者也一則有六角形之穴之金屬平圓板也博士曰此爲我前日托此侍女豐兒向半因所住之樓與對面六號之旅館相距處之地下所拾得實爲至要之證據也

博士語時。卽向前拾取。頃者那克澤開鎗時。從鎗口落下。之下座與豐兒所送來之平圓板。相比較。兩平圓板。小大厚薄。實無參差。博士曰。凶手實藉此種鎗力。以短劍遙擊。是諸君之所知也。余前日至勞合路檢驗時。已疑及此。因委托該屋侍女。探取此物。果落下此件。足爲證據也。警務長曰。聞先生之言。令人非常敬佩。然則開鎗之本人。究爲誰乎。何以開鎗之聲。近處無人聞耶。此亦一疑問也。

博士曰。是必用一種壓榨空氣之氣鎗。故不聞有何種聲音。而短劍飛出時。亦不見有硝烟之痕。蓋凶手蓄意殺人。必種種安排預備。至君問凶手之爲誰。我亦據我所偵探略有所知。願諸君將前日所繪畫骷髏之手書。借我一閱。警務長曰。可乃自懷中取出乞食兒送半因之一手書。博士乃鋪於桌上。曰。諸君試觀此套封及信紙。均極粗劣。而字體亦甚拙陋也。博士曰。再觀此所用之墨水。亦非上等之品。蓋此項墨水。爲製圖師及機器師蓄於自來水筆中所用之物。我固知之。則寄書之人。決爲製圖師及機器師無疑。其所畫骷髏之形。我以顯微鏡窺之。是用一種粗製之畫圖紙。其紙上常有尺度。以便繪畫。而更有鉛筆所劃之線。用橡皮揩擦以去之。其痕跡歷歷可見也。我再以彼橡皮所擦下之屑。而檢查之。則確爲製圖師所慣用之柔軟紅。

色。橡。皮。據。以。上。所。見。其。寄。書。之。人。實。製。圖。爲。職。業。者。可。以。預。知。我。今。再。言。半。因。之。房。對。面。六。號。旅。館。三。層。樓。上。有。一。業。律。師。者。諸。君。之。所。知。也。蓋。自。半。因。所。立。之。場。所。以。一。直。線。向。對。面。之。窗。測。量。之。卽。在。彼。之。房。中。

語。至。此。何。廣。飛。律。師。曰。然。也。果。爾。則。半。因。死。時。所。立。之。位。置。殊。爲。至。要。之。證。據。幸。博。士。已。留。有。照。相。而。更。令。那。克。澤。先。生。立。此。地。位。以。粉。筆。四。周。劃。之。而。博。士。頻。注。目。於。窗。間。蓋。有。此。一。層。關。係。在。足。見。博。士。之。細。心。也。

博。士。又。曰。余。於。是。乃。向。旅。館。以。訪。尋。律。師。之。陸。雄。君。適。此。君。不。在。乃。入。彼。三。層。樓。之。室。中。於。其。僕。歐。手。中。誑。取。彼。信。箋。後。在。彼。書。桌。之。上。調。查。其。製。圖。者。所。用。之。尺。度。橡。皮。墨。水。之。類。始。知。此。君。實。非。業。律。師。者。乃。製。圖。師。也。

博。士。又。曰。我。曾。聞。諸。僕。歐。居。此。屋。之。主。人。身。體。瘦。小。常。戴。有。色。之。眼。鏡。始。終。以。左。手。御。手。套。是。日。之。晨。曾。攜。有。形。如。獵。鎗。之。細。長。包。出。門。僱。街。車。至。火。車。站。而。購。買。至。玉。井。街。之。車。票。再。取。此。畫。骷。髏。之。信。箋。與。余。誑。取。之。信。箋。比。較。之。益。復。明。顯。矣。語。時。博。士。乃。取。二。紙。比。較。之。見。夫。紙。之。質。地。與。墨。水。之。色。及。字。體。悉。相。同。而。信。箋。之。角。上。所。刻。之。小。印。亦。復。一。致。也。

此時警務長握其腰懸之長劍而起言曰所謂陸雄者何人宜即日捕縛之博士曰且緩在我偵探之報告尙未畢詞也當檢驗半因之屍體後我卽探詢斯密耶半因死後何人最得利益斯密耶告我有藍斐然者半因之友也此人實爲一惡奴放蕩不羈其所操之業爲製圖師身軀短小而精悍頰髯常剃左手缺一中指惟余所偵探之陸雄亦爲身體瘦小者常戴有色之眼鏡而左手必御手套再以兩人之信箋比較又無不相同則此事亦可推測而知矣警務長曰然余實一時粗莽乃拘捕無罪之昭林姑娘殊對於斯密耶君萬分抱歉也爾時開衣肆之斯密耶君亦由別室中趨出向警務長伸謝並謝博士偵探之神妙是日彼殺人凶犯藍斐然亦被捕獲而於其玉井街之家中搜出殺半因之氣鎗彼恐犯罪之證據發作故埋之地下然卒被警察等搜得而定其罪也(完)

實事偵探錄(續)

張舍我

澳洲黑人自此失蹤的人的門口目注着地往前走去。有時蹲下去嗅那地上的泥土。走了數里後到一間很小的牧人草屋前。他用手指着他足旁的

地向那二個陪他來的警察探着不規則的英語道：「兩個白人曾在這裏走過。」他的同伴細細查察那堅硬的土地。但是連到半個足印也找不到。土人又走前了幾步。呼道：「這裏有爭鬥。兩個人的大門。」又走上前三步。他又指着地上說：「這裏有殺人的事。殺人。」警察依着他的指示看去。那地上的泥土已被人掘動過了。將泥取去。下面發現一堆已凝結成塊的血。這樣似乎暗殺案在此處發生的了。然而倘使這樣。那屍首到那裏去了呢。暗殺人者在那裏呢。解決這個問題的亦祇有這黑人了。他俯首前行。依着別人眼力所看不出的足跡。往一哩以外的一條已乾涸的河底走去。偶然遇着一個積水潭。終要很注意的觀察一會。躡一會。後來到了一個大水池旁。他立定了。伸手盛些水面上的浮渣在手掌裏。躡了一會。又嘗了嘗滋味。很自信的說道：「這裏有白種人。」（未完）



第二號室

英國瓦拉斯著

程小青



第三章 二號室

六點鐘的時候華盾醫士在他地鳳街寓裏換上他的晚服他預備和他的老友在俱樂部中晚餐竟忘了羅白的約會等到穿好衣服將要下樓忽然省憶起來於是回進去將聽診器放在大衣袋中重新出來他想起羅白覺得他生平行事還算不錯不過他有一種堅強毅力每做一事絕不怕人家的阻難和反抗這未免教人覺得他性情的倔强此番他竟要結婚那更出乎意想之外華盾醫士到了潑拉瑪屋霧氣漸漸的稀薄有一個穿制服的守門人一見他就說道「先生你不是華盾醫士麼」華盾微笑應道「正是你的認識的記憶力很佳」守門人道「我不得不有這種記憶力否則就當不下這個職司我當這一宅屋子建造的時候已在這裏服務所以凡係在這裏出進過的人大半都能辨識今天早上有一個密司脫呂明

登來過他也長久不到這裏來了。但當建造的時候他當過助理的建築師的。華盾醫士攪言道：「密司脫呂明登麼他來做什麼？」守門人道：「他不過來瞧瞧因爲他正給人家造一宅新的寓屋特地來瞧瞧那電線怎樣裝設的所以我領他瞧了一回。此刻可要我送你上樓去麼？」醫士搖搖頭就跨進了升降機自己開到上面他走過了一條有窗的甬道就到了第二號室的門前。他按一按電鈴門就開了一個瘦臉的僕人走出來說道：「先生是華盾醫士麼？請進來。」醫士一看見那個僕人覺得有些詫異因爲他已穿上大衣彷彿要出去的模样。那僕人叫做密勒便解釋道：「今晚是我的例假密司脫羅白已允許我出去。但我知道你要來了並且還須等那個客人動身以後我才可出去。」醫士道：「密司脫羅白有客人麼？」密勒軒眉道：「正是你不聽得聲音麼？」那憩坐室和客堂的中間本隔着兩扇重門和一塊厚幕但裏面的聲音果然還聽得出醫士仔細聽了一回只覺得羅白和那客人的聲浪都很粗宏但他們究竟說些什麼却聽不清楚。密勒道：「他們這樣爭吵已有一刻多鐘。」說着向那客堂中的大鐘瞧瞧。縐眉道：「醫士你可在這裏等一回麼？如果你要到餐室中去等他我也可以領你進去。」華盾醫士答道：「不必了我就在這裏等罷。你可是就要出去麼？」密

勒道：「我的女友在外面等我，像這樣的晚上，我不能再叫伊等着。此刻我去和伊說一聲，略停一刻，再和伊會面，不到一刻鐘就可以回來的。」這時七點鐘已過三分，醫士的晚餐約定在七點半鐘還可等待一回，但同時忽覺得內室中爭鬩的聲浪越弄越高，他聽得羅白說道：「伊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做。」醫士因向密勒道：「你就去罷，但快些上來，不要叫我多等。」密勒就悄悄出去過了十四分鐘，他已回來，見醫士正坐在燈旁讀報，那時裏面爭吵聲音已停止了。醫士將報紙摺好，說道：「密勒，你進去給我向密司脫羅白說一聲，我不能多耽擱了。那個客人好似已去，因在五分鐘內不聽得有什麼聲音。」密勒卸了大衣，舉手整整頭髮，就進去敲門。華盾醫士也立起身來，忽見密勒回過來說道：「先生，他不答應，他每當發怒的時候，總是這樣的，你可要自己去試一試麼？」醫士顯出不耐的樣子，跟密勒走到門前，引手握動門鈕，那門却是鎖着，他發聲叫道：「羅白！」沒有人答應。密勒道：「他一定在臥室裏，因那書室裏有門，可以直通臥室，但我想他此刻未必會見你，有時他發火起來，真是可怕，或是將器具搗毀，或是獨自關閉在臥房裏，面不容一個人近他。」醫士道：「雖然裏面是不是他一個人，我並不能確定，我原沒有見那客人走出去啊。」密勒道：「先生，請你等一等。」密勒向

那廚房的甬道奔去。甬道的盡端有一扇門已靠近。那下樓的石梯因指向醫士道：「這石梯就是通後門的。他大概從這條路去了。」他起先也是從這條路來的。我本來覺得很希奇。醫士問道：「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密勒道：「那人約摸三十五歲狀態很活潑。那時他好像已醉但暗矇中我沒有瞧清楚。當密司脫羅白一聽得他的聲音便走出來叫他進去。」醫士把手摸摸他衣袋中的聽診器向密勒道：「我要去了。他問我時說我十一點過後再來。但他若要我早些來。你可打電話到選舉俱樂部來叫我。」

約翰華盾醫士回到俱樂部時有一封信在那裏等他。但不是羅白的信。却就是那個約他晚餐的朋友因着忽然感冒不能踐約故而寫信來知照道歉。醫士走進餐室。黑來勃郎先在那裏便立起身來招呼道：「華盾你的朋友還沒有來麼？到這裏來坐罷。我正覺得寂寞。羅白怎麼樣？」華盾笑道：「據他的僕人密勒告訴我。羅白正在那裏發怒。因我到時他恰巧有一個客人不能出來見我。」勃郎道：「唉。那人真可惡。」接着忽道：「這羊腿很好。我勸你嘗試一下。」他們吃完了晚餐一同回到吸煙室。中那裏竟沒有別人。華盾裝滿了煙斗。勃郎也燒着一支紙煙。啣在他的薄嘴唇中。他們靜寂了。約摸半個鐘頭。勃郎才把這靜境打破。說道：「那

年我在利凡脫營裏的時候羅白乃是一個放債人差不多有一半同伍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醫士道：「唉！你今天怎麼這樣容不得羅白！」勃郎莊色道：「我真覺得很厭惡他更不願他和我同在一個俱樂部中並且他竟要圖娶佛雷的女子！」他說到這裏忽覺那醫士的足尖抵在他的足上仰面一瞧才知佛雷呂明登正也走進來了醫士第一着覺得足以注意的就是呂明登死灰的顏色他似乎沒有瞧見室中的二人一直向那參考書的架子走去取得了一本書急急翻閱接着好似已檢得了他的需求便放了書轉身出去黑來勃郎立起身來瞧那呂明登檢閱過的一本書却是一本火車時刻表他回頭向醫士道：「佛雷所瞧的乃是火車時刻表不知道他要往那裏去！」到了九點三十分鐘勃郎動身往蘇格蘭場去醫士也起立擊去他烟斗中的灰燼道：「我再要往羅白寓裏去走一遭此刻他的怒火想必已熄滅了！」於是他們就一同走出俱樂部來醫士到了潑拉瑪屋這一次那守門人開着升降機送醫士到二層樓上醫士走到第二號室門前引手掣那門鈴一回升降機上的鈴聲忽然響了一響守門人就重新開到三層樓上去到了三層樓上見鐵欄外面並沒有人因重新把升降機開下來開到第二層樓見那醫士已在鐵欄外等着守門人問道：「先生你按升降機

的鈴麼」醫士道「沒有我想是樓上有什麼人掣的現在我記起來了密勒早已出去我也不便進去了」守門人道密勒大概從那石梯上出後門去的所以我沒有瞧見原來這梯子本備寓屋中執事僕役們用的」醫士瞧瞧表說道「九點三刻了你們的鐘諒來停過的」守門人探頭瞧那大鐘答道「正是今天下午這鐘果真停過的」醫士坐着升降機瞧來走到寓屋外面便向一輛停着的街車走去忽有一個人擦身走過那路燈的幽光從霧氣中透露出來照在那人面上就是佛雷呂明登醫士站停了更回頭一瞧見他穿一件灰色大衣這分明是呂明登到俱樂部裏來時穿的衣服醫士因私忖道「呂明登是含恨羅白的這時候他來做什麼呢莫非因着羅白奪了他所愛的女子的緣故此刻要到他寓裏去報仇麼」他退步過去瞧時呂明登却已不見醫士因自己譬解呂明登所以到這裏來也許是偶然的巧合他先前的理想未免神經過敏了他回到俱樂部時勃耶正坐在火爐面前一見勃耶便開口道「醫士有一個電話在那裏在我進來的以前那信剛到」這時有一個侍者執着一隻信盤過來醫士將眼鏡架好取紙念道「九點五十分接到」又念那記錄下來的信息道「密司脫羅白願在明天十一句鐘和華盾醫士相見」

醫士讀完詫異道：「奇了。這電話他大概在我離去潑拉瑪屋沒有幾分鐘後就打給我的。」勃郎作荷荷聲道：「惡漢。」醫士見狀心中不禁驚異，但並不答話。接着勃郎就講到他的珠寶案子，他說已在崙不斯街的小屋中把那個盜寶人捉住。於是他們坐在爐前閒談了一回。直到十一點一刻，醫士才立起來道：「勃郎，我們應當去了。假使再耽擱下去，阻擋侍者們的睡興未免有些不情。」他們正穿上大衣，剛要出去，忽有一個侍者奔進來道：「華盾醫士又有一個電話給你。」醫士慌忙趕到電話箱前，只聽得聽筒中問道：「你是華盾醫士麼？我是密勒，請你就到這裏來一趟。」醫士覺得密勒的聲浪中帶着驚惶，正不知發生了什麼變端。因問道：「什麼事啊？」密勒道：「下面的寓客上來告訴我，據說密司脫羅白的臥室中有血滴漏下去。」

第四章 燒燬的信

醫士得了這個信息，便走過去告訴勃郎。他們就忽忽走出俱樂部，雇了一輛車子，破着重霧趕到潑拉瑪屋。來到了屋前，見有兩個警士在廣廳中和守門人及密勒講話。那時密勒面無人色，身體也不住的顫動，便搶着叫道：「醫士，你來了。謝謝天，我已碰過密司脫羅白的房門。」

可是鎖着不開來。所以下來叫了這兩個警士。「勃郎安慰他道：『你的處置很適當。』」又向兩個警士道：「我叫黑來勃郎就是蘇格蘭場的副警務長。你們一個留在下面一個人跟我上去。」一個警士忙行禮道：「先生我認識你的。」勃郎又道：「這是我的朋友華盾醫士。你再去打一個電話請官醫來。」說完就一同走進升降機乘機向密勒詢問情形。據說他出去和女友會面回來時已近十一點鐘。那時沒有什麼異象。只是他主人的門仍舊關着他正準備回房去睡時。忽那守門人和樓下寓中的一個管事人奔上來報告。據說他主人的臥室中有血水漏下去。於是他就打電話給華盾醫士。此外他不知道什麼了。勃郎問道：「你在什麼時候回來的？」密勒道：「恰準十點半鐘。當我進門的時候還聽得那鐘打了一下。」他們到了他樓上走進了第二號室。客堂勃郎說道：「在九點五十分時他明明活着到了十點半鐘。你沒有聽得什麼聲音再過一刻鐘下面的人便發見樓板上漏下去的血水。這樣的地板至少須得十分鐘工夫才可以透漏下去。」醫士提議道：「也許不是血。他却倒翻了一個紅墨水瓶。」勃郎問道：「他房裏可有什麼墨水麼？」密勒道：「有的那裏有一隻寫字桌。」勃郎點頭道：「那麼我們但希望如此。」他就走到書室門前。扳那門鈕竟轉旋不動。他吩咐道：「

取一把斧來。」不到幾分鐘那警士已取了一把救火斧來。接着就動手破那門板。劈了兩斧。門板已破。勃郎就伸手進去。摸取鑰匙。又說道：「那裏面竟沒有鑰匙。你再把那鎖一拼。劈去了罷。」警士便用力運斧。不一回。門果然破了。他們向內眺望。乃是一間大室。陳設非常富麗。靠壁有幾張坐椅。地板上鋪了一塊巨價的土耳其毯。中央有一隻金黃色的寫字檯。檯上放着電話器具。牆的一面乃是一扇向外突出的窗。有絲幕遮着。靠窗口另有一隻小寫字桌。他們四面一瞧。竟不見羅白。警士忽引手指着一處道：「先生。這是什麼東西？」勃郎照他手指的方向瞧時。見一件絲織的睡袍。擱在椅子背上。他伸手將衣取起來。接着又瞧他自己的手。原來那睡袍的胸襟和袖口。都被血浸溼。他將衣放下。說道：「不要接觸這東西。醫士留心些。地板上也有血呢。」更瞧那一面時。有一隻壁爐。爐中空空。只有些燒剩的黑灰。爐的左面有一扇門。密勒舉起顫動的手指。低聲指着道：「先生。那門就是通臥室的。」勃郎一手把門推開。首先跨進室去。見案上有一盞銀質的電燈。依舊點着。照見銅床上躺着一人。就是哀米羅白。那時羅白的頭顱已經擊碎。血液流在地板上。面匯成一灘。這種情狀。一着眼。間已很明顯。正不必醫士走近去細驗。勃郎仰面說道：「這扇窗怎麼開着。可以通那裏。」說時。走到窗

口俯身一瞧。又道：「這裏有一隻逃火的梯子。警士你快下去。向你的同伴說。可在那草地上。搜檢一下。有沒有兇手的蹤迹。這一着。就可以解釋失鑰的問題。我料那兇手行兇以後。把門上的鑰匙藏過。便從這鐵梯下去。」接着勃郎走到書室中。取起電話筒。搖着問道：「我是副警務長。我問你。今天晚上這裏通過幾次電話？」他等了一等。聽得電筒中答道：「在九點五十分時。從這裏通一次到一二七〇三號。」勃郎點點頭。原來這就是選舉俱樂部的號數。他又道：「現在請你接城市四〇〇號蘇格蘭場。」一回兒談話完畢。他重新走進臥室。說道：「我已請偵探長德倫納來。他是我們中最有幹才的人。因為我對於羅白未免有些偏見。不願意經手這案子。所以請德倫納來。以便在緝兇上可以盡力一些。」醫士你前一次來時。可曾瞧見什麼人麼？」華盾醫士本記得在霧氣中瞥見的人面。可是只搖了搖頭。答道：「除了那守門人外。沒有見什麼人。」這時忽有電話的鈴聲。阻斷二人的談話。勃郎忙取起應着。乃是電話局中打來的那接電司事道：「先生。我很抱歉。方才沒有查明你那裏的電話。今晚不止打過一次。在六點半鐘。還有人接過一次哩。」勃郎道：「那通話的人是誰？」接電司事道：「我已在單子上查過。那人就是愛德華場九〇三號的密司毛丁。」勃郎謝了一聲。就把聽筒

掛起。回過來問華盾道：「醫士你瞧他死了多少時候了？」華盾醫士仔細瞧着那傷處，答道：「他大約死了一個鐘頭，也許還不到些兒。」接着他們到書室中，一同搜檢見正中寫字桌上，有一隻銀質的大燭盤，瞧那燭盤供列的情狀，顯見起先本有一對，後來果然在餐室中又尋得一隻，可是一瞧那燭盤的損壞和上面染着的血漬，便知就是借以行兇的兇器，不多一刻偵探長德倫納來了，他是一個短小精悍的人，一經將這事接手，便向各室中仔細查勘，一面察驗各種器物，一面用鼻子嗅着，他又跨出窗口，從逃火梯上爬到下面，一回他已上來說道：「那裏沒有什麼。」又走到床邊，咬着嘴唇道：「他不是躺在床上被害的，因為那邊憩坐室中有血迹，通到這裏，顯見行兇以後有人將尸體負進來的，因此可見那人一定是一個大力的人，此外還有一個可異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們瞧見了沒有，就是死者的硬領和領帶都已卸去，那東西却在憩坐室中的廢紙簍中。」勃郎作短語道：「我却沒有留意這個。」德倫納道：「還有那電話也是很重要的聽筒，也許有指紋，留着誰是發案後最先用過的人。」勃郎答道：「是我，你有什么意見？」德倫納道：「我以為爲羅白被害以後，那桌子上的電話器具曾經被人移動過的，試瞧這書桌旁邊有一大塊血，分明是被害的所在，但瞧血迹可見當那

人將屍體負進臥室裏去時就從這一條電線橫穿的路走的可是雷線上沒有血漬便知那時一定移開過的。醫士點頭贊成道：「這一着很近情理但死者的睡袍爲什麼脫下來呢？德倫納不答正在察驗那窗前的小寫字桌向他的上司道：「先生你想這有什麼意思？」接着又道：「請不要摸他那裏也許有指印呢。」桌上有一本印着羅白名字的寫字簿上面的一張上寫着一個P字母德倫納又說道：「那人寫這一個字時似乎有人阻住你瞧那筆還在墨水壺裏並且字迹屈曲又顯得寫時手很顫動。」勃耶應道：「不錯你有什么理想？」德倫納緩緩道：「那人似乎在行凶以後坐下來想寫什麼信可是兇着心中驚慌便不能自持那字迹也就不整齊了。」德倫納道：「但你想這一個字母可能說是羅白自己寫的麼？」華盾醫士很沉重的答道：「這是決不能的瞧他的傷痕受傷以後一定立刻就死斷不能再到桌子上去寫字。」德倫納重新驗那中央的書桌又道：「我想他曾坐在這一隻寫字椅上身上必穿着睡袍因爲今晚很冷這室裏又沒有生火。」勃耶說道：「你這話使我記得我曾在壁爐中瞧見過什麼東西。」德倫納走過去瞧時大聲道：「果真這是一張紙還沒燬壞僕人在那裏我們可以把那壁爐的鐵條取起來麼？」密勒連忙應着走過來將那鐵條框子輕輕拔

起。德。倫。納。就。俯。着。身。子。輕。輕。取。出。一。張。紙。灰。放。在。桌。上。那。黑。色。的。紙。灰。上。面。有。幾。行。白。光。的。字。迹。顯。得。很。清。楚。德。倫。納。大。喜。道。「這。封。信。不。必。拍。照。還。可。以。讀。得。出。來。只。是。缺。一。隻。角。似。乎。被。人。撕。去。的。否。則。也。許。已。碎。在。爐。裏。」他。重。新。在。燭。灰。裏。驗。了。一。回。立。起。來。道。「沒。有。了。那。紙。角。一。定。被。人。撕。去。了。大。概。就。是。住。址。」勃。郎。問。道。「住。址。麼。你。可。是。說。寫。信。人。的。住。址。麼？」德。倫。納。低。頭。瞧。着。那。紙。灰。道。「正。是。先。生。現。在。我。念。出。來。你。錄。在。紙。上。好。麼。這。信。沒。有。住。址。也。沒。有。稱。呼。只。寫。着。道。「只。是。你。有。能。力。可。以。救。我。你。知。道。我。和。——」這。裏。是。一。個。人。的。名。字。我。瞧。不。出。但。大。概。是。一。個。男。子。的。名。字。現。在。姑。且。用。他。字。來。代。替。「你。明。明。知。道。我。和。他。同。居。的。生。活。情。形。怎。麼。樣。你。也。知。道。你。對。不。住。我。哀。米。你。負。——」下。面。的。簽。字。也。瞧。不。清。楚。了。好。像。是。一。個。K。字。或。R。字。又。像。B。字。假。使。有。人。能。夠。告。訴。我。那。寫。信。人。的。住。址。我。願。意。重。重。的。酬。謝。他。」

實事偵探錄(續)

張舍我

警察設法將鈎篙起水機等運來。將池水引乾。便在池底下發現一個包裹。包裹上繫着極大的石頭。將包裹打開一看。已被肢解的維多利亞人的屍首。

塊一塊的包在裏面。那住在草屋裏的兩個牧人，自然在嫌疑之列了。因為那兩個牧人平日聲名甚劣。一個是英國軍隊裏的逃兵，一個是已被赦的獄中逃犯。警察將草屋嚴密搜查後，於外屋內搜出一件短衣，一件背心，二條褲子，都染有深黑色的斑點，形似人血。便將兩人逮捕，解至梅爾彭暫押。一面從事偵查那失蹤的鞍囊，因為被害人的錢財一定是藏在這鞍囊裏的。他們又用那黑人為前導。這次他走路的方向和上次不同，但他仍依着別人所看不出的足印。就是那兩個嫌疑犯的足印。往前尋去。他一面看，一面覷。如此數里之後，走到了一條溝道的旁邊。溝道中間堆積着許多石子。他指着石堆說道：「這裏我臭得有皮革之氣。」警察聽他的話，將石子移去。那鞍囊果然發現了。鞍囊裏的黃金價值在二千磅以上。鞍囊明明是凶手埋藏在這裏，預備穩安時偷運去的。

如此這件暗殺案的人證都完全了。兩個牧人無辭可賴，便判處死刑。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五回

詆神拳片言闢邪教 吃大鱉一夜成偉男

話說大力士雙手舉起那方二千七百斤的生鐵約支持了半分鐘久兩膀便微微的有些顫動舉着這們重的東西顫動自然牽連得演台座位都有些搖蕩似的。寫得十分聲勢○從上一回至此極力寫出大力士之魁偉雄健力大無窮相閱之以爲外人張目其實不是寫大力士正是出力寫霍元甲也讀者閱至下文自然明白嚇得那些胆小嘴快的看客不約而同的喊道哎呀快放下來跌了打傷人呢胆壯的就嗔怪他們不該多事亂喊你啐一口他叱一聲一個寂靜靜的演場登時又紛擾起來了。夾寫觀者情狀隨手分出胆小胆壯兩種人引起紛擾大力士初次到中國來在歐美各國游歷的時候從來不曾見過這般沒有秩序的演場。國人每逢集會往往不守秩序貽誤外人作者蓋借此以諷世也這時被擾亂得很不高興他不懂得中國話以爲看客們見他手顫口裏喊的是輕侮他的話又見叱的叱啐的啐更誤會了以爲叱的是叱他啐的也是啐他。誤會得妙然而那裏高興再盡力支持呢就在亦在情理之中借此收束霍俊清回頭對農勁蓀道這小子紛擾的時候由兩邊四個健漢幫扶將生鐵放下來了。

目空一切說甚麼祇有德國的森堂能舉二千五百斤甚麼中國沒有體育家沒有大力士簡直當面罵我們教我怎能忍耐得下我不管他有多少斤的實力祇要他跟我上台較量若他的力大我打他不過被他打傷了或打死了他要稱世界上第一個大力士他儘管去稱傷的死的不是我祇怪他太狂妄不能怪我打傷了他打死了他我在這裏等你請你就去和他交涉罷說得氣壯農勁蓀知道霍俊清素來是個極穩健的人他說要上去較量必有七八成把握決不是荒唐人冒昧從事的借農勁蓀表出霍俊清不是空誇大口當下即起身說道我且去談判一度他如有甚麼條件我再來邀你霍俊清點頭應好農勁蓀向內場行去祇見那翻譯也迎面走來笑問農勁蓀道先生已見過了麼怎麼樣呢農勁蓀看那翻譯說話的神情像是很得意的估量他的用意必以為大力士既已顯出這般神力來決沒人再敢說出要較量的話所以說話露出得意的神情來在彼繙譯之心理固宜如此農勁蓀心裏是這們估量口裏即接着答道貴大力士的技藝我等都已領教過了不過敵友霍元甲君認為不能滿意非得請貴大力士跟他較量較量不可特委託兄弟來和貴大力士交涉就煩先生引兄弟去見貴大力士罷翻譯聽完農勁蓀的話不覺怔了一怔確是出人意外暗想霍元甲的聲名我雖曾聽人說過然我以為不過是一個會把式

的人比尋常一般自稱有武藝的人略高強點兒。我知未見霍元甲顯技者必有許多此翻譯同一心理那裏敢對這樣世界古今少有的大力士說出要較量的話呢。當初他未曾親見不怪他不知道害怕。於今既已親目看見了三種技藝第一種或者看不出能耐第二種第三種是無論誰人見了都得吐舌的。怎的他仍敢說要較量呢。他說認爲不滿意難道霍元甲能舉得再重些嗎。大力士之技固已認爲不滿意此亦難怪辭譯之不能信也祇是他既派人來辦交涉我便引他去就得了我也巴不得中國有這們一個大力士。愛國之天良當然是人人有之翻譯遂向農勁蓀說道貴友既看了認爲不滿意想必是有把握的先生能說得來俄國話麼。農勁蓀道貴大力士剛才在台上說的不是英國話嗎。翻譯連忙點頭轉身引農勁蓀到內場裏面一間休憩室請農勁蓀坐了。自去通知那個大力士農勁蓀獨自坐在那裏等了好一會。即此四字顯出大力士之躊躇仍是那翻譯一個人走了來問農勁蓀道先生能完全代表貴友麼。農勁蓀道敵友現在這裏用不着兄弟代表兄弟此來是受敵友的託來要和大力士較量的。若大力士承認無條件的較量兄弟去通知敵友便了。說得爽快如有甚麼條件兄弟須去請敵友到這裏來翻譯道那麼由兄弟這裏派人去請貴友來好麼。農勁蓀連說很好翻譯即招呼用人去請霍俊清不一時霍劉二人來了。翻譯才說道敵東說他初次來中國不知道

中國武術家較量的方法不願意較量彼此見面作談話的研究他是很歡迎的遁詞敷衍霍俊清笑道他既自稱為世界第一個大力士難道中國不在世界之內何能說不知道中國武術較量的方法呢有理不較量不行誰願意和他作談話的研究他說中國是東方的病夫國人都和病夫一般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力士却怕我這個病夫國的病夫做甚麼哩快語煩足下去請他到這裏來罷我霍元甲是病夫國的病夫在世界大力士中一些兒沒有聲名的也沒有研究過體育也不會受全國人的推崇請他不必害怕我此來非得和他較量不可語如并剪哀梨爽快之極講之令人浮一大白霍俊清說時盛氣干霄翻譯不敢爭辨祇諾諾連聲的聽完了復去裏面和大力士交涉這回更去得久了約莫經過了一點多鐘一方氣壯一方胆怯不必較量而勝負之分已見霍俊清三人都以為在裏面準備比賽我却知其不然那翻譯出來將農勁蓀邀到旁邊說道敵東已打聽得霍先生是中國極有名望的武術家他甚是欽佩先聲奪人但確是因未曾研究過中國的武術不敢冒昧較量敢落兩字他願意交霍先生做個朋友如霍先生定要較量可於交過朋友之後再作友誼的比賽教兄弟來將此意求先生轉達霍先生語極婉轉大力士農勁蓀道霍先生的性質從來是愛國若命的輕視他個人他倒不在意他一遇見這樣輕視中國的外國人

他的性命。可以不要。非得這外國人伏罪不休。何等堂貴大力士來中國賣藝。我等本是極端歡迎的。奈廣告上既已。那們輕藐中國而演說的時候。更加進一層的輕藐。此時霍先生對於大力士已立於對敵的地位。非至較量以後。沒有調和的餘地。說得斬釘截鐵大力士當衆一干的輕藐中國。豈可於交過朋友之後。作友誼的比賽。假使沒有那種廣告。並這種演說。兄弟實能擔保。霍先生與大力士做好朋友。此刻祇怕是已成辦不到的事了。反覆申說使大力士自悔失言農勁蓀真是外交長才祇是兄弟且去說說看。農勁蓀回身將和翻譯對談的話。向霍俊清說了一遍。霍俊清道。好不知自愛的俄羅斯人。侮辱了人家。還好意思說要和人做朋友。我於今也沒有多的話說。祇有三個條件聽憑他擇一個而行。出此方提農勁蓀忙問那三個。霍俊清道。第一個和我較量。各人死傷各安天命。死傷後不成問題。虛○此一層早已不成問題然霍元甲却不能不提出也第二個他即日離開天津。也不許進中國內部賣藝。實第三個他要在此再進中國內部賣藝也。行祇須在三日內登報或張貼廣告。取消世界第一四個字。虛他若三個都不能遵行。我自對付他的辦法。語極激烈足令大力士聞之喪胆農勁蓀隨將這條條件說給那翻譯聽了。那大力士不敢履行第一條。笑第二條也覺得太丟臉。更可就在次日動身到日本去了。算是履行了第二條。大力士虎頭蛇尾如此結束頗覺出人意外○由此觀之上文之極力形容大力士之技藝正是欲

力。攪。托。農。勁。揉。覺。得。霍。俊。清。這。回。的。事。做。得。很。痛。快。痛。快。確。是。過。了。幾。日。又。來。淮。慶。會。館。閑。談。談。到。霍。元。甲。也。這。事。農。勁。揉。仍。不。住。的。稱。道。霍。俊。清。歎。道。這。算。得。甚。麼。我。雖。則。一。時。負。氣。把。他。逼。走。了。然。他。在。演。台。上。說。的。話。也。確。是。說。中。了。中。國。的。大。毛。病。平。心。論。我。於。今。若。不。是。爲。這。點。兒。小。生。意。把。我。的。身。子。羈。絆。住。了。我。真。想。出。來。竭。力。提。倡。中。國。的。武。術。英。雄。之。識。見。如。此。○。借。此。引。起。霍。元。甲。提。倡。尚。武。之。心。都。爲。後。文。張。本。我。一。個。人。強。有。甚。麼。用。處。農。勁。揉。極。以。爲。然。說。道。有。志。者。事。竟。成。你。有。提。倡。中。國。武。術。的。宏。願。我。願。意。竭。我。的。全。力。來。輔。助。你。成。功。但。也。不。必。急。在。一。時。隨。手。收。過。二。人。正。對。坐。談。心。劉。震。聲。忽。擊。了。一。張。紅。名。片。進。來。開。出。下。文。走。近。霍。俊。清。跟。前。說。道。這。個。姓。解。的。穿。一。身。很。奇。怪。的。衣。服。衣。服。着。眼。來。在。外。面。說。有。要。緊。的。事。求。見。師。傅。請。他。進。這。裏。來。坐。麼。霍。俊。清。就。劉。震。聲。手。中。看。那。名。片。上。印。着。解。聯。魁。三。個。字。心。裏。躊。躇。道。誰。呀。就。是。解。奎。元。的。兒。子。麼。他。怎。的。會。跑。到。這。裏。來。找。我。呢。爲。甚。麼。又。穿。一。身。很。奇。怪。的。衣。服。呢。霍。元。甲。亦。注。意。衣。服。不。管。他。是。也。不。是。見。面。自。然。知。道。隨。點。點。頭。道。就。去。請。進。這。裏。來。坐。罷。劉。震。聲。回。身。出。去。引。了。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進。來。霍。俊。清。一。見。還。認。得。出。果。是。解。奎。元。的。兒。子。身。上。穿。着。一。件。黃。色。的。對。襟。衣。兩。個。小。袖。子。緊。纏。在。兩。雙。手。膀。上。衣。的。下。半。截。前。長。後。短。頭。上。裹。着。紅。色。包。巾。實。寫。出。奇。怪。之。衣。服。那。種。奇。形。怪。狀。就。是。在。戲。台。上。也。尋。找。不。出。一。個。和。他。同。樣。的。

來。若。不。是。霍。俊。清。的。眼。力。足。記。憶。力。強。在。十。年。前。見。過。的。人。這。時。決。辨。認。不。出。眼。裏。看。了。心。裏。
實。在。好。笑。但。礙。於。面。子。不。便。笑。出。來。祇。得。起。身。笑。道。解。大。哥。何。時。到。天。津。來。了。十。年。不。見。幾。乎。
見。面。不。認。識。了。農。勁。蓀。見。了。這。種。怪。模。樣。自。也。免。不。了。要。笑。想。見。形。也。祇。好。極。力。的。忍。住。起。身。
招。呼。解。聯。魁。見。過。了。禮。坐。下。來。說。道。本。多。久。就。應。來。給。霍。爺。請。安。祇。因。窮。忙。事。多。抽。身。不。得。這。
回。奉。了。韓。大。哥。的。命。特。地。到。這。裏。來。一。則。給。霍。爺。請。安。二。則。要。請。霍。爺。出。山。大。家。幹。一。番。事。業。
好。名。垂。千。古。離。語。頗。奇。霍。俊。清。聽。了。這。二。則。的。話。更。覺。得。稀。奇。猜。不。出。要。請。自。己。去。幹。甚。麼。事。業。如。
何。名。垂。千。古。忍。不。住。笑。着。問。道。韓。大。哥。是。誰。有。甚。麼。事。業。可。幹。解。聯。魁。裝。模。作。樣。的。舉。着。大。拇。
指。說。道。霍。爺。竟。不。知。道。韓。起。龍。大。哥。嗎。他。就。是。大。阿。哥。跟。前。的。第。一。個。紅。人。義。和。團。的。魁。首。此。到。
方。說。出。義。和。團。三。字。霍。俊。清。搖。頭。道。不。知。道。甚。麼。叫。做。義。和。團。幹。甚。麼。事。的。霍。元。甲。雖。不。知。讀。者。當。無。有。不。知。者。矣。解。聯。魁。大。笑。
道。原。來。霍。爺。尚。不。知。道。我。們。義。和。團。是。幹。甚。麼。事。的。這。就。難。怪。不。知。道。我。韓。起。龍。大。哥。了。說。起。
我。們。義。和。團。的。好。處。來。霍。爺。必。然。高。興。出。山。大。家。幫。扶。做。事。我。們。義。和。團。第。一。就。是。扶。清。滅。洋。
於。今。洋。鬼。子。來。的。不。少。都。是。想。侵。奪。我。大。清。江。山。的。他。們。的。槍。炮。厲。害。做。官。的。帶。兵。的。全。怕。了。
他。們。敵。他。們。的。炮。火。不。過。我。韓。起。龍。大。哥。的。神。通。廣。大。法。力。無。邊。那。怕。洋。鬼。子。的。槍。炮。厲。害。祇。

要韓大哥喊一句槍炮自然封住了再也打不響若是洋鬼子行蠻去開槍炮槍炮不是炸了就得反轉去打他們自己的人韓大哥在端王宮裏試過了無數次槍炮都試炸了這是大清合當興隆洋鬼合當滅亡才天降英雄有韓大哥這種人才出世於今大阿哥也是我們的人每天從韓大哥學習神拳尋常三五十人也近大阿哥不得霍爺不知道韓大哥韓大哥却知道霍爺也是一個立志扶清滅洋的英雄又會得一身好拳脚並知道我認識霍爺所以特派我來請霍爺同去北京韓大哥目下在端王宮裏陪伴大阿哥學習神拳韓大哥曾吩咐我霍爺一到他就引見端王這是我們要幹大事要名垂千古的好門道霍爺千萬不要錯過了

胡言說得倒十分相像○讀此可知當時所謂義和團者其議論大既如此霍俊清聽了料知是白蓮教一類

乃端王剛毅等竟能信任之滿人毫無知識而國事即敗壞其手可勝歎哉

的邪術一語道破他的胸襟是何等正大的人這類無稽邪說那裏聽得入耳此一段見得霍元甲不

學問人也祇微微的笑了一笑道承解大哥遠來的好意感激得很但是我生性愚拙素來不知道

相信有甚麼神靈我學習拳脚尤其是人傳授的不相信有甚麼神拳說得爽快如有會神拳的人

敢和我的人拳較量我隨時隨地皆可答應他不怕他的神拳厲害量說得妙極○暗伏下文大清的

的江山用不着我們當小百姓的幫扶洋鬼子也不是我們小百姓可以滅得了的就煩解大

哥回京道謝姓韓的我霍元甲是一個做小買賣的人。祇知道謀利不知道替國家幹大事。言要
不煩而語極正氣對此種人須如此說法。解聯魁見霍俊清說話的神氣很堅決並露出輕視義和團的意思料知再說無益乘興而來祇得敗興而去。解聯魁作辭走後農勁蓀問道這後生是甚麼人你怎麼認識他的。霍俊清長歎了一聲道說起這後生的父親來倒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你因十年前在北方的時候少所以不曾聽說解奎元的名字。從解聯魁引出解奎元以下便叙入解奎元傳矣農勁蓀道解奎元嗎不就是山東曹州府人解星科麼。霍元甲說農勁蓀不知解奎元而農勁蓀却偏偏能說出他的名字來小處亦見用筆之靈活霍俊清連連點頭應是道。你原來也知道他麼。農勁蓀道我祇聽人說過這解星科的名字却不知道他的履歷。怎見得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呢。知而不詳妙霍俊清道解星科的武藝原沒甚麼了不得就是天生的神力。少有人能及得他。我和他是忘年交承他的情很瞧得起我。他的履歷我完全知道。他十六歲的時候並不曾跟人練過把式也沒多大的氣力。一日因在鄉裏行走拾了一隻三條腿的大甲魚。少年人貪圖口腹他家裏又很節儉的輕易沒有葷鮮進口。拾了那隻大甲魚雖然祇有三條腿却也不捨得丟了。誰知將那甲魚煮食之後這夜睡在床上就覺得渾身脹痛四肢好像有人用力拉扯鬧得一夜不曾安睡。奇事次早起來身上的衣服緊貼着皮肉彷彿被水浸

濕了。一般事奇當時也不在意。及下床穿鞋，小了半截。那裏穿得進去呢？事奇這才吃了一驚，以為兩脚腫了，站了起來，一伸頭，頂住了床架。事奇原來一夜工夫，陡長了一尺八寸。他的身軀本來就不小，這一來，更高大得駭人了。事奇真是膀膊的氣力也大得無窮。他家喂豬的石槽，有六七百斤。他用三個指頭夾起來，和尋常端茶飯碗一樣。第一層形容力大遇兩牛相鬥，他一手握住一條牛角，往兩邊一分，兩牛的角度登時都被折斷了。第二層形容力大他二十歲的時候，他父親給他娶老婆，正在賀客盈門的時分，忽來了一個老和尚，攔大門坐下，口稱要化緣。解家幫辦喜事的人，給和尚的錢，嫌少了，給和尚的米，嫌糙了，弄得一般人都氣忿，不過動手想把和尚攆開，那和尚就如在地上生了根的一般，再也攆他不動。和尙奇怪解星科在裏面聽得門口吵鬧，跑出來看，見許多人捧一個和尚不動，一時興起，伸手提住和尚的臂膊，攢了一丈開外，和尚脚才着地，就一躍仍到了解星科面前。和尙奇怪合掌說道：我久聞名你的神力，果是不虛。我想收你做個徒弟，傳授你的本領。你若肯從我學習，包管你的功名富貴都從這裏面出來。原來解星科這時已請了一個姓趙的教師在家教習拳脚。那姓趙的是曹州有名的趙鐵膀，兩條膀子，堅硬如鐵，自稱是少林嫡派。加上自稱兩字解星科已從他練了兩年。這日徒弟娶老婆，師傅自然上坐。

高坐大嚼而和尚忽解星科聽了老和尚的話看老和尚的神采確是較尋常的和尙不同心想
 至趙鐵勝真是不幸解星科聽了老和尚的話看老和尚的神采確是較尋常的和尙不同心想
 他被攢了這們遠一着地就躍了轉來本領必是不錯的何不且請他進去他的本領若在趙
 師傅之上我就從他學習豈不甚好當下就把那和尙請了進去辦喜事人家請一和趙鐵勝見
 了心裏自然不快活又有些欺那和尙老邁定要跟和尙較量自取其辱不容和尙不答應於是就
 在筵席上動起手來趙鐵勝那是和尙的對手被和尙點傷了一隻鐵勝狼狽不堪的去了解
 星科便做了那和尙的徒弟那和尙是蒙陰人法名叫做慈舫點出和尚姓名籍貫解星科從和尙學了五
 年原有那們大的氣力加以七八年的工夫即不好也很有可觀的了他有個舅父在安徽當
 營官他想投行伍出身二十八歲上就到安徽依他的舅父那時是裕祿做安徽巡撫解星科
 到安徽不上半年他舅父便委他當排長裕祿是個旗人寵幸一個兔子名叫小安子小安子
 那時才得一十六歲生得豔麗異常裕祿沒有小安子不能睡覺堪不小安子既得裕祿這般寵
 幸驕蹇的了不得有人賄託他向裕祿關說甚麼不愁裕祿不聽尋常州縣官兒稍有不如小
 安子的意祇須小安子在裕祿跟前撒一回嬌那州縣官兒的位置就靠不住了寫得聲勢十足因此
 司道以下的官員見了小安子都得上前請安官場之不要臉大概如此○以上幾句抵得一部官場現形記讀安徽人都呼小安子

爲小巡撫小安子平常出來在街上行走總得帶領十多個巡撫部院的親兵這日西門火神廟唱戲看戲的人擠滿了一廟小安子也帶了十幾個親兵到廟裏看戲那廟裏唱戲的時候戲台下面的石坪裏照例擺着兩排很長的馬橈給看戲的人坐中間留出一條兩尺來寬的道路供坐在馬橈上的人出入免得繞着彎子走兩邊中間那條道路上是不許站人的小安子到得廟裏見兩邊許多馬橈上坐的全是些小百姓腌臢極了他那種嬌貴的身體怎肯和一般腌臢小百姓同坐世間賤人往往自爲以嬌貴不獨小安子一人然也也顧不得中間的道路是要供人出入的就往當中一站十幾個親兵左右前後的擁護着把那條道路填塞得水洩不通他還覺得不舒服一脚立在地下一腳蹺起來踏在馬橈的當兒上肘抵着膝蓋手支着下巴得意揚揚的抬起頭朝台上望着形容如畫一般小百姓要進來的見有一大堆巡撫部院的親兵擋住道路就立在外面不敢進來要出去的也是如此坐在小安子踏脚那條馬橈上的更是連動也不敢動一動寫衆百姓之怕事極力襯出小安子之威勢有兩個戲癡大的冒失鬼立在外面聽得鑼鼓聲喧忍不住不進來看硬着頭皮想從許多親兵叢中穿過那知才走近五六尺遠的地點就被幾個親兵搶過去將冒失鬼抓着拳足交下混帳忘八羔子罵得狗血淋頭借兩個冒失鬼引出解奎元是這們打罵了兩個誰還敢

上來討這苦吃呢。一故意爲他一個人圖看戲舒服弄得滿廟的人都誠惶誠恐的惟恐觸怒了他這時却惱怒了解星科湊巧他坐的馬櫓就是小安子踏脚的那條眼見了這種情形年輕人氣盛那裏再忍耐得住。英雄心忽地立起身來故意挨到小安子跟前伸出那巨靈掌在小安子蹺起的那條腿上拍了一下道借光借光讓一讓我好出去這兒不是你站的地方。正語亦小安子的腿除了裕祿而外豈是旁人可以隨意拍的。夾語趣極當下也不顧解星科是有意來尋釁的隨用抵在膝蓋上的那隻手舉起來想打解星科的耳光。蚩蚩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不知解星科怎生對付且待第十六回再說。

總評

遁走大力士一節作者之用意有二。一則欲表出霍元甲愛國之熱忱藉以增高其人格。一則欲借此引起霍元甲提倡體育之心爲後文設立精武體育會伏綫。閱者若因大力士默然遁去未與霍元甲交手遂嫌其關節之不熱鬧此真未識作者之用意者也。借敘述大力士一節引出農勁蓀爲後文霍元甲保護教民作臂助也。我讀前一回初疑作者之出農勁蓀專爲霍元甲作繙譯而已及閱至此回乃知農勁蓀之助霍元甲固在

此而不在彼也。卽此一端。作者心思之不易測。亦可概見。

霍元甲逼走大力士後。與農勁蓀所談數語。確是平心之論。不負氣。不自滿。不以人而廢言。皆是其學識過人處也。

逼走大力士之後。便接寫拒絕拳匪一節。此數回是霍元甲正傳。故極力寫出其英雄義俠。守正不阿。此與前數回出力寫王子斌一樣用意。一樣筆法。

解聯魁信口開河。一派胡言。其謬妄荒誕。固不待智者而知之也。獨怪當時西太后端王剛毅以及朝廷諸大臣。竟能信彼邪說。任其橫行。以致釀成外侮。險致亡國。滿人庸愚。一至於此。爲可慨耳。

霍元甲拒絕解聯魁數語。如并翦哀梨。爽快之至。邪正之判。於斯可見。固不必如何正言厲色。已足褫拳匪之胆。而奪其魄矣。

寫裕祿寵幸小安子一節。穢鄙不堪。滿清封圻大臣。大率如此。清欲不亡。其可得乎。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六回

打兔崽火神廟舞驢

捉強盜曹州府陪禮

話說小安子見有人公然敢動手拍他的腿並說出那帶着教訓語調的話他平生那曾受過這種羞辱確是出乎意外隨舉起那擱在膝蓋上的手向解星科臉上一巴掌打去奈解星科的身體太高小安子伸起手還攀不着解星科的肩上如何能打得臉呢形容解星科身材之高迥願上文解星科見小安子舉手打來也用不着避讓一手抓住小安子光可鑒人的頭髮光可鑒人四字妙小安子為年頭髮之光可鑒人者又何其多也提小雞子似的提了起來祇痛得小安子手脚亂動此當是小安子平生未受之苦口裏還掉着官腔叫巡撫部院的親兵快拿人小安子能掉官腔一定從裕祿處學得來者那些不知死活的親兵真個一擁上前來捉解星科解星科祇一抬腿早將一個勇猛些兒的親兵踢上了戲台將人踢上戲台亦是奇事此外的親兵見了不由得不膽戰心寒惟恐站近了碰了解星科的腿那有一個再敢上前呢其實解星科之在腿上也然而衆親兵眼中却祇見其腿之利害故不敢碰其腿形容絕妙解星科從容把小安子放倒在地幾下將他身上的錦繡衣服

撕成一片。片。片。可未免才一手抓住頸項。一手提住腿。彎雙手高舉起來。鄉下人拋草把似的。向

人多處平拋過去。拋得好在兩丈以外落下來。跌在衆多看戲的人頭上。嚇得那些人紛紛躲閃。

小安子便跌到了地下。喜得是拋在人頭上。不曾受傷。在小安子還是不幸之幸農勁蓀聽到這裏。拍掌笑道。

打得痛快。我也說打得痛快解星科確是妙人。祇是小安子吃了這次大虧。就肯善罷甘休嗎。霍俊清

笑道。那有這們容易。此兩回叙解星科之事乃完全從霍俊清口中說出當下小安子從地下爬了起來。

台上唱戲的人因平空飛了一個巡撫部院的親兵上去。空中飛人比演三上吊還要好看。看戲的人

又紛紛逃走。知道亂子鬧得不小。連忙把戲停了。台上下之戲比台上好看。看戲的也逃去了一大半

解星科的身材高大。立在人叢中。本容易尋找。這時看戲的又走了許多。小安子爬起來。就看

見解星科巍然不動的站在那裏。不走的小安子遠遠的指着解星科。叫道。你是好漢。不要

走。我已認識你了。你走也走不掉。解星科拍着胸脯笑道。我山東曹州府人。姓解。名星科。通姓名籍

實的是好漢子你這小子。儘管去調救兵來。我走了。不算好漢。小安子氣急敗壞的跑出廟門去了。跌

上戲台的親兵。和立在地下的十多個。也都跟着小安子跑了。細滿廟看戲的人。料知小安子

此去必率領大兵。到來一個個都恐受無妄之災。一窩蜂的走了。細有幾個良心好的人。以為

解星科是外省人。初到安徽來。不知道小安子的厲害。走過來勸解星科道。足下撞下了大禍。還不趁這時逃走。定要立在這裏等苦吃嗎。你知道你剛才打的是誰麼。有名的小巡撫有名的八角天王呢。號好名你惹得起麼。熱心人亦不可少解星科點頭笑道。承情關顧。那怕他八隻角我也得擊折他兩隻。諸位怕受拖累的。請趁這時走罷。小子既撞了禍。不能移害別人。祇得在這裏等候他來。說得抗爽那時也有些膽大。想看看熱鬧的人。不捨得走開。都相約躲在神堂裏面。把格門關了。從門格眼裏向外面張望。倒是絕妙的壁上觀解星科一想。有這些馬攪礙脚等歇。動起手來不好。何不趁這時搬開騰出戰場來呢。遂將那兩排馬攪搬做一個角落裏推了。小安子調兵遣將必利。若干時刻解星科若盡立等候豈不無聊。故才將馬攪搬完。就聽得廟外一片喊聲。聽去是喊不要放走了。強盜接着就看見長槍短劍的兵勇爭先恐後的擁進廟門。小安子騎着一匹小青馬。跟在後面喊不要把強盜放走了。誰拏着了賞誰一百銀子。寫得聲勢十足解星科看來。兵約有百名以上。猛然想起自己不會上高。他們若關着廟門廝殺自己一個人。總有疲乏的時候。若被他們困住了。被拏了去。豈不要吃虧嗎。虧他倒想得出來不如迎上去打他一個落花流水。好走他娘。計算已定向來兵一個箭步。脚才着地。就搶了兩個兵士在手。即拿這兩個兵士做兵器。以人為兵器奇極遮當衆兵士的槍。

劍並不出手。打人一。路。前。遮。後。擋。的。衝。出。了。廟。門。衆。兵。士。起。初。見。解。星。科。那。般。兇。猛。恐。怕。着。傷。向。左。右。閃。出。一。條。道。路。給。解。星。科。走。及。見。解。星。科。不。敢。動。手。傷。人。小。安。子。又。在。馬。上。一。片。聲。催。着。喊。拏。祇。得。奮。勇。復。圍。攻。上。來。解。星。科。出。了。廟。門。看。手。中。的。兵。士。還。不。會。死。就。往。地。下。一。擱。打。算。就。此。走。開。回。頭。見。衆。兵。士。復。圍。攻。上。來。自。己。手。無。寸。鐵。不。好。招。架。想。從。兵。士。手。中。奪。下。兵。器。來。使。舉。眼。看。去。沒。一。樣。兵。器。稱。手。的。並。且。刀。槍。劍。戟。之。類。使。動。起。來。難。保。不。傷。人。不肯無故傷人一。時。急。不。暇。擇。見。廟。門。旁。邊。開。的。一。家。磨。坊。磨。坊。門。口。繫。了。一。條。漆。黑。的。叫。驢。也。可。說。是。人。急。智。生。一。手。拉。斷。了。繫。驢。的。繩。索。一。手。握。住。那。驢。的。後。脚。提。起。來。盤。旋。飛。舞。以驢爲兵器較前更奇兵。器。碰。着。叫。驢。都。脫。手。飛。了。衆。兵。士。也。是。血。肉。身。軀。平。日。養。尊。處。優。慣。了。不。會。臨。過。陣。這。時。遇。了。這。種。兇。神。一。般。的。人。有。敢。不。逃。走。的。麼。第。一。是。小。安。子。怕。打。拍。馬。當。先。逃。走。既然要逃又衆。兵。士。都。祇。恨。自。己。少。生。了。兩。腿。跑。不。過。那。馬。語趣解。星。科。舞。着。叫。驢。追。趕。直。追。近。撫。署。見。衆。兵。士。都。竄。進。衙。門。裏。去。了。才。把。叫。驢。放。下。來。已。死。了。好。一。會。了。此驢可謂無妄之災磨。坊。主。人。跟。着。追。下。來。討。叫。驢。解。星。科。從。懷。中。摸。出。十。兩。銀。子。給。磨。坊。主。人。道。對。不。起。你。賠。你。十。兩。銀。子。去。買。一。頭。活。的。這。死。的。我。也。不。要。不肯使磨坊主人吃虧亦是俠義行爲那。磨。坊。主。人。倒。也。是。一。個。慷。慨。有。氣。魄。的。人。物。情。願。將。死。驢。領。去。不。要。

解星科賠償。想見人心之大快本來安慶的商民沒一個不厭惡小安子。祇是畏懼他的勢。敢怒而不敢言。多久就巴不得有人能給他一個下不去。農勁蓀笑道。這本是大快人心的舉動。不過裕祿既那們寵愛小安子。小安子在外面受了這種委屈。難道就不設法替他出氣嗎。霍俊清道。每叙一節便插入兩人之對答以醒閱者之目裕祿何嘗不想替他出氣。祇是小安子在火神廟被打的時候。解星科雖曾拍着胸脯報出姓名籍貫。來然小安子那時正氣得神智昏亂。祇顧急急的跑去調救兵。戲場中又人多嘈雜。解星科報出來的姓名籍貫。並沒人聽明。理所當然加以痛恨小安子的人居多。便有人知道也多不肯說出來。去向兔崽跟前討好。所以當時裕祿也沒有辦法。確是沒有辦法害了那些親兵。吃苦打的打。革的革。說他們不該貪生怕死。不肯上前衛護。可憐那些親兵。有冤無處訴。親兵亦是無妄之災農勁蓀道。解星科的膽量也真不小。有了這們一個冤家對頭。他居然還敢在安慶幹差事。又插入農勁蓀問句霍俊清道。他有甚麼不敢。他打過小安子之後。不到兩個月。他還在安慶幹了一樁驚人的事呢。那夜已是三更過後了。撫台衙門裏面忽然起了火。一時風發火急。衙門裏面的消防隊。那裏撲得滅呢。大門又關得緊緊的。外面的消防隊不能進去。那時衙門裏面起火。照例關了大門。儘由裏面的消防隊撲救。決不許外面的人進去。爲的是怕有

歹人趁火打劫。更怕有匪徒混雜在內。鬧出意外的禍亂。官場辦事之固執如此因之那火越燒越大。外面

的洋龍救火車。都到了衙門外面。祇是叫不開門。不能進去。當時解星科的軍隊。駐紮在城內。

聽說撫台衙門失了火。他舅父就派他帶了一排兵士。前去彈壓。恰巧派到此人他一到。見街上停了

好幾輛救火車。沒法進裏面去。而裏面火燄衝天。若再不加洋龍進去撲滅。必至全署皆成灰

燼。寧可燒成灰燼。大門決不肯開前清官場之辦事往往如此。不知是何意思解星科生性本來魯莽。到這時也忘了顧忌。衙門兩邊的磚

牆。有兩丈來高。一尺四五寸厚。牆高而厚。然十分堅固解星科一時性起。靠牆站着。將右膀護住頭頂。用

盡平生氣力。連肩鋒帶臂。鋒祇一下。撞去。嘩喇喇一聲巨響。那磚牆已倒塌。出一個大缺口。來

寫得恰好。可以容一輛救火車進去。因得將火救熄了。不至蔓延。可惜未將小安子燒死後來裕祿查出是

解星科一肩鋒衝塌了磚牆。外面的救火車才得進去。倒很嘉獎他。其實打小安子一事更當嘉獎也想收他做

衛隊長。他因提防着小安子記仇陷害。不敢見裕祿和小安子的面。求他舅父託故推辭。解星

也乖而那時安徽的某提督。最喜歡勇敢有武藝的人。聽了解星科這回衝牆救火的事。也要

提到跟前做護衛的人。解星科就在那提督跟前當差。農勁蓀歎道。這般本領。這般胸襟的人

物。祇落得跟官廳候差遣。霍俊清道。論解星科的工夫人品。要飛黃騰達。本是容易的事。但他

有一宗最關重要的短處。限制了他。使他一輩子不能在軍隊中得意。農勁蓀笑問道。甚麼短處呢。又插入兩人之問答章法不變霍俊清也笑答道。他的短處。實是奇特的很。他們大的氣力。那們高的武藝。却不能騎馬。真是奇特世間不能騎馬的人。也有然決沒有像他們不能騎的人家。不能騎。不過是騎的不好。或者不能騎。太劣的馬。解星科不能騎馬。簡直在馬背上坐不住。連他自己都。想不出是甚麼道理。極馴順的馬。馬夫挽住轡頭。他跨了上去。等他坐得穩穩的。拉好了韁索。馬夫才把手鬆了。馬不提脚。他坐着不動。馬向前提一脚。他便向後仰。幾寸馬再提一脚。他再仰。幾寸馬脚連連的提。他也連連的仰。行不到十來步。就從馬屁股上一個跟斗。翻下地來了。每次如是彷彿有人在他背後拉住他的辮髮似的。手中能提驢而跨下不能騎馬真是奇極農勁蓀哈哈大笑道。這真奇特。怎麼笨到這樣呢。霍俊清道。他練工夫的手脚一些兒不笨。他身軀雖大。然轉折甚是靈巧。祇騎馬不知怎的會笨。到這樣誰也想不透。是甚麼道理來。世事往往有不可解者。未能常以理論也他最喜玩英雄膽。(那鐵蛋大如雞卵。光滑而精圓。玩弄於手掌之中。如珠走盤。尋常人所玩皆二枚。每枚重約四五兩。最能使指掌增勁。名英雄膽。亦名英雄彈。急時可作暗器用。其意蓋謂有此在手。能壯英雄之膽也。故名。形類彈丸。故亦名英雄彈。)一個重八兩。一手能玩三個。兩手一般。

的能玩可同時玩六個。最驚人的就是玩到極快的時候。兩手同時向空中拋去。拋有六七尺高。在空中仍是不住的旋轉。一些兒不散開。並且落下來的时候。從容旋轉而下。落到手中。還是旋轉得那們快。夾寫解星科瑣事即叙一小事亦寫得十分精采我那時想從他學習這個玩意。他說是費力不討好的東西。絲毫沒有用處。犯不着費苦工夫去學習。此言頗有見地。少年習無益之事者。盍共鑒之我才打消了這個念頭。農勁蓀點頭道。這確是實在話。並不是他吝不肯教。聖人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解星科若不是天生成沒有富貴的分兒。怎的會有這種沒有理由的大缺憾呢。霍俊清笑道。他豈但沒有富貴的分兒。後來越弄越糟。曹州府還把他當強盜拿過一遭呢。險些兒把性命都送了。你看好笑不好笑。又提起一事農勁蓀道。是怎麼一回事。如何倒霉倒到了這一步。霍俊清笑道。橫豎今日閒着無事。既談到這上面去了。索性把他在曹州府的笑話說給你聽聽也好。霍俊清叙解星作者故特意着此數語聊以自解安徽那個提督。既賞識了他。提他到跟前做護身符。便要他教衛隊的槍棒。他自然不能不教。他平常使用白臘桿的槍。使用慣了。栗木桿柵木桿。他嫌太脆。到手挽一個花。就挽斷了。細處亦襯出解星科之力大便在那提督跟前上條陳。將軍隊裏使用的槍。全改用白臘桿。提督依允了他的條陳。但是白臘桿。安徽並不出產。軍隊裏又用的太多。安徽如何取辦得出呢。提督

問他甚麼地方。出產白臘桿。他那時從家中出來。就逕到安徽。在別省沒有停留過。也不知道甚麼地方。出產白臘桿。祇知道自己生長的曹州府。是要取辦白臘桿。很容易的。遂回那提督說曹州府出產。那提督即辦了一角公文。並若干銀兩。就派他去曹州。採辦白臘桿。他自從打家裏出門。已有好幾年不曾回家鄉了。這回借着這趨差使。得順便歸家一看。心裏正不知有多高興。思鄉之人生同一之心理作在路上一曉行夜宿。也不止一日。這日平安到了曹州府。因是好幾年沒到曹州。有一兩家親戚。都移了地方。言下有滄海桑田之感他家本在曹州府鄉裏。到時祇得暫下客棧居住。打算休息一夜。次日再去府裏投文。他隨身並沒多的行李。祇馱了一個包袱。公文銀兩。都在那包袱裏面。他落的是一家排場很闊的新開客棧。地點靠近府衙。他爲的是圖投文書。辦一切交涉便利。所以落到這客棧裏。他當進這客棧門的時候。便有一個年約四十多歲。形似很精明強幹的人。走路一偏一跛的。好像腿子有些護痛。不方便。暗寫血比驟然從客棧的賬房走出來。迎面遇見解星科。即露出很驚訝的神氣。不住的拿兩眼向解星科。渾身上下打量。寫得十分恰恍解星科也沒在意。隨口問道。你這裏有上等清潔的房間。沒有那人。一聽解星科開口。連忙轉了笑容。答道。有的。有的。東西配房。都空着。請隨意住。那間。都使得。解星科因一

且回到了家鄉地方心中得意不過聽了那人的話一面東邊配房走去一面笑着說道幾年不回曹州氣象都改變了幾乎連知府衙門都找不着了呢住在這裏離衙門近好做事些無意却語語暗相關合閱至下文令人噫然失笑那人跟在後面也笑着問道客人從那裏來好到衙門裏做甚麼事解星科說着已進了東配房將背上的包袱取下來往桌上一擱包袱裏面很有幾百兩銀子金銀這種東西不比旁的物事最是覺得沉重的又是順勢往下一擱祇壓得那桌子喳喳的響沉重令人接着那人的話笑嘻嘻的回道到衙門去幹的自然是好事情隨用手指點着包袱道我要幹的事就在這裏面說得含糊亦不怪有心人從旁起疑古語所謂得意忘形解星科這時也是得意忘形了他說這話的意思是說公文銀兩都在這包袱裏面特地到曹州來就是爲要辦這公文上的事少年人做事不老成在得意的時候每有這一類的言語舉動替他解那人聽了這話望了望包袱又打量解星科一面無意一面真心解星科被那人打量得不耐煩了指着自已的鼻端笑問道你認識老夫麼你若認識老夫就得好好款待我事情辦好了要走的時候多賞幾兩銀子不算一回事語亦粗豪那得不令人起疑那人連連點頭道認識了認識了果是名不虛傳的好漢語中小店的款待是不須吩咐的好漢這時想用些甚麼點心好教廚房裏辦來解星科以爲那人真

個認識自己。所以稱呼好漢。在解星科亦別有見解大家誤會得妙。即說了幾樣點心。那人應是去了一會兒。店小二送上幾盤點心來。解星科背房門坐着。拿起點心。狼吞虎嚥的大嚼。才吃到一半。即聽得後面一陣脚步聲。行走得急速。他心想。客棧裏是照例來往的人。多脚步聲響不足為奇。正吃着點心。也懶得回頭去看。及聽得那些脚聲響到東配房門口。都停了。才覺得有異。回頭一看。祇見黑壓壓的門口擠滿了一大羣衙門口做公的人。各人手中都擎着單刀鐵尺兇神惡煞一般的都準備廝殺的樣子。突然而來即闕者亦復不測。解星科一見那些做公的心裏早已明白是認錯了人。他却偏想開玩笑。寫少年好事之心理曲折入微。望了一眼。就裝作不會看見的。仍掉轉頭拿起點心往口裏塞。絕妙。那些做公的也不敢進房。祇在門外吶喊道：「不要。把強盜放走了。接着就有人抖得鐵練響着。道：『不動手。更待何時。』」寫做公的畏懼之狀描摩盡致。解星科心裏好笑。暗想：我平生不但會做過強盜。連見都不曾見過強盜。怎麼在安徽火神廟的時候。那兔崽和一班巡撫部的親兵也都喊我做強盜。也都喊不要放走了強盜。於今到了家鄉地方。他們這班東西也把我當強盜。這是甚麼道理呢。難道我的相貌像個強盜嗎。但是也不管他。由他們去喊罷。看他們將我怎樣。百忙中偏夾入解星科自思一段。仍裝作沒聽見的。祇顧低着头吃點心。那些做公的還是在門外你推我讓。不

敢進房。推讓兩字爭執了半晌。仍是進門時遇見的那人。挨了進來。去到解星科面前。一躬到地。陪笑說道。揆進來也一躬到地也陪我奉上官所差。不能推諉。久仰你老人家的威名。知道是好漢做事。好漢當決不忍連累我們做公的小人。於今上官追比得緊。非你老人家到案。我們沒有活命。我這十幾天。祇因為沒請得你老人家到案。三日一比兩腿已打見了骨。行走都極不方便。一點出一偏我知道你老人家今日到這裏來。是可憐我受比得太苦。特地前來投案。救我們性命的。我們也不敢動手。把刑具上在你老人家頭上。祇求你老人家不要耽擱了。就此動身。同去罷。你老人家若是不曾吃飽。到了衙裏。大魚大肉美酒白飯。儘你老人家的量看要多少。我們辦多少來孝敬便了。一番言語十分婉轉客解星科一聲不做。望着那人說完了。裝作獸頭獸腦的樣子。問道。老哥教我上那裏去。我這裏點心還沒有吃完。就放着不吃了嗎。不問要去那裏。我總得把這幾盤點心吃光了才行。白丟了多可惜。祇與做公的談那人道。你老人家不要裝媽糊。我們奉上官所差。要請你到曹州府衙門裏去。到了那裏。自有你吃的。我們也是身不由己。實在受比得太苦了。說話漸硬解星科不住的拈着點心。往嘴裏送。塞住了嘴。不能說話。祇把頭向兩邊搖擺。神情妙極後面公差中有兩個忍耐不住了。輕輕的走到解星科背後。猛然抖出鐵

練往解星科頸上一套口裏說道不識抬舉的東西和他好講是不中用的走罷兩人同拉着一條練子想拖着就走祇是那裏拉得動分毫呢解星科也不起身也不伸手去解鐵練更不開口說話一手抓了一大把點心好像怕被人將點心搶了去似的比前吃得更急一方拿人一方祇管吃點心兩兩寫來這裏兩個人拉不動立時又加了兩個門外的一大羣人都擁了進來一個冒失的好看煞人舉起鐵尺朝解星科的膀子砍下解星科祇當沒看見鐵尺砍在膀子上就和砍在石頭上相似拍的一聲險些兒把虎口震開了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世上常有此種冒失鬼自討苦吃這一下打得解星科氣湧上來了一聲吆喝靠近身子的公人都紛紛的跌倒了幾人握在手中的鐵練不知怎的脫手飛去了幾人的掌心都皮破血流跌倒在地下半晌掙扎不起一喝之威如此寫出十分聲勢正在這時候外面忽又人聲鼎沸有問強盜拿住了沒有的有大喊不要放走了強盜的解星科才慢騰騰的站了起來伸頭向門外一望約莫又來了百幾十個兵士一個個手持長槍大戟兇眉惡眼的如臨大敵解星科奈何解星科心裏覺得詫異也猜不透把自己誤認作甚麼人好在他自己有把握平生不曾幹過犯法的事這回到曹州府來又奉有重大差使包袱裏攜有給曹州府的公文自然不問鬧到那一步他也不害怕農勁蓀聽到這裏忍不住截住話頭問道畢竟是把他誤認作

甚麼人用得着。是這們大動人馬的來拏他呢。我亦不知霍俊清如何回答。且待第十七回再說。

總評

此一回是解星科傳也。作者特地換一種寫法。將全傳概從霍俊清口中說出。一則因解星科係過去之人物。勢不能復追溯敘述。再則因以下將敘霍俊清保護教民之事。若此處將霍俊清丟開。專敘解星科事。則文章便不緊湊矣。作小說之不易。全在此等地方。作者苦心孤詣。閱者亦未可輕輕看過也。

寫解星科毆打小安子一節。能於魯莽豪爽之中。現出一種俠義心腸。如不肯無故傷人。以及賠償磨坊主人皆是也。他若熱心人之關切。受害者之快心。小安子之氣忿。衆兵丁之畏蕙。一枝筆端。均能曲曲描寫出來。真不易也。

撫院救火一節。寫官場之固執不化。亦頗有趣。曹州府誤認一節。以輕舉妄動之捕快。恰遇一意存戲耍之解星科。遂致鑄成大錯。鬧一笑話。曲曲寫來。妙趣環生。文情亦婉折有致。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 一 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 一 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嚴獨鶴 陸澹齋 程小青 施濟羣	發行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所 世 界 書 局 <small>上海開北西虬江路</small>	總發行所 世 界 書 局 <small>上海四馬路紅屋</small>	分發行所 世 界 書 局 <small>北京天津漢口長沙廣州</small>
---------------------------------	----------------	----------------	---	---	--

	▲定	零售	每册	實售三角		郵	費
		半年	廿四册	實售三元二角		每册本國 三分日本 五分外國 一角	
		全年	廿四册	實售六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查速來乎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謹啓